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種

俄羅斯人剪影

蘇聯 M·高爾基著

侍桁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第十種

俄羅斯人剪影

蘇聯M·高爾基著
侍 桁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俄羅斯人

原名 Fragments From Gorky

原著者 Maxim Gorky

中譯者 侍 楷

出版者 國際文化書社

地址：上海福州路七十五號

電話：364 4635

出版日期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 1—2000册

一九五三年二月五版 7001—10000册

編印

譯者小引

這本書，在形式上，是些斷片的記錄，但在實質上，可以說是一部連貫的統一的著作；正如作者在結論上所暗示的那樣。這里收集的三十七個短篇，涵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但較之藝術的製作，更多關於民族生活的直接的研究。

高爾基的短篇，一向是充滿清新的氣氛，本書自然也不例外；加之，在這些短篇裡因為作者立意不多加粉飾，想把曾經這樣生活過的俄羅斯人，予以如實的寫生。因此，我們可以從此間同作者在思想和感情上得到更親密的接觸。像這種作者與讀者在思想和感情上的直接交流，譯者確信是最可珍貴的藝術精神。

這本書裡，記錄了近百個人物；從世界聞名的托爾斯泰和柴霍夫，到僅僅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生活者的各式各樣的人。但這里沒有一個人不是具有顯著的特色或性格的，甚至用通常的眼光來看，沒有一個人不是奇離古怪的，有若干人，也確實是行動在精神錯亂或瘋顛的生

活狀態裏。作者對於他們是沒有分別地懷有深切的同情，同時又毫不憐惜地把他們放在解剖臺上。

俄羅斯人民在作者銳利的眼光下所展現的那些特殊的形態，發散出叫人非常陰鬱悲哀的氣氛；但是作者並不氣餒，預言道：當他們從苦難與心靈的混亂中解放出來時，他們便會開始一種如童話般的英雄的生活，而這預言是早已實現了。

本書根據的是英文「企鵝叢書」版本，英譯的題名為「我的日記的片斷」，譯者不明。原作的出版，據說是在一九二四年。從這書的內容推測原作大部份是寫於一九一七年的前後，正是俄國革命的時候。

譯者

目錄

譯者小引	一
一 詭辯的旅人	一
二 火焰	一四
三 亞扎瑪斯的特性	五六
四 形形色色的流浪人	七三
五 女巫	一〇七
六 馬柯夫與蜘蛛	一二七
七 掘墓人勃德里雅金	一三四
八 特務頭和他的復仇者	一三八
九 追尋幸福的原因	一四三
一〇 奇怪的殺人犯	一五八

一一 一個學生的辯辭	一七〇
一二 靈魂的食糧	一七一
一三 被毀壞的作家	一八二
一四 牧羊人談學問	一九二
一五 朶拉	二〇五
一六 一個人獨自時的姿態	二一三
一七 關於托爾斯泰	二二一
一八 亞力山大·布洛克	二二八
一九 柴霍夫	二三九
二〇 布洛克與娼妓	二五〇
二一 滑稽的事情	二五三
二二 英雄們	二五五
二三 關於戰爭的幾種見解	二六一
二四 猴子的代用品	二六七

三	反猶太主義	二六九
二	反叛的思想	二七二
一	園丁	二七七
一	一節法規	二八二
一	夢想者布利夫	二八八
一	革命的鑄寫	三一一
一	失望的勝利	三二八
一	看明白了	三三二
一	懷抱炸藥的人	三三六
一	市民波波夫的信	三三八
一	詩歌與遊獵	三三九
一	無神論·結婚·跳舞	三四二
一	思想的吻合	三四六
一	結論	三四八

一 詭辯的旅人

雲彩在西方映現着藍色和橘紅色。許多松樹的蓬頂上，在珍珠色的天空裏，高懸着幾乎消逝的月亮的透明的碎片。松林從沼地裏伸展來，浮上水平線，便擠成黑暗的一團，因為在那裏，工場的烟突揚起一顆威脅的紅色的手指，指着它。中午，一場溫暖的暴雨曾經灑在大地上，但是從午後直到日落，在焦熱的太陽下，土地已經爆乾了。這時有一種窒息的潮濕瀰漫在空氣裏，沼地像是被吞沒了，其中的淒涼更增強了迫人的迷濛的感覺。

外科助理醫生沙夏·溫諾庫洛夫，沿着遍地裸麥的小山，像爬在四條腿上的熊似地，邊走邊整理着他捉鵝鶉的網，同時我躺在一棵接骨木的小樹底下，胡思亂想：

「倘使能重新開始生活，例如倒退十五年吧，那將是多麼好。」

這時沙夏發出沉重的聲音對我喊叫——他的話是接着我們剛剛的談話的：

「什麼人都不滿意人生的現狀。」

他滾下小山來正滾到我的小樹下，在他的皮靴上擦着他的污泥的手掌，並開始檢查鵝鶉網。深長的皺紋刻劃着他禿腦袋的前額，他的眼睛圓得像是魚眼睛。

他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是一個律師的兒子，但是（照他的話講）「學校裏教給他的知識，他承受不起，於是便受着他父親的野蠻的迫害，」他逃出家庭，在監獄裏，在許多他常去的流浪人的場所，漂泊了兩年，然後，「疲勞得連一個人總能感覺的許多事情都不能再感覺了，」便又轉回他父親的家裏，「有如一隻死老鼠投進螞蟻堆裏。」——也便是，入伍一個步兵隊，然後進了軍醫學校。士兵服務期滿之後，他又在各種艦船上航行了七年。

「我嗜過世界各國的酒，」他說。「並非因為我是一個天生的酒鬼，而是因為一個人必需有所發洩。我喝得非常多，就連英國人都走來望着我。他們會站在旁邊像中了魔一般望着我，然後聳聳他們的肩膀微笑着；當然這事是叫他們異常地興奮：他們終於看到一個真正的酒家！這裏終於找到一個漢子值得費功夫為他釀酒！有一個英國人甚至對我說：『喂，你可曾想過用威士忌酒洗澡嗎？』」

「英國不愧是一個良好的國家；只有他們的言語——那是比中國話還更糟……」

「混天黑地，我不曉得怎樣會到了波斯，並同一個英國商人的女兒結了婚，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不過她後來變成一個酒徒——雖然也許是我把她逼成的。兩年後她死於虎列拉，同時我轉移到世界上最醜惡的城——巴庫。從那裏我來到這個蛙窟窿裏，如果你們高興的話，這是你們可以住的城市——願惡魔把它撕得粉碎！」

「沙夏，」我說，「對我講一講你在中國的旅行。」

「旅行是一件極簡單的事情；你只要登上一隻船，其餘的一切都可以交給船長。全部的船長都是醉鬼，他們也全部都是暴躁好罵的人——這是自然的法則，給我一支香煙，你有吧？」他燃起一支香煙，從鼻孔裏噴出煙圈：

「這烟太淡，我們可以說這是女人抽的。」

溫諾庫洛夫已經五十多歲了，但他仍然是一個強壯結實的人。他的木刻般的軍人面孔閃着一雙明淨的眼睛對你默然地注視着，樣子像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人，像是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不有所驚愕，而一切煩難都與他無關，他有點斜眼看人，不會正面直視，待人相當謙卑——可以說是不要於的樣子。他已經不實習醫學了。「我發見醫學是一種盲目的科學，」他說。

在城裏，他有一所「保加利亞式麥乳精場，係照M·梅遲尼柯夫的祕方製練的。有許多人家每天都在等着發貨。」

「你的不滿足使我驚訝了。你向什麼地方貯藏這些胡說八道的話呢？喔，我將對你講什麼呢？」

「你曾經見過什麼。」

「啊，那個麼！那可以對你講上一年的功夫，凡是人見過的事我都見過了，一切亂七八糟的事都見過了。亂七八糟！喔，否則你將怎樣稱呼那些事情呢？你的船離開了港口，你在身上畫個十字，於是說道：『現在隨着它走吧；安全的運我到那指定的地點。』於是你日夜航行，日夜航行，你的四外除去空洞的海和天空以外什麼都沒有。喔，我是一個安靜的人，我喜歡那樣的，可是一聲笛響——那就是說我們出了岔子了。但是我不想動顫。從一開頭就是擁擠。好像是你夜間本來要到郊外去散步的，却偏偏跑進一道籬笆牆裏。其次在甲板上便是那些無能的旅客慌張的亂動。凡是旅客便自成一種典型，最愚癡的典型。一個人在船上會養成一種滑稽的孩子氣，更不要說幾乎每一個人都在患着無法支撐的暈船病。在海上比在岸上，我們可以更銳敏地看出一個人是怎樣

地無用。海上旅行所給我們的教訓就在於這種事實。簡而言之，我可以保證地斷言，在整個地球的表面上，無論陸地和海洋，再沒有比旅客更壞的東西了。因為一種囚犯似的生活，也正是一種漫長的厭倦。喔，在海上，厭倦是特別有毒的，所有的旅客，本性上都是懶惰的人。純粹因為厭倦，他們非常地失掉了他們的個性，無論是有怎樣頭銜、官職、財富的人，也都和一個無知的火伕處於同等的地位。像狗望見了麥粉餅乾一樣，人們衝到甲板上觀望異地海岸的景色。你就盡性的享樂好啦，可又何必亂糟糟的呢？但是不——他們開始跺着腳，彼此爭論：『你看看那個呀！你望望這個呀！』實際上，什麼都沒得好看的；一切都和普通一樣；土地，房屋，人民，望起來全比老鼠還小，而且總是就在這一瞬間，某些不幸的事件發生了！例如說吧，一個倒霉的茶房在亞力山大把我旅行提包裏一瓶八兩重的石炭酸打碎了。當然全部的頭等艙都聞到了那種氣味，大副像一個瘋子般在我身邊跳着，兇猛地咒罵，一位貴婦人甚至因為他的咒罵而鬧成神經衰弱，找船長去告狀——不過，她告錯了人，把罪過加在我的身上了。此外，再舉一個例來說：一個小女孩把她的手指擠在外科手術室的門縫裏，而她的父親就因為是一個外交官，便認為他有權用他的手杖敲着我的肚子。事情總是這樣的——離奇而出人意料。

「總括一句，在這整個的地球上，任何地方我都沒見過特別有趣的事，隨你到什麼地方，你都隨時要受到人們言語或行動的侮辱——在東半球比在別的半球更甚，但也僅此而已。你說只有兩個半球嗎？這真錯得厲害，如果你從嚴格的實際的觀點來看這件事，隨你選擇任何緯度線，從南北極作起點沿着那條線將我們的這個地球切開，你便可以得到和緯度一樣多的半球，還可能更多。勞駕，遞我一支香烟。」

燃起烟來，合着他的眼睛，他噤咕着：

「一個人是不應該吸烟的，鴉鶉不喜歡煙的氣味。」

其次他安靜而低聲地繼續說道：

「時時也發生些有趣的事件，但爲了一個人的靈魂的安靜着想，這些事頂好還是不發生的爲妙。例如罷！在中國海上——有一片海是這麼稱呼的，不過它和其他的海根本沒有兩樣——喔，當我們就在這個海上慢慢地向香港航行的時候，有一天夜裏，守望人在幽黑的空間看見一種奇異的光燃燒起來。我，二副，水夫長，還有膳務員，正在玩番攤，突然間我們聽見一聲叫喊。

「『海上着火啦！』」

「當然，我們都跳起來去看，番攤還沒有賭完。人們在海上呆久了的時候，每一件瑣瑣碎碎的事都會刺激起他們的興趣。他們甚至興高彩烈地望着海豚，雖然那種不能吃的魚比什麼都更像一個豬，不過藉此表示出旅人的極端愚蠢而已。」

「喔，接着講我的故事吧，我從艙裏出來看看，而我所能看到的，就只是普通的黑夜，熱得像洗澡房一樣，天空置着黑色的毛氈，正和海一樣的顛簸，當然，是幽深的黑暗，可是在遙遠的對方，有一小團火像一朵花，許多支火苗已深入海裏，如一個刺蝟般蓬蓬着，這樣譬喻，當然是指一個很大的刺蝟，約有一隻羊那麼大。它爆裂着，擴展着，越來越大，這種事簡直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而且番攤我正賭得很順利。」

「我注意到一般人對於火通常都有一種迷戀的熱情……一切大宴，皇室紀念日，誕辰，結婚，以及其他人類歡欣的小節目——葬儀除外——全都有花火和燈彩。祈禱的儀式也是如此，甚至連葬儀也都包括在內。小玩皮孩子們就在夏天也都喜歡燃燒木塊——而因此他們會受到毒打，因為他們時常會引起森林的燃燒。火焰像是能引起所有的人特別高興，每一個人都像撲燈蛾般趨向火去。一個窮人喜歡看見富人家火燒；事實上每一個賦有感官的人都受火的誘引——這是什麼人都曉得的事。」

「所有的旅客都衝上甲板，一面享樂着火景，一面開始辯論那燃燒的是什麼東西。最簡單的頭腦都可以明白，那必定是船一類的東西，因為在海洋上是不會有許多漂浮的草堆的；但是一個又聾又啞的孩子都可以明白的事，他們都絕不會明白。旅客們連最簡單的事都不能理解，總是使我驚異不止。一大堆的廢話是不能消除人生的厭倦的。」

「喔，我心平氣和地靜聽那些觀火的旅客們有聲有色的談話，非常突然的一個婦人叫起來：

「『啊！那船上也許會有人！』」

「多麼高明的見識！船開到海上，船上不大會沒有人的，但是她却剛剛才明白這件事！

「於是她又喊道：『必需把那些人救出來！』」

「這引起一場興奮的辯論：某些人主張我們應當立即出動，另有一些更實際的人却指出，我們即使不去找這種新的麻煩，船都已經誤期很久了。但是那位貴婦人氣力既好，鬧得又兇——後來我曉得她是從卡爾斯到日本，去會她的一個嫁給東京大使館人員的姊姊，她的旅行的另一個理由是肺部有病——喔，她是一個道地討厭的人，她主張那

火燒的船上的人們必需救下來，同時鼓動旅客給船長一封懇請書，求他救助那火燒的船。不過，有些旅客是極力地反對，說那隻船也許是一隻中國船，而在船上的人也是中國人，但這一點都不使她怕。她的歇斯鐵力的叫囂，很有效力，影響了另外的三個人，他們一同去請求船長，雖然他對他們講如果去作他們請求的事將會誤期更久，他們却拿出法律來威脅他，堅持依照航海的法律，當一隻船在難中，別的船必需去救援，如果他這樣作，船一到香港，他們就把這件事報告當局。

「結局是叫鬧的人們勝利了，船長停船轉駛向那火燒的船去。我們駛行在顛簸的海上衝風破浪，對向那團火焰，駛進深邃的黑暗中。水手們煩惱異常，他們開始解船上的小艇，及至我們迫近時，我們看見那燃燒着的是一隻兩根帆桿毫無用處的中國小民船。有兩隻小艇正在它的周圍划着，上面都裝滿了人，全都在叫在吼，同時在那燃燒的船尾上，站立了一個細身材高大的人，就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火焰繼續不斷地燃燒着，人們都看不見甲板了；兩根帆桿看着像是蠟燭，火焰奔騰而出，已襲到船邊了；但是那個人站在那裏有如一個站崗的哨兵，完全不動。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得見他。

「我們從一隻小船上把人們救上船來；另一隻小艇上有三個人因為慌張跌下水去，

全都淹死了。被救的人告訴我們，他們的船長仍在那火燒的船上，他拿定主意要和他的財產同歸於盡。我們的水手對他喊叫，『跳進水裏，你這個鬼東西；我們可以把你救起來的。』但是他素絲不動，而我們又無法擲繩索把他圈套過來，你說是吧？後來我們再沒功夫纏他的牛皮氣了，因為船伙吹起響亮的哨子叫小船轉回來。當火焰剛燒到那船的後艙時，我們清清楚楚地看見那個東方人宛如火焰把他飛揚起來一般，雙手抱住頭，跳起身來，潛入火焰中，如潛入深淵一般。

「但這件事的精華，並不在於那個中國人的行動，因為他的種族，人口衆多，居民擁擠，所以是完全不顧自身的。實際上，中國已擁擠到非常不堪的地步，每遇有人口過多成爲障礙時，他們便實行抽籤，而中籤的人，非常誠實地履行自殺。每當一個家庭誕生了第二個女兒時，被丟到河裏去——一個人家不肯要一個以上的女兒。

「但是這事件的精華，我已說過，並不在於那個中國人的行動，而在於那個患肺病的貴婦人。她跑到船長面前，向他吼叫，說他並沒有下令撲滅那個中國民船的火。

「『我親愛的夫人，』他發出嚴肅的聲調說，『我並不是一架救火機。』

「『但是，』她吼叫着，『一個人在那裏焚燬了！』

「船長對他解說，就是在陸地上，每次火燒這也不算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但是她仍然繼續嚼着。」

「『你可明白這件事的意義嗎；那不是一個人嗎？』」

「每一個人都在笑她，但她像一隻小乳犬般，衝向這個又衝向那個噉着：『一個人，一個人哪！』」

「旁觀的人已經看膩了她的舉動，開始跑開了；她却繼續在甲板上跑來跑去，終於痛哭起來。一個很顯赫也很威嚴的人——我總是一個貴族，他的名子我忘記了——走到她的身旁，勸她鎮靜。」

「『一切的辦法都已作過了，』他勸解她說。」

「但是她無禮地把他譏笑開。其次，我想去試試看，於是我走到她的面前，安慰她說：

「『我親愛的夫人——我拿些蘋果汁給你好吧……？』」

「但她連看我也不看，照樣噉着；」

「『啊，這羣傻瓜，真是傻瓜呀……！』」

「這簡直叫我發火了；但是我想我還可以再試試看。於是我盡量溫順地說道：

「『我親愛的夫人，船長的不負責任的態度，被你這高貴的心胸一表白出來，連我都對他有些反感了。』」

「她對我轉過身來，突出她的面孔緊對着我的面孔，尖銳地向着我的鼻子裏吼叫：

「『滾開，你聽見了沒有！』」

「當然我有趣地走開了，留下一杯蘋果汁。我站在旁邊望着她。她捏着鼻子吹氣。由站在當場的我看來，爲了一個不認識的中國人而流那些眼淚，簡直是不值得的。說她凡是眼見一個人死亡便照例要痛苦，恐怕是不可能的吧。新嘉坡有好幾千土人死於饑饉，但我們的旅客中沒有一個人爲他們流過眼淚。當然我承認他們是和歐洲人不同的。然而我却也見過無數場合，就是我們俄羅斯人——水手職工，以及其他等等，在我們的眼前，被撕成碎片，挨打，受傷，一般旅客也沒有絲毫的感觸，除非有些人因爲看不慣流血，會感到自然的不安與神經上的刺激。關於這位貴婦人的事情，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實際上這事情是不值得我這麼注意的，然而我却得不到結論。」

溫諾庫洛夫曳着他的鬍鬚，靜聽着遙遠的聲響，粗暴地噉咕道：

「我猜想這件事必含有一種愚蠢。」

夜已降落了。迷濛的星閃在蔚藍色的天空裏。殘月已經消逝了。立在我們身旁的消損低矮的松樹，變成黑色了。看來像是一個和尚。

沙夏·溫洛庫洛夫提議我們應當到獵戶的小屋裏去，一直等到天亮鵝鶉快要出來的時候。我們站起身來走了。沉重的脚步踏在溼草上，他慢慢地說：

「當肉很熱的時候，人們不會注意到肉裏是否放了鹽。」

二
火焰

二月裏，一個陰暗的夜晚，來到奧夏爾斯克廣場^(註)，我看見一縷像狐狸尾巴似的動盪的火焰，從閣樓的窗口鑽出來，在空中奔騰，發出大片飛舞的火花，點綴着暗夜，火花緩慢而厭厭地落在地上。火焰的美麗使我興奮起來，好像是一個紅色的野獸突然間從溼潤溫暖的黑暗中，跳進屋頂下的窗口，像是拱着牠的背，在兇猛地嚼噬着什麼東西；我們可以聽到清脆的爆裂聲——有如一個人嘴裏咬着一塊烏骨頭。

當我站在那裏望着那陰險狡猾的火焰時，我想：「應當有人跑去敲窗戶，把人喚醒，喊叫『着火啦！』但是我覺得我沒有力氣動和喊；我只站在那裏，茫然若失，望着

〔註〕 在風支尼·諾烏戈洛。

火焰急劇地奔騰。鷄羽毛似的色彩已經閃在屋頂的角邊上，花園裏頂上的樹枝已經變成粉紅色和金黃色，廣場開始明亮了。

「我必得走去叫醒他們，」我自言自語地說，但是——我就沉默地站着觀望，其次在廣場的中間，我看見一個人形，他正憑依着噴泉的銅柱子，猛眼看來，很難辨別得出的。

我走到他的身旁。那人是守夜的盧吉遲，一個靜慕溫順的老人。「喔——你在想什麼？爲什麼你不吹哨子把人們叫起來？」

他的眼睛並不離開火焰，用一種磕睡似的聲音——或者是一種陶醉的聲音吧——答道：

「馬上就吹……」

我曉得他是一個穩重的人，但在他的眼裏我看出一種陶醉的狂喜的閃光，可是他的答話並不使我驚異。他開始用低低的聲音囁嚅着，他的話是吞吞吐吐的：

「你只看看它是多麼詭譎。你看他在做什麼，你看——它正在吞噬一切，狼吞虎嚥，這個頑強的野獸——幾分鐘之前，它不過是烟肉旁邊的一點火花，砂子那麼大的一點東西。」

你看它多麼會飛躍，多麼與風作浪！望着火焰，真是非常有趣，我敢賭咒這麼講！」

他把一個口哨塞進他的嘴裏，於是，很費心思地考量着，就使那冷清的廣場響澈起尖銳的呼哨，同時揮起一個格格嘶叫的響音器。但是他的眼睛，却總是釘住上面，釘住屋頂上紅色白色雪片在旋轉飛舞的地方，那濃密的黑烟凝聚成一個華奢的頭巾。盧吉遲對它冷笑着，鬍子裏噤咕着：

「你這個老惡棍，你這個！……喔——我想我必得把人們招呼起來了。」

我們環着廣場跑，挨家敲門敲窗戶，喊叫着：「火呀！火——呀！」

我覺得我是在作官樣文章；我的心並不在於此。至於盧吉遲，敲過門窗之後，又衝回廣場的中部，仰着頭，吼叫「火——呀！」他的聲音裏顯然是有狂喜的音調。

火焰的幻術發生着很大的吸引力！我時常看見最能節制的人們都會爲它所誘惑，我自己就是脫不開它的影響的。我總是非常高興燃起一堆木塊，而且我常常準備望着火坐一個整天，正如我坐着靜聽音樂一樣。

這事是發生在尼支尼的斯奈庭坡上某一次的火燒中；山谷狹口上的房屋着火。山谷，橫切過土山，陡直地從上半城斜向下半城，對着伏爾加河的方向。因為這位置關係，救火隊無法迫近那火焰飛騰的地點；因此水唧和水筒就擺在坡下面。許多塊落石從山谷邊緣上滾下來，火塊隨着從上面下跌。

在山坡的對面，站着一大羣的旁觀者。雖然從那裏人們可以很清楚地望得見火焰，却仍有二三十個人爬到坡底，而受到火伏的憤怒的責難；因為那發煙的火塊，從山上落下來時，很容易會打斷人們的腿。

爲了觀望火焰吞噬那些古老的房屋，觀望的人必得仰起他們的頭來。他們的面孔上很快就灑上煙灰和炭渣；火花刺痛他們的皮膚。但無論怎樣他們都無動於中；他們喊叫，大笑，每當火塊滾到他們的腳下，他們吼叫着。他們四肢匍匐，在火景正對面的山谷的陡坡上，向上爬行，然後又像黑土塊般跳進山谷裏。

這種遊戲，對於一個儀表堂堂的紳士，特別地有誘惑力，他衣裝漂亮，頭上戴一頂巴拿馬草帽，腳穿油光的黑皮鞋。他生有一個修飾整潔的圓圓的面孔，鬍鬚長長的，手裏有一根金頭的手杖，倒拿着，不斷地揮動，他閃開那從上面落下來火塊，發出沉重

的低音呼叫：「霍啦！」

旁觀的人們鼓舞他；他轉動手杖時，那金頭在他的頭上閃爍；煤煙的火花在他的帽邊上染上了黑斑，他的領帶在他的領下像一條黑蛇似地動來動去。但他根本沒有留心到這一切。他對於他的週圍完全沒有意識了；他的目的就是一個小孩子的目的——等火塊觸到他的腳，然後他閃跳開。

他的這樣動作每次都十分準確。

雖然他身高體胖，但他却是最靈敏不過的。啊，一個火塊飛來了！——就要打到他……但是沒用——敏捷地向旁邊一跳，危險就過去了。

「霍拉！」

他甚至有好幾次從火塊上跳過去，因此博得山坡頂上觀衆間幾個婦女的喝采。在高處很有一些女人的，她們穿着各式各樣的服裝，有幾個打着傘，防禦那如細雨般的火花侵到自己身上來。我心裏尋思，那個人必定正在戀愛，正對他心上的愛人表演他的無畏與敏捷。

「霍——拉！」他喊叫着。他的巴拿馬草帽已經滑到腦後邊了，他的面孔紫紅色，

他的領帶比以前翹得更高了。

這時許多火伕用他們的鈎子一股勁曳幾根火柱，同時大聲呼喊，甚至淹沒了火的爆裂聲，那些發煙的火柱，閃着金黃的光，懶散地滾在山谷的坡上，它們越往下落，速度也就越快。最後它們的頂端在空中旋轉，互相壓在一起，打得石子舖道砰然聲響。

「霍——拉！」那個戴巴拿馬草帽的人瘋狂地喊着，同時揮舞着他的手杖。但當他剛剛跳過一根火柱，而次一根懈散滾來的火柱的頂端，便打在他的雙腿。他揚起他雙手撲倒在地。馬上便有第三塊巨大的火塊像火蛇的頭顱一般奔向他的身邊。從觀衆之間發出尖銳的喊叫。火伕們急忙拉住他的雙腳，把他抬到一邊，可是那頂巴拿馬草帽還留在舖道上燃燒的火塊之間。火烤得它四邊捲縮，湊成一團，然後猛然間歡快地燃起一團橘紅色的火焰，整個的帽子燒起來了。

三

一八九六年，在尼支尼的「職工之家」，起了一場大火；貯藏在樓房下層的繩索着火了。火的擴展非常迅速，通到二樓的樓梯的鐵欄杆馬上變得火紅了。住在裏面的許多

老婦人，全都聚集在樓梯頂上，她們一共有二十多人，全部爲煙霧所窒息，燒得要死。

我到達火場時差不多快要完了。屋頂已經倒落下來；穿過一個巨大而有鐵欄杆的磚砌的窗框間，火焰兇猛地奔騰呼哨着，發散出濃濃的油煙。油煙穿過窗口的火紅的鐵欄，迸發成深黑的花簇，離火燒房屋，升起沒有多高，便降落在隣家的屋頂上，並在窒息的煙霧間沉落到大街上。我的身旁站立着一個聲名狼籍的人，卡皮頓·西沙列夫，他在城裏是許多房屋的產主，雖然他年紀已有五十，且一生過着醉酒的生涯，他的體格却依然強壯，面貌健康。他的修整的面孔，有兩個高大的顴骨，一雙細小不安的眼睛，嵌在兩個深深的眼窩裏。他的衣裝並不講究，可以說是破爛，無論他穿什麼衣服，總像是並非他之所有，他的整個的人品發散出令人不愉快的氣味，這一點他似乎是曉得的。所以他是慣於對一切人們裝作出威嚴的態度，並以特別的莽撞對待所有的人。

他觀望火燒的樣子，像是一個人看人生以及人生的一切都如一場景緻。他談及那些「被蒸烤的老婦人們，」話很刻薄，他說這羣老婦人們若都燒死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有一件事情正在使他煩擾，因爲他老是把手伸進他的大衣口袋裏，於是又拿出來，以一種特別的姿態揮動着，然後又放進去，同時偷偷地觀望旁人是否在看他。最後我發覺他

的手指間有一個用毛線繫得好好的小紙包。他在手掌上把那紙包掂過好幾次，其次驀的極其迅速地，把這東西從街道這邊丟向火裏去。

「你剛剛丟的是什麼東西？」

「沒有關係的東西。我有一種迷信，如此而已。」他答道，對我雲着眼，顯然自己很高興，笑容可掬。

「什麼迷信？」

「啊，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約在兩個星期以後，我在溫斯其律師的家裏又遇見他，那位律師是一個漂亮漢子，同時是一個刻薄嘴，然而却是一個很有教養的人。我們的這位主人，喝得爛醉，睡倒在沙發上，這時我想起日前火燒的事情，誘引西沙列夫告訴我他的「迷信」。他一面喝着，他酷嗜的飲料——白蘭地混合酒，大笑着，開始對我講了，但是我立即發覺他的笑聲是勉強的。

「我丟到火裏去的，是我剪下來的指甲。你說這滑稽吧。自從我十九歲以來，我便蒐集着我的指甲。我決心貯存它們，等到有一個地方着火的時候——我可以把它們和兩

三個錢錢包在一起，一同丟到火焰裏。爲什麼嗎？噫，我必需對你講明這種傻事是怎樣開始的……

「當我十九歲那年，我受了各種壞運氣的折磨：我當時正愛着一個無法接近的婦人，而我却是破衣爛鞋，沒有錢，甚至付不出我在大學校裏的學費。因爲這一連串的不幸，我陷入於悲觀主義，決心服毒。我找到一些臭化鉀拿着走到斯特萊斯催林蔭路去。那裏有一張凳子，我常常喜歡坐的，位置正在寺院後面，我坐下自言自語地說：『再見吧，莫斯科，再見吧，人生，你們這一切可咀咒的！』突然間，我看見一個肥胖的老婦人正坐在我的身旁，她渾身上下都是黑的，她的眉毛在前額上叢生在一起——一幅可怕的面像！她張大眼睛瞪着我，我們在一種緊張的沉默中互相望着。

「『你要什麼？』我立即問她。

「『把你的左手遞給我，青年人！』她說，音調嚴厲像是在發命令的樣子。」

我的伙伴望望那位正在打呼的主人，望望屋子的四週，仔細地窺視着黑暗的屋角，於是放棄那假裝的嘲笑的聲調，把聲音放得更低，繼續說道：

「我伸出手來給她——我敢立誓說——我的皮膚上感覺到她那刺人的眼光的重量。

她看我的手掌，看了好半天，然後說道：

「『你命中註定要活下去的，』——這一字一句都是她說的：命中註定！——『你命中註定要活得很長而且很好，安逸、舒適。』」

「我對她講我不相信這一類的胡說——算命、打卦、幻術、等等；但是她答道：

「『就是因此你活得非常陰慘，因此你的一切都是不順利的。你只要試試，相信一次看……』」

「『我怎能相信呢？』」

「『喔，我給你一個辦法：剪下你的指甲把它丟進陌生人的火燒裏；只是——一定要是陌生人的火！』」

「『所謂陌生人的火——你這是什麼意思？』」

「『天哪，』她說，『這話是這麼難懂嗎？嚴寒日子大街上的一堆薪柴——房屋火燒——不然就當你和幾個朋友圍着他們的火爐而坐的時候……』」

「也許是因爲我的心裏根本不願意死——我們雖然以爲我們是自願的，其實還是被迫才非死不可——也許是因爲那個婦人給了我一種朦朧的希望。總之，我暫時不再想着

自殺了。我回到家裏，剪我的手指，把指甲包在一片紙裏。「我要試試她的法術，」我心裏這樣想。

「在次一個星期，布龍納雅街上我們對面的房屋起火了。我在我的紙包上繫了一點重東西，然後投到火裏去。「喔，」我心裏尋思，「現在算是試驗過了——已經供奉了我的牲品，——看上帝怎樣答覆吧。」我有一個朋友，一個數學家，他打彈子打得頂好，隨時可以輕輕易易地勝過我的。我存心要試試那法術如何，提議和他比賽。

「他輕蔑地說，『你要賭什麼東道？』

「『不——不賭什麼！』

「我們比賽而且是我勝了。你可以想像我當時的感覺。我還記得，我的雙腿抖得那麼厲害，我幾乎站不住了。我覺得我的身上像是澆過聖水一般！『老天哪！』我心裏尋思，『我的那位無法親近的婦人現在會怎樣呢？——如果我在那方面也會勝利的話！那將不會說是巧合了吧！』我立即走向她去——非常容易便成功了，這事使我驚奇得不能睡覺。這兩件事難道都是巧合嗎？

「我生活在兩種火焰之間——愛情與恐懼。我常常夜間看見那個老女巫：她會站在

牆角裏，從她那蓬鬆的眉毛下對我閃着眼光。我把這一初都講給我的愛人聽，而她像一般的女戲子似地尤其像極其迷信的很壞的女戲子似地，興奮異常，對我乞求道，『千萬要剪你的指甲，到外邊去找火吧！』於是我就繼續剪指甲，保存指甲，可是我一刻都沒有忘記，這種事完全是胡說八道，也許這種事情是因爲一個人失掉了對自己的信仰，便不得不另尋些旁的東西來寄託他的信仰罷了。

「但是這種思考並不能鎮靜我的不安。我聚集了相當多的指甲之後，又把它投進火裏，便等待新的奇蹟：一個禿頭的矮小的人，帶着一個書信袋走來看我。『你有一個未嫁的姑母，』他說，『她剛剛在尼支尼·諾烏戈洛逝世，而你是她唯一的繼承人。』過去，我從來也沒有聽見有過這麼一個姑母，本來我像躲債一般躲避着所有的親戚。而實際上，我也只有兩個親屬：一個住在養老院裏的外祖父，一個家庭負擔很重的伯父，他是一個監獄官，我一生都沒有見過他。」

「我望着這個禿頭的矮小的人，很有禮貌地說道：『你可能就是那個惡魔吧？』他生氣了，而答道，他是一個律師，我的姑母的一個老朋友。

「『也許是那個老婦人派你到我這裏來的？』我說。」

「『喔，當然是的，』他答道；『當然她是一個老婦人——她最後的一次誕辰是五十七歲。』」

「我眼裏冒着嫉恨的光望着他，並且警告他，他的這種效勞我是沒有錢報答的。」

「『你繼承了你姑母的財產以後，你可以再付我，』他說。」

「他是一個醜醜的老人，非常唐突而大言不慚，我看得出來他是輕蔑我的。他把我帶到這里來，於是我便成了這些房屋的主人。因為某種理由，當時我心裏想像，我會繼承一所有三個窗戶的小木屋，有五百盧布現金，還有一頭牛，而結果却是兩所住家、店舖、倉房、租屋，以及其餘的一切。這回生意真不錯！但是我對於這一切並不感覺舒服；我的生活是被一種奇異神祕的意志所指導，在我的心裏對於『火焰大人』生出一種特別奇怪的態度——如一個野人，對於那領有子人歡喜和子人毀滅之力的存在所持的態度一樣。」

「『不，』我對自己說，『這一切是可詛咒的——不能這樣作——我不願意要這些東西！』」

「於是我開始浪費我的財富如塵芥，像一條鎖住的狗坐臥不寧，過着放蕩的生活。」

可是我仍然繼續剪我的指甲，聚集着指甲，並把它們投入『陌生人的』火焰裏。我不能明白地講出我爲什麼要這樣作，我是否相信這種妖術；但是我不能忘記那個老婦人，雖然我希望而且猜想她早已經死掉了。

「這一切是什麼意義呢？我離開了大學校，我過着一種可恥的遊蕩生活，心裏總是感到一種無事生非的驕橫，用盡一切心機，來磨練警察的耐性，來試驗自己的體力與運命的恩惠。每一次麻煩的事，我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度過來了。雖然如此，我却確信不久會有一個人走來對我說，『請你向這邊走吧。』這個人是誰，他領我到什麼地方去，我都不曉得——然而我正在等候他！我開始讀斯威屯堡，雅各，勃藹姆，杜普勒尼爾等人的小說，這些東西真是糟粕呀！完全的糟粕！我可以說他們是智識份子之恥！於是我整夜不睡覺地等候着。等候什麼呢？說不出來。如果一種奇蹟是可能的話，爲什麼不會再有第二種呢？——不管比第一次的好也罷，壞也罷。我並不費任何心思去鑽求這奇蹟的，我奇怪爲什麼我沒有發瘋。我是一個富有的單身漢，女人們喜歡我，每次賭錢我都特別幸運。不過也因爲我的朋友間並沒有流氓和騙子。真的，他們都是酒鬼。但他們都是上等人。我就這樣活到五十歲，而每一個人到了這種年紀，都要經過某一種的危機

——據說這是一般的懲罰。喔；我在等候這次的危機。

「有一次我因事到吉葉夫城裏去，和一個波蘭的貴族吵鬧起來，他向我挑釁決鬥。『啊，所謂危機原來就是這個！』我自言自語地說。在決鬥的前夜，波多爾（在吉葉夫下半城）起了一場火，有些猶太人家着火了。我騎馬趕到火場，把我的指甲丟進火裏，而心裏却希望明天我或許會被殺死，或者至少要受重傷！但就在當天傍晚間，那個波蘭人騎馬出去，他的馬受驚把他丟下馬來，他跌傷了他的右臂和他的頭顱。他的決鬥的副手把這件事情報告給我，我問他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一個老婦人跌倒在他的馬腿下面，』他答道。

「一個老婦人？一個老婦人！願惡魔捉了她去！這又是一次巧合嗎？——可詛咒的！我生平第一次陷入於神經發作的狀態中，馬上被送到薩克松尼，山中的療養病院裏去。在病院裏我把全部的故事講給醫生聽了。

「『啊，』那個德國人說，『這種病狀很有趣。』他用拉丁文一種昆蟲的名字稱呼這病症。於是他叫我洗瀆水浴，並在兩個月間在山裏跑上跑下；但這種辦法沒有任何結果。我還是懷有同樣的感覺，而且渴望着火焰。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就是渴望着它

們。渴望着『陌生人的』火。因此我繼續聚集我的指甲……我對自己說，『當然，我曉得那完全是胡說八道，完全是迷信。』但我仍然繼續聚集我的指甲……

「在這之後不久，我把我的房子抵押出去，因為我的錢已經用光了。『喔，其次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問着自己。我旅行到紐倫堡，奧格斯堡，以及其他等等地方——這些旅行是多麼陰慘哪。有一天，我坐在一家旅館的大廳裏，把我的指甲丟進火爐裏去。第二天早晨，我還躺在床上，便有人來敲門了：一封電報告訴我，我的兩種政府有獎證券獲得到五萬盧布，另一種得到一千盧布！我還記得，當時我坐在床上，恐懼地望着四週，兇蠻地咒罵着。我在害怕，如婦人一般，愚蠢而可恥地怕着。」

「喔，這些怪誕的事情，若全部都對你講，會太費時間了。我就這樣活着，已經有三十四年。我絕不騙你，我想盡各種方法，以期我能夠破產，並切斷我的生命；但是，你看得明白，我每天都在發達。我現在已經滿不在乎了，我再不管以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不過，顯然他是非常在乎的，因為他的高額骨憤怒地閃着紅光，他的面孔罩上一層嫉恨的表情，他尖銳細小的眼睛也閃着怒火。

「那麼，爲什麼你還繼續丟你的指甲到火裏去呢？」我問他。

「喔——沒有這個我怎麼能夠生活呢？那時我還等待什麼東西呢？這種奇蹟早晚總有一天要結束的，你說不會嗎？或者也許不會吧。也許我總得不到死的機會的，你說
是嗎？」

他怕人地癡笑着，同時合起他的眼睛。其次，他燃起一支香煙，注視着煙頭，低低的聲音說道：

「當然，化學總是化學的，然而在火裏一定藏有我們所不曉得的什麼東西。而且，火焰能夠那麼奇異地，也是那麼巧妙地，隱隱起來。沒有東西——沒有人——能夠像那樣隱隱的。一小塊壓縮的棉花，幾滴疏黃酸，幾公分的氫氯化氣，於是便可以……」

他響着他的舌頭，便沉默了。

「據我看來，」我對他說，「你已經很巧妙地把這事的一切意義都表白出來了，因爲你說：『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力量失掉信仰時，他便必需在自身以外的東西上尋求信仰了。』喔——你這話是中肯的……」

他點頭表示贊同，但她顯然並未理解我的話，或是根本沒有聽見我的話，因爲過了

一陣，他皺着眉問道：

「但這一切都是光怪離奇的，你說是不是？他要我的指甲作什麼，你想想看？」

約在兩年以後，有人告訴我，有一次他在大街上中風，當場就死掉了。

四

僧人左洛特尼慈基因爲邪教異端被處罰三十年的監禁，他在一個僧院的監獄中度了那三十年。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他是在朱達爾，在一個石窖裏，過了絕對孤獨的監禁生活。在那一萬一千日夜的無生氣的過程中，這個「基督愛的教會」的俘虜，他唯一的安慰，同時也是他唯一的伴侶，就是火焰：這個異教徒得到許可，不需旁人幫忙，自己燃起他的地窖裏的火爐。

在廿世紀的初年間，左洛特尼慈基被釋放了，因爲他不僅已經忘記了他的異教，而他的心靈根本就已經停止工作了；他的心靈之光是全然熄滅了。因爲嚴格的囚禁，他已乾枯到骨髓，他和地球上的居民完全不是一個樣子了。他走起路來，頭逐漸下傾，好

像繼續下坡的樣子，要沈落到一個地洞裏，尋找一塊地方，以隱藏他軟弱可憐的身體。他的遲鈍的眼睛水泡泡的，他的頭顱彎曲着，他的不連貫的言語簡直不能理解，他的鬚髮，已經不是灰色的，而是淡綠腐朽的顏色，和他青白而乾枯的面孔，形成了顯著的對照，他已是半癡狀態，顯然對於一切的人都畏懼，不過，他一面誠然是怕，而一面故意裝作他的恐怖。無論什麼人，若對他招呼，他便舉起他的乾枯的小手，好像怕被人打上一記耳光，而希望能用這個軟弱顫抖的手來防禦自己。他非常安靜，很少說話，說話時總是發出怯懦囁囁不清的聲音。

他離開監獄之後，變成一個火的禮拜者，只當他在火爐裏燃起一堆薪材，坐在面前觀望時，他才略有生氣。他自己坐在一張矮小的凳子上，他撫愛地燃起幾塊木頭，並在它們上面畫過十字，於是搖着他的頭，囁囁着那在他的記憶中還未泯滅的一切言語：

「你，你是……永恆的火焰……燃燒着犯罪者……你無所不在……」

他用一把小火鉗溫柔地推動着燃燒的木塊，身子前擺後搖，像是要把他的頭顱突進火焰中，同時，風把他稀疏綠色的鬚毛，吹進火爐裏。

「你將發揮力量……你的映像永遠地永遠地被祝福……於是他們飛逃……於是他們

飛逃……逃開火的映像……像煙離開火的映像一樣……你的名字被歌頌……永不熄滅……」

他的身邊常有一羣善良的人，他們驚奇人們怎會把一個人折磨到如此地步，他們驚奇生命的火花是怎樣地頑強。

當左洛特尼慈基第一次看見電燈時，當那無火的白光包在玻璃電燈泡裏神祕地閃現在他的眼前之時，他的恐怖是厲害極了。這個老人仔細地注視了一會兒之後，絕望地揮着他的雙手，開始悲傷地囁嚅道：

「什麼！火焰也被囚禁！……啊——啊！……爲什麼呢？裏邊並沒有惡魔，是吧？

啊——啊！他們爲什麼這樣作呢？」

要費好半天的功夫來安慰他。從他遲鈍無光的眼中淚流如注，他渾身顫抖，悲哀地嘆息，哀訴地向他身旁的人們呼叫：

「啊，你們這些上帝的奴隸，爲什麼你們要這樣作呢？囚禁一道陽光！啊，你們這些罪惡深重的人，小心火焰的激怒啊！」

他啜泣了，用他乾枯顫抖的小手輕輕地摸着他身旁的人們的肩膀：

「啊——放出它來——把它解放啊！」

五

我的上司 A·I·蘭甯，走進他的辦事房，他不耐煩地說道：

「我剛剛到監獄裏看過我們的新委託人。他似乎是一個很好很安祥的人，然而警察咬定他犯過四次放火的案件。罪狀很重，而證據確鑿。他本人顯然怕得很厲害，可是一句話都不講，天曉得我將怎樣替他進行辯護。」

後來在傍晚，我的上司坐在桌前工作時警視着天花板，他憤憤地說道：

「我確信這個人是無罪的……」

A·I·蘭甯是一個有經驗而成功的律師。他能夠在法庭上發表最動人、最美麗的辯辭，而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爲一個委託人的命運如此煩躁。

第二天我到法庭去，我們的案件列在第一。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孩子，頭上生着濃厚的紅色捲髮，坐在犯人的凳子上。他的面孔慘白，他的藍灰色的眼睛張得很大。一抹黃金色的鬍鬚點綴着他的上唇，他的嘴紅得厲害。當法官 V·V·貝爾或檢事對他提出一個

開題，他便跳起身來，聲音低低地答話。

「高聲些！」法官說。

他噉噉他的喉嚨，但是說話的聲音仍然很低。這使法官和陪審官都很煩躁，同時每一個人都感到厭倦了，一隻蝴蝶輕舞在玻璃窗上，像是有意增強一般厭倦的情感。

「那麼，你拒絕承認你的犯罪嗎？把證人普里雅金叫上來！」

一個身材細長單眼睛的老人邁步走上證人席。他生有一付嚴厲的面孔，灰色的鬚髮垂掛在他的雙頰和下頰上。問到他的職業，老人聲音沈重地答道：「我由乞討支持生活，」其次，他的頭偏向一旁，如怨如訴地說下去：

「我正從市內散步出來，天已經很晚，太陽已經落過許久，當我走到村上時，我看見我面前的黑暗中有一道光，於是非常突然地燃燒起來了……」

犯人緊緊地把住被告席的柵杆，他的嘴半張着，很用心地在傾聽，他的眼睛顯出一種奇異的光，他的注意力並不像是在證人身上，而是在對面的牆上。

「當它兇狂起來，我便動身跑了。」

「什麼兇狂起來？」

「火，火焰……」

犯人屈身向前，而非非常突然地，聲音裏含着顯然的輕蔑，大聲問道：「這一切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什麼時候你曉得很清楚，」乞丐並不看他答道。

那個孩子站起身來對法官說話了：

「他在說謊：從大路上人們是看不見什麼地方在發火的……」

檢事，是一個身材矮小尖鼻子的律師，他立即大叫着命他坐下，發出尖噪對他提出許多問題。犯人又回復了他的無聲無氣，聲音低低而不甘情願地答着話。這使陪審官對他更覺得煩厭了。他自己律師對他提出許多問題，他也同樣無生無氣地來答話。

「證人，你繼續說下去，」法官命令道。

「我還在跑着，而非非常突然地這個人跳過了圍牆，衝向我來。」

那個青年人譏諷地微笑着，嘴裏噙咕了幾句，在地板上擦着他的腳。

那個乞丐不久便爲一個肥胖的農民替代了，這個人說話說得很快，聲調清朗，字句頗有斟酌：

「我們好久就疑心他了，雖然看表面他是一個安祥的人，而且他不吸煙；但是仍然我們注意到他是喜歡玩火的。……最後一班車我回到家來——天上佈滿了雲——而突然間在田地裏的穀堆近邊——飛，飛——有些東西跑出來，像是一條火箭。」

犯人跳起身來，把看守人推在一邊憤怒地叫道：

「你說謊，鬼東西！『像是一條火箭，』的確的！你曉得什麼！好像火就這樣子會起來的！——飛，飛——燃起來啦！你們是瞎子，你們這些人！首先小蝸牛跑出來，紅紅的小蝸牛從草堆邊上爬出來，於是它們闔張着，合在一起——到這時全部的東西才燃燒起來！可是你們說——『非常突然的！』……」

他的面孔變得紫紅，他猛烈地搖着他的頭，他的眼睛閃着火燄。他是非常興奮，用很大的氣力，拿出教訓的口吻在說話。法官，陪審官，聽衆——全都愕然沉默，坐着靜聽。A. I. 蘭甯，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轉身對着他，仔細觀望他。犯人伸起他的雙臂越來越張開，伸過頭頂繼續興奮地說：

「是的，就是這樣開始的；於是它澎漲起來，像帆在風裏搖擺着。一旦變成這樣，它就疾馳得像一隻鳥似的了；啊，是的，這時你們再也捉不到它，再也捉不到！最初它

們像蝸牛似地爬行着，但也就從此火燄開始——一切的禍害由此而來，那些紅紅的小蝸牛。就是這些你們非捉到不可——抓住它們——於是將它們投到井裏！用一個篩子，像我們篩麵粉用的那種深深的鐵篩子，將那些蝸牛捉在裏面，把它們投到池沼，河流，或井裏去，是一個好計劃。那時永不會有什麼火了。你們曉得俗語說：『不能適時遏止火焰，便會烽火燎原，』這些傻瓜全像瞎子似地在說謊……」

這個捉火的人沈重地落在他的凳子上，搖擺開他說話時散落了頭髮，噴着鼻子，嘆了一口氣。我們全部的案情得到了結論，因為他接着說了幾句話，承認犯了五次放火罪，但是聲音裏非常關切地加以解釋說：

「它們是非常地迅速，那些鬼似的蝸牛，沒有辦法捉到它們。」

V·V·貝爾用鈍重的聲音宣告他照例的判決：「……緣於被告對他的罪行全部負責……」

蘭甯申請找一個醫學專家聽聽他的意見，幾位法官，經過一陣耳語的商討之後，拒絕了這種要求；檢事簡短地說了幾句話，蘭甯發表了長篇大套動人的演說，於是陪審官退出法庭，七分鐘之後帶來了他們的判決：

「有罪……」

被告深思地傾聽着判決書，蘭甯要他上訴，而他好像這事對於他根本沒有什麼關係似地，漠不關心地答道：

「喔，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上訴。」

監獄看守人對着那個青年耳邊偷偷地說了什麼話，他便大聲地答道：

「當然：我對你說，他們全是瞎子，他們每一個人。」

六

在一八九三或一八九四年，在尼支尼·諾烏戈洛的對面，伏爾加河的彼岸，有一次森林的大火；火焰擴展到幾百畝地。一縷侵蝕的如蛋白石似的煙懸罩在都市上，橘紅色的太陽高懸在煙霧中，那是一個沒有光輝的太陽，一個妖氣的可憐的太陽，它不健康地閃在伏爾加河的黑水上，好像要沈落到河的泥底裏去。伏爾加河彼岸的青草地，染上一層棕黑色，就連城市本身都像是染上了陰黯泥斑的色澤。在這窒息的煙霧中，一切聲響都死寂了；羣蜂離棄了花園，就連無拘無束的麻雀都開始在下面的石頭上唧唧喳喳，而

飛舞起來樣子也沒有那麼匆忙了。

望着那無光彩的太陽向伏爾加河後方沈落，降到大地上，同時曉得平時的落日的光彩而今不會再有，真是叫人沮喪的。到了夜間，人們還可以看見，在遙遠的森林的一片黑牆之上，一條火龍，擺動着它曲折的脊柱，在天空裏吐出黑煙，宛如古代神話中的龍似的。

街道上充滿了煙，並透進人家的房屋裏——整個的城變成了一間巨大的吸煙室。人們罵着，咳嗽着，夜裏走出房來，走上陡直的河岸，走上山坡，望着對面的火焰，吃冰，喝汽水和啤酒，彼此交談，說是農民放火燒的森林。有一天，一個人陰慘地說道：「這是第一次的排演：『大地的悲痛』。」

我認識的一個僧侶，以一雙醉漢的紅眼睛凝視着地平線，囁咕道：「這有些像是天啓——可是我們還是喝一杯酒吧……」

這一切的戲謔，在我看來完全不合時宜，使我非常氣惱；事實上，在那朦朧窒息的幾天中，人們所談的一切，正是無情地揭穿了日常生活的厭倦與乏味。

一個步兵軍官，一個夢想者，他正在編一部「爲中年處女寫的植物學詩」，他要我

陪他到火場去：他的隊伍的士兵正在那裏工作。我們騎了兩匹軍馬，在悶熱的夜間，到了當地；渡船載我們過河，到了勃爾村，兩匹肥馬，憤怒地嘶吼着，走進窒息的煙霧中，沿着砂路緩緩而行。那煙霧，如喪衣的黑布般裹住和平的田園，但在我們的頭上，漸漸稀疎，形成縷縷紗煙，那朦朧的旭日緩緩地穿射過來，我們越迫近森林，那煙霧也就越法是藍色的了，最後甚至梗住我們的喉嚨，使我們雙眼流淚，跟隨我們的傳令兵，大聲地打噴嚏，那個軍官，擦着他的眼鏡的鏡片，咳嗽得很厲害，同時還在吟誦他的詩，把「愛」字和「粗」字都大胆地算作押韻。

三個拿着斧和鏟的農民，站在一旁，讓路給我們過去，這時，這位步兵詩人對他們喊道：

「部隊正在什麼地方做工？」

「不曉得……」

傳令兵把韁繩拉了一下，向他們問道：

「兵在什麼地方？」

身穿紅衫的一個農民拿他的斧頭指着左手：

「在那邊……」

沒有幾分鐘，我們走到一個樹叢，有幾個穿白襯衫的人，正在樅樹與松樹的叢叢間工作。一個副官向我們走來，報告一切都很好，只有一個裘瓦施的（注）士兵，把自己燒壞了，也不嚴重。因此，他主張工作可以結束了。

「這一方面的事情已經完了，先生：火在頂上燒成半圓形；把這裡的一塊地方也吞沒了，可是它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燒，它自然就會熄滅的……」

其次，用他瘠瘦的手，指着右方，他警告我們說：

「你們走到那邊的時候，留心那片乾涸的沼地，火正往那個方向蔓延。那里的人民都已經不安起來了……」

軍官也有點不安的樣子，他顯然不曉得發什麼命令；但就在這一瞬間，一個滿臉鬍鬚的農民像一隻大熊般從樹林裏現身出來，他手裏拄着一根木棒，胸前掛着一塊洋鐵片，他摘下帽子來，從帽上揚着灰塵，他的藍黑色的眼睛像很懂事的樣子，凝神望着那

〔注〕 俄羅斯北部的蒙古居民。

個軍官。

「你是地保嗎？」

「是的，先生。」

「喔，現在情形怎樣啦？」

「還在燒着，先生。」

「我們必得極力搶救，」那個軍官說。「這座樹林的價值可觀呢……是的……這座樹林，我親愛的伙計，——不僅僅是樹木呢，還有人們的住家，例如，你們的村莊……」

「我們的村莊是破爛的……」

在我脚下的地面上，成千成萬的螞蟻正排列成行蠕動着，在路上躲避開一個大殼虫，牠正沿着大路迅速地爬行。我返回身來看過所有的地方，找尋螞蟻搬家的老窩。

我忽然注意到空中有一種奇怪的響聲，宛如一個看不見的人正走在我的身傍，他正踏着草撥動着樹葉。就連樹枝都不安地顫動不息。那個地保走在我們的後面，絮叨着他的煩難。

「我在這里——整整三天走來走去……您是一位主管官，對不對？啊——您應當老早來看一看……那就什麼都沒事了……走這條路。我領你們去離此地不遠的小山上，那裏可以望見一切美麗的景緻。」

許多高大的松樹遮隱着砂土的小山，樹頂像似聖餐杯，但瀰漫着乳白色的渾沌。在小山的前方，在山谷裏，各處都是枯瘦的杉樹和纖柔的樺木；銀色的白楊，不安地顫動着；更遙遠的地方，樹木越來越叢密地集成一堆了，其間杉樹又高聳起來，青銅色的樹幹滿是淡綠色的蘚苔。

在樹木的根下，歡快的小火焰像松鼠般搖擺着尾巴，到處亂攆，同時一層藍色的煙霧低低地籠罩着地面。一個人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嬉戲的火簇怎樣爬上樹皮，纏繞在上面，然後又藏起身來；其次，在那後面，金黃色的螞蟻爬行了來，同時那綠色的蘚苔首先變成灰色，之後變成黑色。這時火焰又從什麼地方顯現出來，開始嚙噬着枯黃的草和低矮的灌木，其次又隱藏了，於是突然間一大堆疾速的小紅的火舌顯現了，在樹根下面急馳響動。

依在他的木棒上，那地保噤咕着：

「我們的人正在那邊……上帝保佑他們……」

在那個方向我們看不見什麼人，但是在爆裂和遙遠處嗡嗡的聲響之外，我們可以聽見斧頭的急劇的砍伐聲，和樹木從根倒落的沈重的聲響。一隻田鼠從邊沿上滾落在我的脚下，一個小白兔跑過沼地時閃着白光。

雖然伏爾加的森林，歌鳥最多，但那里卻沒有鳥聲；在那濃重的氛圍裏，在那藍色醉人的熱霧間，沒有蜜蜂，也沒有黃蜂。望着那綠葉漸漸染上黯灰色或是罩上一層紅鏽，是令人憂悶的；時常根本沒見到火光，白楊樹的葉子便似灰蝴蝶哀慟地展着白翅跌落到地上。但有時，樹葉被火烤得枯乾了，轟地發起火來，於是飛散開有如一羣紅的黃的飛蛾。在遙遠的彼方，我可以看見那豐潤的杉樹，很快就失掉了它們油綠綠的光彩，播散出一陣濃密的金黃帶鏽的火花。這時在空中火花旋轉成一團，發出輕輕的歡快的爆裂聲，將那杉樹繞成一座整個的金字塔；其次一陣火光便又熄滅了，樹身成了全黑的，只有枯乾的樹葉尖上各處閃着黃色的小花朵。這時另一株杉樹急劇地燒成了火的花，之後也同樣地熄滅了；其次是另一株，又一株。突然一陣尖銳的爆裂聲，一株低矮的樹木有如一個壞蛋般迸裂開來，淡紅的黃蛇盤旋奔馳，穿過沼地所有的方向，揚着它們的尖

頭，在草上四攏，碰到樹木便黏在樹幹上。每逢火焰疾馳過樺木白色的樹幹，纖柔的樹葉便立即變成黃色，油光光的樹皮和樹枝，染上了一層藍煙；一條條細細的火線，盤旋着結成驚奇的美景，一面盤旋一面呼嘯。在那低沉的呼嘯聲中，像是唱出了歌的斷片——奇異而悠深的歌曲。

人們忍耐不住地越來越向火焰邊接近。地保叫了一聲，下意識地走下小山，拄着手杖尋路而行：

「老天哪，這是怎樣的美景！我的天哪，你創造了奇蹟……」

樹林裏的嗡嗡聲突然停止了，繼之便是一陣苦悶的狼的悲鳴。「吼——吼——吼！……」

「有人在跑，」地保說。

他講得不錯。在我們的左手，在遠遠的樹木間，現出人影在奔跑。他們出現得那麼快，好像他們被投出樹林外面來的。在右手，沼地上，兩個士兵，滿身灰塵，穿着長筒靴子，衣衫上沒繫腰帶，現身出來。他們牽着一個矮小的農夫，捉住他的胳膊，那人像喝醉了酒似的。他鼻子哄哄響着，吐着唾沫，他的蓬鬆的頭髮和撕破的衣衫濺着血，他

的鼻子和嘴唇都破了，同時他那張大的眼睛像是被這火景吸引住忘形了。他們走得較近時，我們看見他面上浮現出那麼一種哀慟的幼稚的微笑。

「你們拉他到哪裡去？」地保厲聲問道。

那個韃靼人的士兵，裂着嘴無意地笑了笑，答道：

「他在趁火打劫——把火滿處亂散。」

他同伙的那個士兵憤怒地接着說：

「是的，他在縱火，滿處引火。我們看見他的。」

「什麼，滿處引火！我却只會點我的煙斗。」

「有人告訴我們來捉你的，而且我們親眼看見你牽着一根樹枝在引火。」

「什麼，牽着樹枝引火！那已經燒起來，我只把它踢開了。」

這時一個士兵在那個人的領頸上打了一掌。

「喔——喔——不要打他，」地保吩咐道。「他是我們的人……他是，我都不想對

你講，頭腦有點毛病。」

「那麼，你爲什麼不把他鎖起來？」

他們開始惱怒地爭辯起來，同時火焰在沼地上舞蹈着，對着那些從樹林裏跑出來的農民們迎面燒來。約有七個人，踏着重重的脚步，跳到我們的方向來；他們喘息着，咳嗽着，滿頭大汗，跑到小山脚下，倒在砂地上。

「差一點點就要燒到我們了！」

「那邊燒落了好多的鳥啊！……」

兩個士兵一望見那些精疲力竭煤黑的人們，便鎮靜下來，釋放了那個他們打了一掌的人，他消失在溫暖的煙霧裏。煙霧漸漸變得越來越凝固。火花仍然閃灼在沼地上，環圍着樹幹。樺木和接骨木的黃葉乾枯了，捲縮起來；杉樹樹幹上的苔蘚不安地動着，有如一件活的東西使人想到一羣蜂。

小山上漸漸熱燥起來；呼吸都感到困難。幾個農民，休息了一會兒，一個接着一個消失在山頂上的叢叢中。

地保轉過身來對着那個被打的人：

「你永遠是替自己找麻煩，尼吉塔，」他噤咕着。「什麼事都教你不會，火也能，教堂的禮拜也罷……」

那個人沈默着，用污濁的手指撥動着他的門牙。

「他們說應當把你鎖起來，他們的話很有道理，的確如此。」

那個人從他的嘴裏取出手指，在他的衣服邊上擦着。他的頭左搖右擺，他的眼睛動也不動地望着沼地的縷縷的煙。整個的沼地都彌漫了煙霧，藍色和紫色的煙圈從陰暗的大地上到處昇騰起來。接着各處又起了火焰，是從泥草上突然間迸發出來的，形成尖尖的一堆，漸漸瀰漫着，搖擺着，於是又熄滅了，留下一道金紅的彩色，從其間向四面八方伸展開火紅的細線，立即和新起的火焰結成一團。

在山脚下的右方，有一棵杜松，突然間像一堆棉毛似地迸出火光來。地保揮動着他的帽子，後退了兩步。

「你們看哪！」他叫道：「我們頂好還是離開這裡吧……」

我們轉身穿過叢密的草地走去了。地保嘴裏叨唸着：「叫我在這裡走來走去有什麼用處呢？這樣的大火一個人拿它有什麼辦法？同時我自己的工作確非荒廢不可。也許有成千成萬的人，就像這樣地浪費了他們的時間……」

我們穿過叢籬走下山谷，在山谷底下有一抹陰暗的閃光。這裡的煙愈加濃重了，就

連溪流都像是一條黑煙。一隻鶉鴉的從草上飛起來，可是又像一塊石頭般跌進灌木叢裏，一條小蛇迅速爬着，竄過我們的身邊，在牠後面一個刺蝟，像一塊灰色的泥土，正衝向溪流去。

「我們要把牠們捉到，」尼吉塔說，低着頭，像一條牛般衝進灌木叢裏。

「你看看你要作什麼哪，不要胡鬧吧，」地保在他後面大聲叫着；其次，偷偷地望着我，他說道：「他的頭腦有點毛病了——他的住家燒過了三次，所以他有點點……你曉得的。那兩個兵賭咒說他放火，不過他還不至於那樣。他的頭腦的確是有毛病了，他總是接二連三地找麻煩……」

我們的眼睛被煙薰得不斷地流淚；我們的鼻子刺得癢癢的，呼吸都感覺困難。地保大聲打着噴嚏，不安地望着四週，揮動着他的木棒。

「看看那邊：火又燒到那里了！」

在我們的面前，沿着山谷邊上的一行杜松，一團團的小火，正如麻雀船跳躍着。它們像是一羣照鷺，它們尖尖的翅膀在草地上一閃一閃的，它們的頭一點沒有聲響上下搖動着。

「尼吉塔，」地保叫過後靜聽着。我們聽見一聲喊叫，爆裂聲，噓噓聲，還有一陣低沉的呼嘯。從遠遠的地方，一羣人的談話聲傳進我們的耳裏。

「燒死那個傢伙！」地保大聲呼喊。「他是比旁人合在一起還更麻煩。我希望火別把他捉到。像酒吸引酒鬼一般，火焰昏了他的頭。每逢哪里一起火，他便像瘋人般趕了去。他會張着大嘴，忘其所以地凝望着，宛如他就釘在那塊地方上一樣。他從沒有想過脫開身去——他就那麼站着啼笑。如果人們把他從火的這一邊趕走，他會兜個圈子轉到火的那一邊去。他簡直是被火迷住了……」

回頭望望，我看見從下面燒上來的火焰，正在急劇地蔓延，像是要把我們捉了去似的；溪流的水，這時變成紫紅色的，閃着金黃色的光輝。

「尼吉——塔！」

突然有一個人從我們面前的森林裏跑出來。地保停住身子擦他那流淚的眼睛，這時一個年青人，裸露着胸膛，把汗衫像土耳其帽子般纏在他的頭上，從樹林間現身出來。

「你要跑向什麼地方去？」

那個年青人手指着背後喘着氣答道：

「他們全都從那裏跑開了……火正向頂上衝……不要到那邊去……火來得非常突然……呼呼……我嚇得連魂還沒收回來呢！」

「喔，一個人這時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地保絮叨着。「我們一直走上去吧；你在想什麼？這一帶的樹林我是不認識的——我們別走到那邊去。不然我們定會迷了路。如今人們只有一個想頭——躲開他的上司……」

他的聲音越來越怨恨了。

「這真是美麗的人生！無論一個人淹死了，或在樹林裏發見一個死人，或在大路上發見一個人被謀殺了，或是燒了火——他們必定要把罪過加在一個農民身上。農民沒有他們自己應該照顧的事嗎？不過這一切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尼吉——塔！滾你的！……」

我們穿過一座稀疏的小松林走了一程之後，走上了一塊草場，上面聚集着約有五十個農民，有些女人拿來幾桶麥酒和麵包。那些人一看見地保便叫道：

「我們還要好久才不再吃這種煙火？我們都在家裏等着工作呢……」

淡藍色縷縷的煙，在草地上環繞着，纏住鐵鏟和斧頭。一陣灰白的灰燼，在乳白色

的霧間一點都看不見，灑落在人們的頭上，這些人也像青草一樣，都變成灰煙似的了，杉樹伸展開來的葉傘，像是罩上了泡沫。這指明火已經燒到頂上了。

「離開此地吧！」地保發命令了。「到田裏去，你們大家一起去！」

那些人們好不容易地起身來，互相噤着，並和女人們絮聒着，順着森林裏的路徑，走進無底的灰色的煙窟裏。我同他們在田地間走來走去，直到日暮；在我們的邊上，有兩個警察騎着肥大的馬，毫無意向地到處驅逐着羣衆。有一個警察，頭髮又黑又硬，他揮動着鞭子，大聲叫道：

「你們這羣狗東西！你們這麼興奮作什麼；又不是燒了你們的東西……」

在夜間，我躺在又乾又熱的地上，望着紫紅的火焰在森林的上空彌漫昇騰，宛如要給森林的神來上供，並燃着濃濃的煙火。紅色的小動物跳躍着爬上樹頂；許多長着明亮的大翅膀的鳥兒盤旋飛上煙霧的天空裏；凡是火焰嬉戲的地方，便充滿幻術而變化無窮。在夜間，森林籠罩住一種難以描繪的妖幻如神話似的景象；它的藍色的牆壁似乎長得更高了，牆壁的裏面，在黑色的樹幹之間，紅色多毛的小動物，狂野地東奔西逐。牠們跑到樹根下，把住樹幹，像靈活的猴子般爬了上去，互相爭鬥着，咬斷着樹枝；噓

噓，吼號，咆哮；森林發出如一千隻狗在咬着骨頭的聲響。

在黑色的樹木間火的影像，如萬花鏡般變化着，火焰的舞躍不倦不休，殘酷無情。這里有一大團紅紅的火焰滾到青草地上，拙笨地跳着，翻着筋斗；火焰一面鬆解着它細髮結成的團子，一面像蒐集蜜水般爬上了樹幹，把樹枝擁抱在它紫紅色的掌握裏，鋪展在上面，在一陣金黃的火花裏撒開粉紅色的細針。這時它已經可以輕逸地越過另一棵樹去，同時在它留下無數藍色蠟燭的那棵樹上，那些黑色的枯枝已經燃起；紫色的小鼠在樹枝上衝上衝下，它們行動的迅速使人可以看出那縷縷的藍煙是怎樣任性地在舞蹈；成千成萬的兇猛的螞蟻在樹皮上爬上爬下。

有時火焰緩慢地爬出了森林，像一個貓在伺伏捕捉一隻鳥，突然把它的尖嘴揚在空中，宛如在選擇獲物般守望着。否則便似一隻熊，一個噴着火花的猛獸，從叢叢中出現來，肚子貼地在爬，伸開巨大的爪子，把草抓在一起填進它巨大血紅的嘴裏。又有如一羣頭戴黃色小帽的矮人，從森林裏跑出來，背後遠遠地在煙霧中跟着一個高得像帆杆般的黑人，他揮動紅色旗幟，口中呼嘯前進。火紅的一團，輕輕的跳時，有如一隻兔子，從樹林裏旋轉出來，全身都是如刺蝟似的細針，身後舞着一道紅煙尾巴。兇猛的蛆虫和

金黃的螞蟻在樹幹上爬來爬去；紅色的殼虫張開光亮的翅膀飛舞着。

空氣越來越窒息越凝固，煙越來越濃越熱；大地塗滿黑煙，一個人的眼睛像是照得通亮，睫毛像是燒着了，並會感覺到眉毛被熱風吹動了。煙氣撕裂着肺腑，叫人忍不得很久，然而人們却有奇怪的感覺不願意走開：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再有機會觀望這樣偉大的火的聖會？

從樹林裏，一條巨蛇走出來，身子扭來扭去地轉動着，藏在草裏，點着它的尖尖的頭；其次突然間它像潛進地裏消失了。我揣起兩腳，怕一剎那間它會出現在我的身邊——因為它所望着的正是我呀。但是我不能夠動；那種危險的幻術的感覺甚至比煙比熱都更叫我陶醉了。

三 亞扎瑪斯的特性

我正坐在城市的郊外，在一塊草土稀疏的石丘上。我幾乎辨別不出週圍的墳墓；墳堆被牲畜踐踏了，被風吹散了。我正坐在一間小磚房的牆壁邊上，那看起來像是一座玩偶房子，頂上蓋着鐵板；從遠處看，人們會以為它是一個小禮拜堂，但走近來仔細一看，它却更像一間狗窩。在鑲鐵的門後面，存放着一堆鐵鍊、鞭子、繩索和許多別的施刑的工具，那些埋葬在這裏的人們都會受過這些苦刑。它們被遺留在這裏作為這個城市的一個紀念：對那些反抗者的一個警告！

但此地的居民早已忘記了埋葬在這裏的是些什麼人了。有人說，他們就是斯屯卡·拉辛的哥薩克人，另有人斷言他們是愛米蓮·普加柴夫的摩爾達和裘瓦施的部落。只有那個整天爛醉的老乞丐塔特尼施齊柯夫還在吹牛道：

「我們對他們兩方面都奮然反抗。」

從那乾燥的山陵地帶來觀望，城裏低矮的灰色房屋，看着像是垃圾堆。它們給人的

印象，像是壓到地底下去了。在許多屋頂上，各處叢生着枯槁的雜草。十教堂的鐘塔和消防哨在一堆灰色的垃圾裏聳立着；教堂的白牆在太陽裏閃着光，純然像是污濁的襤褸中的潔淨布片。

今天是一個休假日。城裏的市民中午以前一直都在教堂裏，從十二點鐘到兩點鐘他們又吃又喝來消磨時間，這時他們正在休息。城裏寂然無聲；就連孩子們的喊叫聲都沉寂下來。

這一天熱得悶人。鐵青的天空正向大地上倒注看不見的溶化的鉛塊。天空裏像是一種摸不透的惡預兆：太陽的眩眼的白光像是射穿了雲彩而被烏雲吞蝕了。

墳墓上那可憐的貧瘠的枯草，乾燥而靜止。大地在太陽底下像乾魚般滾轉着。河流對方小山的左手（從我坐着的地方是看不見的），一座蜃氣樓閃現在不毛的田地上；村鎮的寬大的塔樓在河對方顫抖着，然後消失在蜃氣裏。一百年以前那個村莊是屬於有名的莎爾蒂齊克哈，這個女人因為她刁鑽古怪的虐待奴隸以致醜聲西溢。

城市看起來像是罩着一張氈子——實際上是罩着一層黃色斑斑灰塵的雲霧。也許那就是睡在裏面的人民的喘息。

那個城市裏住着奇怪的人民。毛氈工廠的主人是一個意志堅定而聰慧的人，約有四十年他都在讀着卡拉馬金的「俄國史」，這時已經讀到第八卷了。

「一部偉大的著作，」他說，敬畏地摩撫着那本書的皮封面。「一本俄皇的書。一個人馬上可以看出這書是出自一個大師的手筆。每逢冬天夜間，只要一讀起這部書，便會忘記了一切的困難。那有如裸母講給孩子聽的神話。那是一個人的極大的安慰，這才叫做一本書，尤其是它寫得那麼聰明。」

有一天，他一面弄着他豐奢的鬍鬚，一面對我親切地微笑着，說道：

「你想看一看稀奇的事嗎？我的後院子的對面，住着一個醫生，時常有一個貴夫人來找他——一個奇怪的女人，不是住在我們城裏的。我可以從頂樓的窗口望着他們彼此調情；他們的窗帘只遮着一半窗戶，從上邊的玻璃，你可以望見他們歡樂。我甚至從一個老鞋匠人手裏買來一個望遠鏡，有時把我的朋友們請來嬉笑一番……」

理髮匠巴里亞新，自稱是「都市的理髮匠。」他身子細長，走起路來，肩往後仰，

胸往前突。他的頭如蛇，小小的一雙黃眼睛，滴溜溜的轉。城裏人認爲巴里亞新是一個聰明人，都情願找他看病，而不找當地的醫生。

「我們的身子是簡單的，而醫生們是伺候有學問的人們的，」當地居民這樣說。

理髮匠替人們割治並敷草藥。新近他給一個人割腳上的雞眼，病人却因爲血中毒死掉了。這叫人想起了如下的格言：

「他是一個全能的外科醫生：人家叫他割雞眼，他却割掉了整個的人……」
巴里亞新爲生命不安全的這種念頭煩擾着。

「我想科學家是完全的說謊，」他說。「就連太陽的行徑，他們都知道得不大確實。例如吧，我時常望着日落想道：如果它明天不昇起來又怎樣呢？沒有日出——於是我們大家便算完結！它也許會被一件東西鈎住了——例如，一個彗星吧——於是我們便要在黑暗中生活下去。否則它也許恰恰停在地球的另一面，於是我們這面便要罩上永恆的黑暗。我決不懷疑太陽是明瞭它自己在做什麼的。倘使它對我們厭煩了，我們爲要看見我們自己在做什麼，便得燃起森林的火焰和巨大的木堆。」

他大笑了，合上眼睛，繼續說道：

「那時我們將有一個好天空了！星星是有的，但既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在月亮的地方只有一個小黑球在注射着——如果說月亮的光是從太陽借來的這話是真的。你將可以隨心所欲地做吧——什麼都看不見！對於小偷是很方便的，但對於旁的每一個人就不大妙了，你說是不是？」

有一天，他一面替我剪髮，一面對我說道：

「人們應當對於一切都要過得慣。目下沒有什麼事是可驚慌的，就連火燒或諸如此類的事情也罷。據說某些地方會有地震或洪水——但我們這裏却從沒有過這種事。甚至都沒有虎列拉——雖然別的每一個地方都在鬧得很兇！人是需要遭遇一些非常的或是可怕的事，這樣他才夠標準。恐怖之於人的靈魂有如土耳其浴之於人的身體——最快意不過的……」

城裏洗澡堂子的一隻眼睛的經理，同時也是一個「女裝裁縫」，他會把舊褲子改做成便帽，這個人，全城的人都怕他。沒有人喜歡他。城裏的人每逢在大街上遇見他，便恐懼地避開他，像狼似地瞪着眼睛望着他。不過，偶而也有一兩個「硬漢」，大搖大擺

地對他走去，像是要從旁給他一拳似的。這時那個帽匠便站開來讓那個人走過去，而他便轉來半迷縫着眼睛微笑着釘住那個侵略者。

「爲什麼他們這麼恨你？」有一天我問他。

「因爲我是冷酷無情的，就是這個道理，」他驕傲地答道。「凡是人對我不講公道，我是照例要把他們拉到公堂裏去。」

他的眼白織着一層血管的細網，一個圓圓的顏色發鏽的眼珠在那個網裏驕傲地閃爍着。這個帽匠短粗身材，長長的胳膊，兩條腿像木棒。他很像一個蜘蛛。

「真的，人們像是不敢轉我的念頭，就只因爲我是曉得法律的，」他繼續說道，手裏滾着一根極便宜的香煙。「如果一隻外來的麻雀跑進我的果樹園裏來，我便會跟牠講：『跟我到公堂上去！』不久以前我和一個人打官司打了四個月。完全是因爲一隻雄鷄。法官對我說：『你必定是錯生了人了，因爲你是一個牛虻的脾氣！』有些人就因爲我的無情，動手打我，但是任何人若是打我的話是不會好受的。那像是握住了一塊熱鐵——只會燙了他的手。他們剛剛一打完，轉來我便要看我對付他們了……」

他吹着響亮的口哨。他千真萬確地是一個訟棍子；地方法官的手裏有一大把他的狀

子。不過，他同警察的關係却保持得非常良好；據說他是寫狀子的能手，專告他的同鄉，而且他保存一本日記把他同鄉的一切罪行記錄得清清楚楚。

「你做這事有什麼意思呢？」我問他。

「就只因爲我尊敬我的權利，」他答道。

肥胖禿頭的製鎖的銅匠普施哈萊夫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一個汎神論者。用牙咬着他的唇，那唇彎曲得奇怪，而且是扁扁的，顏色似蚯蚓，他發出粗壯的低音說道：

「上帝完全是一個謊。我們的上空什麼都沒有，只有藍色空氣。我們所有的思想就是來自這種藍色空氣。我們在一種藍色方式裏生活並思想——謎也就埋在這種地方。我們生命的原質——你的我的——都極簡單：我們曾經是——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他能讀也能寫，曾經讀過許多小說。他記得最清楚的一部題名叫「血手」。

「這書裏有一個法國主教，他叛變了，圍攻了城市拉·洛協勒。同他對戰的是拉康辛隊長——這個麵團子什麼手段都拿了出來，我敢對天賭咒這樣講——讀着這種書一直要流口水。他的劍時刻不離，而且從沒有失敗過：他只要一伸出劍來——便要有一個人斷

氣。真是一個好鬥士！……」

有一天普施哈萊夫對我說道：

「休假日的一天夜裏我正像這樣子坐着讀一本書。突然本地的一個會計——他自稱是一個統計學者——走來看我，說道：

「我很想和你交交，好朋友，」

「『喔——很好啊，』我說。但是我一直背對着他。他開始動來動去，偏促不安；我裝出一個傻瓜的樣子——坐在那裏眼盯着牆壁。

「『我聽說，』他說道，『你不信仰上帝？』」

「這時我對他一陣暴怒：『什麼？』我說，『你在轉什麼念頭？那麼說，這些教堂是做什麼的，還有這些牧師，這些僧侶？如果我報告警察說你誘引我摒棄信仰，看你怎麼辦？』」

「於是他怕起來，說道，『原諒我，我想……』」

「『道理就在這裏呀，』我辯解着，『你在想着你不應該想的事。你的那些思想對我沒有用處。』」

「他像一個球似地滾出我的房子去。不久以後他自殺了。」

「我不喜歡柴姆斯特佛那地方的人——他們都是些虛偽的人。他們榨取農民；他們就是以此爲生。沒有別的法法躲得開這些有學問的人，因此把他們都擺到柴姆斯特佛。『你們計算吧，』人家對他們這樣講！於是從此以後他們便總在計算！一個人無論做什麼工作都是一樣，只要他得到好好的報酬……」

鐘錶匠柯爾卓夫，渾名「尖跳蚤」，是一個矮小、胳膊很長、渾身多毛的人，一個愛國主義者，一個美的愛好者。

「任何地方的星星都不如俄羅斯的星星，」他說，同時睜着他那扁得像扣子似的圓眼睛。「俄國的馬鈴薯，至少講到滋味，也是世界最美的。俄國的手風琴也是世界最好的。俄國的鎖也同樣。我們製造的許許多多的東西在美國都可以使他們吃驚。」

他寫詩，每逢喝醉了酒，便親自朗誦。他的詩有點離奇古怪——至少看樣子是如此——他比旁的詩都更常唱的一篇是這樣的：

一個藍色的小鳥兒，一隻山雀，

在我的窗下歌唱；

牠會留下一個小蛋。

過了明天

我將偷掉那個小蛋，

把它擺在貓頭鷹的窩裏。

至於我的這個大胆的頭

以後會遇到什麼事我決不在乎。

啊，爲什麼我要每天夢想——

我的頭顱將被貓頭鷹啄穿？

如那夜間的小鳥兒，

孤獨地生活在森林裏！

柯爾卓夫發出粗壯歡快的調子唱這篇詩。他的腦殼是滾圓的，全部禿光光的，只有

後腦上沿着耳後根，有顏色發鏽的一圈捲髮。雖然市郊是淒迷而荒涼，到處都是墳堆，溝渠相連，醜惡得厭人，他却喜歡瞻望這些風景。這位鐘錶匠站在污斑的水邊，毛氈工廠的髒水唧筒不斷在注入污水，發散着臭氣，而他却熱烈而有節奏地喊道：

「多麼光榮啊！你說這是精緻的美？寬、大、平。隨你喜歡到哪裏就可以到哪裏。我是瘋狂地喜愛它，我們的這個美麗的鄉村。」

他的房屋的院子是齷齪的，濃密地生着雜草和蕁麻，亂糟糟地和一些舊木頭及鐵塊堆在一起。正中央有一支舊沙發擺在那裏任其腐朽，座墊上已經突出了一叢叢的馬鬃。房間裏滿屋灰塵，令人不舒服——什麼東西都堆在牆邊；鐘錶的練條上，沒有錘，繫着一根舊鉛管。

牆角裏，柯爾卓夫病倒的妻，呻吟怨訴着，同時院子裏她的姊姊默默地翹着腳走來走去；這位姊姊是一位老處女，又瘦又黃，牙齒突出來；腳上穿着一雙男人的拖鞋；她的上衣的後背一直吊到膝部，露出來的腿現出一環一環的青筋。

柯爾卓夫發明了一把鎖，可以裝進三粒鎗彈，鑰匙一放進去就會發射。它有十二磅重，看起來像是一個長方匣子。我對柯爾卓夫說，我想那會射到天空上去的，而射不到

那個開鎖的人。

「不，它會一直射到你的面孔！」那個發明人驕傲地對我保證。

凡是喜歡怪人的，都喜歡他。也許因為他賭牌的運氣很壞，人家容易贏他的錢，所以城裏人對他很满意。他喜歡鞭答小孩子——據說他自己的兒子就是被他打死的——但是他的朋友們却把他當作一個專家，每逢捉到孩子們偷他們的菓樹園，便請他來施刑。

細長的雅柯夫·泰斯尼柯夫，陰鬱的面孔很大，長而狹的一縷鬚髭，兩隻手搭在背後，安閒地在城裏走來走去。他的頭髮沒有梳，衣服破爛，那件外衣像是和尚的袈裟；一頂學生小帽頂在他的灰而粗的捲髮的頭上。他的兩隻水泡泡的大眼睛，努力着張大來，像是一個人同睡眠掙扎，他似乎確也沒有睡眠。他不斷地在打呵欠，他望過人們的頭頂，眼光茫然地像是在問他們：

「喔，事情進行得怎麼樣啦？」

很顯然那答案對於他是沒有什麼興趣的；而且，他早已全都知道了：

「是的——是的。還好。我們正在進行。」

他有一個名聲，說他很喜歡女人，而且極爲淫蕩。柯爾卓夫很驕傲地告訴我說：「多年以前，他和一墨西哥女人同居過。當然，現在他也並不輕蔑莫斯科的女人。」

有人說，泰斯尼柯夫是某一個偉大人物——一個主教或是一個將軍——的私生子。他領有幾畝地的果樹園和牧場，但是他把它們交給同村的人管理，而他孤獨地生活在我的隣人的一層房子裏，我的隣人是一個倉庫的書記，一個病人。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花園裏菩提樹下的草地上滾來滾去，喝着冰啤酒，打着呵欠，咆哮不停。

那個書記，一個瘦瘠、陰沉而可親的矮子，戴着眼鏡，走到他的面前說道：

「喔，雅柯夫，近來好吧？」

「我厭倦了，」泰斯尼柯夫說。「我一向都在疑問我將怎樣消磨這時間。」

「你開始要作什麼事有點太遲了。」

「是——是的。我想你的話是對的……」

「你要作事有點太老了……」

「是——是的……」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於是泰斯尼柯夫慢慢地噤咕着：

「日子過得真悶。倘使來一次轉變，專心信仰上帝怎麼樣？」

那個書記表示贊成了。

「這意見很好。你可以常常到教堂裏去。」

泰斯尼柯夫吼了一聲，打了一個呵欠，最後說道：

「是的……就是這樣子。」

齊敏是一個店員和教會裏的庶務，一個狡猾的傢伙，有一天對我說道：

「人們都爲了他們的頭腦而受苦。世界上的一切麻煩，原因都在於頭腦。我們沒有留下一點點的單純——我們把它整個地失掉了。我們的心地都還很誠實——但我們的頭腦是一個騙子！」

我坐在那裏吸着熱風，心裏想着我在上面記述的那些言談、動作、以及那些人們的

面孔，這期間我一直地望着那籠罩在乳白色熱霧裏的城市。這個城市根本爲什麼要存在呢？——更不用說其中住居的人民。

就是在這種地方萊歐·托爾斯泰第一次經驗到人生的恐怖，所謂「亞扎瑪斯」的摩爾多維亞人的恐怖；但我們能說這個城市自從恐怖者伊凡的時代一直存續到如今就是爲的這個嗎？我想再沒有別的國度，其人民如在俄羅斯的人民，尤其俄羅斯鄉下的人民，那麼健談，其思想又是那麼不連貫而無收穫。

亞扎瑪斯的思想是出人意表的，使人想到那被玩皮的村童折磨的鳥兒，牠們時常望見如空氣般透明的玻璃，閃出不可穿透的幻景，便想衝破玻璃，冒然飛進黑屋子裏。他們是些無生產力的「藍色」思想。

我全心注視這個城市的居民，第一使我驚異的，就是他們在一種恍惚的境界裏生活，而純粹因爲這樣生活的結果，他們的生活是醜惡的、愚鈍的、苛刻的、犯罪的。他們是有天賦的人民——但只能作出些古離古怪的事。

從小河方面傳來一陣飛濺的水聲——城裏的孩子們走去洗澡了。但在今天城裏的孩子們並不多的——大部份的孩子們都已到森林、原野、和山谷裏去，因爲那些地方更涼

爽。花園裏升起一縷清爽的藍煙：家主婦們已經午睡醒來，正放上壺燒茶。

一個小女兒的柔弱的聲音痛心地呼叫着：

「媽咪呀，天哪，不要打我的胃……」那哭聲似乎要沉落到地底下了。

敲打越來越令人氣悶了。太陽像是靜止了，大地呼吸出乾燥、灰塵的濁氣。天空彷彿變得更加溶化——這種沉悶溶化的色澤使人暴躁，而又令人滿懷的不安。這裏的天空確實和任何別的地方都不同嗎？那必定是一個特殊的天空，一個有地方性的天空，一個堅固的平板的天空，是爲生活在這個奇異的城市裏人民的沉重氣息所創造出來的。

遠方的黯藍色消失了，染上烏煙玻璃的色彩，越來越濃，越來越迫近城市，有如一道透明而又不可穿透的牆壁。蒼蠅像黑色的斑點倉皇地飛過去，又使人想到那穿不過的玻璃。這時間，悶熱的沈默越來越濃，越來越重了。

在這種半睡眠的沈默中，一個婦人的倦呆的聲音像唱歌似地響着：

「泰茜雅——在穿衣服吧？」

於是一種很近似的聲音，只是聲調比較低些，無精打彩地答道：

「穿衣服——是的。」

一陣沉默。於是又聽見：

「泰茜雅——你是在穿那件藍衣服嗎？」

「是——是的……那件藍色的……」

四 形形色色的流浪人

在「醫生」雜誌中，刊有發自烏萊狄佛斯託克之如下的廣告

「我們不勝惋惜宣告 A·P·劉敏斯基醫生的逝世，他作為一個流浪人生活了許多年。這個不幸的人，在他疾病之間，送到市立醫院去，但被拒絕接受，因為他有一筆舊債，從未償還。因此他被抬到警察所裏死掉。他死後，許多流浪人給他佈置了一次莊嚴的葬儀，有一個人當場發表了如下的致別辭：『你生存在我們之間，』他說：『為你自己的親屬所遺忘……我們一起犯罪，我們一起受難。現在，我們來到這里，抬你到你的墳墓——到我們大家都在憧憬的安息的地方。』……」

恰巧我曾經遇見過這個人兩次，第一次是在一八九一年，在拉巴河上的麥柯普城附近，第二次是十年以後在雅爾達。在拉巴河上流的大道上，一羣來自羅斯托夫的流浪人

正在作敲碎鋪路的石子的的工作。我在夜裏碰到他們，他們白日的工作已經結束，正在準備吃茶。一個生着灰色長鬍鬚的肥胖的流浪人，忙着在一堆小小的柴火上燒鍋；他的三個伙伴在路旁灌木叢中休息，同時在一堆石子上坐着一個人，他穿綿織品的輕飄的夏衣，戴一頂寬邊草帽，一雙白鞋。他手指間正夾着一根香煙，他用一根手杖彈着那稀薄的灰色的煙，他和他周圍的人談話，可是對他們的方向望也不望一眼。

「喔，有什麼麻煩嗎？」他問他身邊的一個青年。

落日的沉悶的紅色反光，顫動在拉巴河的藍色水面上。一陣蒸騰的煙霧從枯黃平禿的草原上昇起來；河流後方的大草堆像錦緞般閃着光；在霧濛濛的水平線上，紫金色的山丘與天空相接，在遙遠的某個地方，有一架打穀機有規律地響動着。

一個青年，面孔浮腫，一看就曉得他在害水腫病，他陰沉地答道：「請你不要故作驚人之談，先生，」他說。「我本人就是一個醫生呢。」

「是真的嗎？」

「是的，你們不大相信的。」

「是真的嗎？」另一個人反覆地說，揮起他的手杖繞着煙。其次他很有趣的樣子望

了我一眼。「可是青年人，你是什麼人？」他問道。

「就是一個青年人，」我答道，那個流浪人含笑表示贊成。

對方那突出的眼睛明亮得奇怪。露出譏諷的樣子微笑着，像是要黏住我的面孔似的。那種乾枯迫人的眼光，給人一種不愉快的癢癢的感覺，直到今天我都還能記得起來。他有一副精美、整潔、刮得乾乾淨淨的面孔。顯然他還沒有失掉他的自尊。當一個流浪人懶惰地滾轉着，掠過他的身邊，他便急忙抬起他的腿讓開了路，他那細白的手揚起手杖警告着。

他的手指上戴着「運命石」，用一個金圈鑲起來，這顆石的如虹的色彩，有點和他眼裏驕傲的閃光相近似。他用一種懶散而盛氣凌人的上低音繼續問着人們，他們是些什麼人，當他們不高興而陰沉地答覆他時，他却一點都不掃興，他的刺人的眼神看過這個面孔又看過那個，仍繼續着他的問題。

「如果每一個人，」他問道，「都像你們這樣不負責任地生活下去，那將會怎樣呢？」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那個醫生惱怒地噉咕着，同時在火旁邊的那個大鬍鬚的

人，發出低沉的聲音也來參加了。「你呢，」他問道，「你自己怎樣呢？」於是勝利地接着說道，「你看，沒有話說啦吧！」

非常突然地，以驚人的速度，南方的夜罩住了草原；一羣叢密的星星的閃光迸現出來；對面的河水像黑絨般顫動着，金黃的火花在各處飛舞。在這種嚴肅悲悽的沉默中，煙草的辛辣的氣味，說不出來理由，似乎更可捉摸了。人們從他們的糧袋裏取出火腿麵包開始用餐，同時那個紳士，用手杖敲着他的鞋子，繼續不斷地問下去：

「喔，」他問道，「如果一個人把他同生命的每一連鎖都切斷了，那將怎樣呢？」

「什麼都不怎樣，」那個灰頭髮的人陰沉地答道。

從河對面的一個地方傳來一輛車子沉悶的咯吱咯吱的聲響，還有金翅雀的呼哨。火焰已經熄滅了，紫紅色的小火花在黑暗中飛舞，發煙的燒焦的木塊，無聲地鬆散開來。

「阿卡地·彼得洛維奇！」從遠方傳來一個婦人的響亮的聲音。

那個戴着戒指的人立刻站起身來，用手杖彈掉他膝上的灰塵，說了一聲“*Au revoir*”（再見！）便沿着河岸消失在黑暗中。旁的人們望着他默默地走去了。

「那個人是誰？」我問道，於是他們異口同聲地答覆了。

「只有鬼曉得。」「我們聽說，他是生活在此地的哥薩克人的村莊裏。」「他說他是一個醫生。」

他們故意把話說得很響，像是要那個人曉得他們是在談他。那個面部潰腫，身材消瘦，紅頭髮的小流浪人，在地上伸開他的身體，面對着天空。「你對着一顆星啐唾沫是啐不到它的，」他囁囁着。

「孩子們，我們頂好還是探尋我們到土耳其去的路吧，」那個醫學學生陰沉地叨唸着。「土耳其人是一種良好的人民。在此地的生活我已經厭透了。」

許多年以後，有一天，在雅爾達，在我們平常會面的地方——城裏的公園，因為沒有找到得米特里·那其索維奇·馬敏·西比列亞克，我便到他的宿舍去找他。我一走進屋裏，就面對面碰到那一雙突出的眼睛，那明亮的閃光立即叫我想起了在拉巴河的那一夜——那些流浪人以及那個穿着輕飄的夏裝的醫生。

「我來替你們介紹，」得米特里·那其索維奇說，他的短粗的手對他的客人指點着。「這里是你的一個中毒的好標本。」

那個客人抬起他的頭來，可是又低下去，下頷擱在桌邊上，因此看起來像是等着殺頭的樣子。他的坐像是縮成一團的，他的椅子盡可能遠遠地從桌子邊上推開，他的雙手藏在桌布下面。禿頭的兩邊，縷縷的灰髮，像犄角般刺目地支撐着，露出來兩個小耳朵。兩隻耳垂，輪廓很清楚，像是腫脹的樣子。他的下頷剃得很潔淨，但是一撮灰色鬍鬚從他的鼻孔下面突出來，給了他一種軍人氣派。他穿着一件藍色衣衫。他的衣領，破爛而沒有繫鈕扣，把頸頸上醜地方和右肩的筋骨裸露出來，他的坐像，宛如要跳過桌子去。他的兩條光腿，穿着韃靼人的拖鞋，從椅子底下探露出來。他好奇地望着我，以那種我所熟識的懶散的上低音在談話

「有一種菌子，」他說，「拉丁語名叫 *Merulius lacrimans* ——意思就是『會哭的』——它有從空氣裏吸收濕氣的驚人的力量。一棵樹若受了它的攻擊，便以可怕的速度腐爛了；如果新建房屋的一根樑柱，被它傳染上，便開始朽壞。」

那個醫生揚起他的頭，開始啜着啤酒。他的突出的瞳仁，和他的雙頰一樣，遮着黑壓壓的嫩毛，他喝酒時那瞳仁就動來動去。馬敏，已經有點喝醉了，很細心地聽他說話，轉動着他的大眼睛，對着一個小煙斗噴着氣，他拿着那煙斗差不多緊緊貼着他那亞美

尼亞人的鼻子。他時時搖頭，打噴嚏，他的又粗又圓的身體越來越深陷在他的大圍椅裏。

「這傢伙好大半天都在說謊，」他說，這時他的客人開始飲酒。

後者喝乾了他的杯子，又倒了一杯，伸出舌頭來舐那黏着泡沫的鬍鬚，於是繼續談話了。

「喔，」他接着說，「我想說的是，俄國文學極像那種菌子。它從人生裏吸收潮濕，污穢，厭惡，於是不可避免地要用它的壞疽來感染每一個和他接觸的健康的身體。」

「喔，你的意思怎麼樣？」馬敏說，用他的肘觸着我。

「文學正是像那種蔓延的菌子令人不快而是壞疽病的，」他的客人固執地說，絕不動搖。

馬敏開始激烈地責罵這位惡意的批評家。他捉起一個空瓶子來，往桌子上一拍，我怕他或許會打中了他的客人的禿腦袋，便提議我們一同出外去散步；這時，他的客人却站起身來，打了一個無禮貌的、並依我看來是假裝出來的呵欠。

「我要出去散散步，」他含笑說道，拿出一個受過訓練的競走者的輕逸迅速的脚步

走去了。

得米特里·那其索維奇告訴我說，那個人以大言不慚的談話誘引了他的注意之後，便釘牢了他一直到了他的住所。兩天以來，那個人關於文學說出各種各樣的壞話，使他生氣。

「我簡直脫不開他，」他說；「這個人像是一個水蛭，而我又不忍把他趕走。實在講，他是一個受過相當教養的流氓。他的名字叫阿卡地·劉敏斯基醫生，又叫劉敏，這個名字的來源大概就是『龍卡』（酒杯）。他是一個聰明的惡鬼，什麼壞事都作！他喝酒像一個駱駝，從沒有醉過！昨天他同我喝了一整天。他告訴我他是來找他女人的，而據他說，他女人是一個有名的戲子……」馬敏提出一個名字來，那在當時確實很有名望。「眼前她確實在此地，但我敢斷言那傢伙是在說謊！」

他的兩隻眼睛兇猛地滾轉着，他開始調笑我。

「這個正是你的材料，」他露齒笑着。「這個正是你的作品的人物。多麼可取的一個人物！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說謊家！失敗者大體都是一些說謊者！悲觀主義的本身就是

一種說謊，因為那就是失敗者的哲學……」

兩天之後，深夜間我在達爾散山間遊蕩時，我又遇到了這位醫生。他正坐在地上，兩條腿張開着，他的面前擺着一瓶葡萄酒，一張紙上放着三明治、胡瓜和香腸。我站住腳，揚揚帽子。他的頭急忙向前一衝，望着我，作個手勢招呼我，發出很尖銳的呼聲。

「啊，原來就是你！你願意陪我一會兒嗎？過來坐下！」

我遵命坐下，他把酒瓶遞給我，用他那種灼灼的眼光估量着我。

「你必得對着瓶子喝，」他說；「沒有杯子。說來很奇怪，我覺得好像在我孩童時候曾經遇見過你。」

「不是在你的孩童時代。」

「當然不是的。我一定要比你年長廿多歲。但是我把我卅歲以前的年月整個都算作我的童年，而那整個的時期正是我所謂文化生活。」

他的美妙的上低音歡快地響亮着，言辭從他的舌上輕逸地流轉出來。他穿着軍服上衣，是麻製品厚厚的，土耳其式的褲子，又寬又大，還有他腳上穿的鞋子，都表明他是過着富裕的生活。我提醒他，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什麼地方；他很仔細地靜聽我說話，拿一根細草枝剔着牙齒。

「是這樣嗎？」他以他那老樣子說道。「目前你在做什麼？你是一個文學家嗎？真的？你的名字叫什麼？從沒有聽見過。這不算稀奇，因為關於現代文學我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前天，在西比利亞克家裏，你會聽見我關於文學的意見。順便說來，他不是像螃蟹一樣地橫行霸道嗎？文學——特別是俄國式的——對於大多數人民是一種壞疽的有毒的東西，至少連你也不例外，那是一種瘋狂。」

就用這種調子，但是全然心平氣和而且顯然很愉快地，他繼續談了很久。至於我，耐心地聽他講，從沒有打斷他的話。

「你不反駁我嗎？」他說。

「不。」

「那麼你同意嗎？」

「不，當然不。」

「啊，原來你認為是不值得反駁的。是不是這樣？」

「不，也不是的。但是我把文學的尊嚴看得太高，不願同你來辯論它。」

「噢，你的理由原來是這樣，是吧？那很好……」

他的頭揚向後方，合上他的眼睛，他首先對着瓶口吸着酒，然後把它喝光，啄磨着唇。

「那很好，」他反覆地說。「這是一個真正教徒的說話。只有鐵場成爲鐵匠的教堂，船成爲水手的教堂，化驗室成爲化學家的教堂，那時一個人才能夠生活而不用他的惡害、他的胡思亂想、他的習慣來妨害旁的人。安分守己的生活就是像一個盲人的生活，除非你要看什麼或是有所希求時，你便什麼都看不見也沒有什麼慾念。一個人能把自己藏在一個齊整的牆角裏，只要一間小小的黑暗的寢室，那就是極近於幸福了。你曾經讀過夏多布利安的『從墳墓彼方的書簡』嗎？他在那些信裏說：『幸福是一個荒涼的島，其中只住着我幻想的動物。』」

他的說話有如一一個剛從孤獨的監禁解放出來的人，彷彿努力證明他還沒有忘記了言語的使用。

從鄰近的城裏，傳來鋼琴聲和馬蹄踏在碼頭的鋪道上的聲響；空虛漆黑的一團浮泛在都市上空；遙遠的地方，一隻輪船的閃光，像金黃的殼虫般在黑夜裏穿梭，令人感覺着那深淵的海。那個人凝望着空間，他的眼睛使我想起在拉巴河岸上他的戒指裏那麼美

麗地閃光的蛋白石。

「幸福——就是一個人成功地發見了他自己的自我而且滿意那種發見，」他聲音低低地繼續着說。

他的香煙的火光突然一閃，照耀出那個細長的鼻子，直硬的鬍鬚，黑暗的下頷。

「一個豬，一隻狗，或任何動物都自然地會有自我的愛——那是一種本能，一個人必定只愛他替自己所創造的東西。」

「可是你愛什麼呢？」我問他。

「明天，」他很快地答道——「我自己的明天，只有那個。我有一種幸運，就是從不曉得將來怎樣。至於你，情形是不同的：明天早晨起身你將開始寫作或是作別的必要作的事；然後你要去看那隻肥螃蟹——馬敏，或你別的朋友們。此外，你還要想想你的服裝。反之，我不曉得明天我要吃什麼東西，要做什麼事，也不曉得我將和什麼人談話。也許你以為你是同一個醉漢、一個荒唐鬼、一個爲世遺棄的人在說話吧。如果你這樣想，你便錯誤了。我厭惡酒精，只喝很好的葡萄酒，很少時候也喝啤酒。被排斥地不是我，而是我排斥旁人。」

他說話具有那麼的熱情，我不能懷疑他的真誠。

當我要他告訴我爲什麼他排斥一個受教育的人的平常生活，這時他在我的膝上拍了一下。「你是在尋『開心』啊，」他笑了一聲叫道。於是，他完全心甘情願，有點驕傲地，一字一句都在自嘆自賞，開始講起他的一生的故事，那故事的的確確是和大多數的自傳一樣地真實。

「我的有計算的生活，」他開始說道，「一開頭就犯了一種錯誤：我迷住了自然科學，生物學，心理學，以及一切關於人的問題的科學。自然的，這種迷戀叫我在大學校裏選了醫學課程。就在入學的第一年，我在解剖一個屍體時，我開始思考人的劣等。就是針對着我自己，我感到某一種殘酷的譏諷，同時對於一般的人，尤其是對我自己，感到一種厭忌，因爲一個人的生命，結局就是變成一個死屍。」

「我本應當放棄了這種醜惡的職業，但我是固執的，要克服我自己。你曾經試驗過要克服你自己嗎？這事情之不可能，正如把你自己的頭切掉而要把你隣人的頭換上來一樣；這種事情的不可能，倒不僅僅因爲你的隣人不會答應這樣的一種交換。」

他對於他自己的這段笑話很覺得高興，頗有滋味地在笑着。其次，合上兩眼，在清

新的海風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海上傳來多麼奇異的一種氣味！……喔，繼續講我的故事吧；我思索靈魂究竟在什麼地方，像什麼樣子，還有理性是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於是不久——很快地——我就明白了，理性是屬於惡魔的一隻半盲的狗，那要看身體的狀態如何而定；每逢我牙痛、頭痛或是肝臟不良，那時世界是特別地討厭。所有的思考都是一種官能作用，只有想像是獨立的。有一個英國主教對於這種道理懂得的很清楚，但是老天在上，不要認為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的確不是任何類的『主義者』。我同每一類的哲學猛烈地鬥爭着，雖然——雖然我明瞭，當然的，哲學是頭腦中不可救藥的疾病。」

「明白地說吧：我這個人，對於這一切的無聊——既欺騙旁人也欺騙自己——決不太認真的，這種無聊被稱為文化，也就是一切外部的和內部的偽裝或鑲金，叫人們更深更深地陷入於無用的勞力的渾沌裏。但是你，最可能是一切文化的讚美者吧？我不想得罪你。」

「說下去。我不生你的氣的。我想探明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真地這樣嗎？喔，那麼……」

這個人挑選了約一百個上下的聰明的辭語，便毀壞了一切的文化，將它擊成粉碎。

他發出一種歡欣的兇蠻，有如一個學校的孩子讀過了書之後將書撕碎時的情形一樣。在暗夜的新鮮的空氣裏，他似乎是畏縮的樣子。他坐在那裏，柔弱無力，身姿縮縮，雙手插在衣袖裏，看樣子整像是一個剛剛成人的青年。在下方，在遙遠的霧間，天空裏懸掛着火花，東一羣西一團，向北方飄移，逐漸消失在夜的潮濕的黑暗裏。在許多家屋的窗口間，黃色的光線顫動着消失了，宛如那些家屋一個一個地被投進海的黑暗裏。

「當年我是漂亮而聰明，」他繼續說道。「我的談話是有趣的，女人們都喜歡我。我三十歲的時候，同一個女人結了婚，她是一個女戲子，我和她結婚是有點勉強的。她愛我並不如旁的女人。在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感覺到：所謂劇院、樂隊、文學談話、政治問題的是與非——那一切都不是我所喜好的。當我看見過二十、三十、甚至也許有一百多人，被一種不可探知的理論所苦，被那最痛苦的痼疾——柴可夫斯基、奧斯特羅夫斯基、朶斯托也夫斯基、以及諸如此類——所毀滅，這時我便想起了一個冷血的、令人厭惡的老婦人，她名叫布琴娜，是一個醫院裏的看護，她有一種可惡的習慣；對病人或臨死的人有聲有色地講述『處女的夢』來安慰他們。」

「在文化的環境裏，我覺得自己有點像是一個衣料店的伙計跑到女帽店裏去了；對於我個人，沒有一篇文章是有用處的；然而我却仍舊拿這些東西來麻煩自己，甚至想操縱和讚美它們，好像是一件公式的事情似的。人生是戰鬥，但是你不能用公式當作掩蓋來遮隱一個人之中的獸性。」

「我的身姿挺秀，從不想用吊帶，因為我的褲子不用吊帶也是筆挺的。但是我的女人老是我用吊帶，就因為別人都在用！於是——這種事你自己是可以想像的吧？——關於吊帶、領帶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我的女人同我時常爭吵，吵到不堪收拾的地步！我認為她的爭吵純粹由於職業的關係，完全拿這當作演劇的練習。她會對我說道：『啊，阿卡地，虛無主義是早已不時髦了。』她不是一個愚蠢的婦人，她時常被稱為一個有天賦的女戲子。」

醫生說着笑了——由我看來那笑聲並不歡快。其次，他坐立不安的樣子說道：「我看就要落雨了，討厭！」

他從他的褲子口袋裏掏出一頂克里米亞式的絨帽子，把它拉直，戴在禿頭頂上。「這故事的後段，」他繼續說道，「講來是太長了；而且談起來令人厭煩。這事的道理

很簡單：如果我命定要死亡的，那麼我就有權利隨心所欲地生活。如果我也必得服從一般死亡的基本法則，那麼人的法律對於我便毫無用處。

「你在庫般初次遇見我的時候，我剛剛明白了這個道理。但是，當然的，正如羅馬人所說，這種思想是來自『事後』；羅馬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因為一切的感傷，一切的人道，以及諸如此類，他們是本質地絕對地厭惡。思想總是來自事實之後；我們有一種壞習慣，總是叫思想設法解說，設法為我們自己辯解。為什麼，我並不曉得。是的，說得明白一點，我所以從這一切之中逃出來，就只因爲我要這樣作，而事後就來了解釋。

「我們生活裏無數的義務、責任、以及其他可笑的事情，叫人覺得醜惡。我對我自己說，我再也不要這些滑稽事了，於是我對一切的文化鞠躬告別。

「從那一天起至今已十年。我生活在一種極有趣味的方式裏，完全自主地，而且希望以同樣的方式，再多活十年。現在，謝謝你陪我一場，再見吧，直到我們相會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裏！」

「你的意思是說在哪個世界呢？」

「啊，在此地，當然是在人世上，但要在我的生活的那個世界裏。我希望你由飲酒而養成一種情況，帶你走上正路——脫離開那一切的垃圾！」

他對着摩德琴諾夫公園的方向急急忙忙地走下小山。他離開後不久，便落下一陣暴雨，雨點如玻璃珠，澆得下面的草瑟瑟作響……

我在酒館、市場、宿舍、港口幾個地方消磨了兩天，尋找這個人，但是沒有找到。我很想再聽聽他的辯論。

馬敏·西比列亞克關於他同這位流浪人醫師和他的有名的女戲子的妻的會面，寫了一篇小說。我不記得那篇小說的題名了。但是他把那個流浪人表現成一個不幸的、可憐的小醉漢，而劉敏斯基醫生那一天很費了些精神對我赤裸裸表現出來的，是和小說中的人一點都不相像的。

這一種典型的人，這種人用他們自己的言語來說，審慎地脫離開「通常的」生活狀態，在俄羅斯必定是有很多的。下面也是「新烏萊米亞」掲載的一段，記述一個和劉敏斯基醫生顯然是同類的人：——

一個特別的流浪人

「一種特別的流浪人，一個名叫G的人，他約有五十歲的年紀，在一次警察的圍攻中被捕了，」瓦爾沙夫斯基報上通信寫道。「他的口供都很整齊有次序，但是他說不出他的住址來。進一步的審問發覺了他是一個有財富的人，貪喜奇怪的經驗。他對於無家可歸的流浪人的生活方式，深深地感到興趣，於是在他的妻子死後，把他的女兒按置在一家寄宿的學校裏，自己便變成專門的流浪人，每逢夜間他躲進磚窰的爐竈裏或是那一類的地方。只有到了冬天，在風霜之夜，他才回到華爾沙，在旅館裏等待春天的降臨。及至他同一羣流浪人被警察捉到之後，G答應改變他的生活方式，不過他却說，『我不能保證。』……」

一八九〇年之後，凡是我看到的一切報紙上這一類的報導，我經常在蒐集。我集了總共有三十多篇，可是一九〇五年，在一次搜查之間，我保存這些稿子的那包文件被拿

走了，其後便遺失在彼得格勒的警察所裏。

我一生之中曾經遇見過許多這類的人，在我的記憶裏留下最生動的印象的一個流浪人，就是『巴施卡』，我認識這個人是在貝斯蘭——彼得羅夫斯基鐵路建築時期。在一道狹窄的山窩裏，許多擾攘的工人羣之間，我遇見了他，而他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正坐在照着太陽的山谷的邊端上，那裏有炸藥炸落的一堆散亂的石塊。在他的腳下，有一堆喧囂的人羣正在爆炸和連負沉重的石塊。因為我把他看作「頭目」，就走向他的身邊去，問他是否有點工作給我？他發出刺耳的細噪答道：

「我不是一個白癡——我不工作。」

我聽見這樣的話，並非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並不驚奇。

「那麼你在這裏做什麼呢？」我問道。

「你不看得明明白白的嗎——坐着吸煙，」他答道，微笑時露出了他的牙齒。

他穿着肥大的衣服，戴着一頂破邊的西瓜帽，樣子活像一隻蝙蝠。他的聳立的小耳朵，像是在傾聽某一種不可感觸的聲音。他有一張像蛙似的大嘴，他微笑時，下唇平扁地下垂着，露出一排密密的小牙齒，顯得他的微笑特別地殘忍。他那雙眼睛是驚人的，

眼瞳黑而圓，宛如鼻鳥的眼睛，形成一道細小的金光，週圍是眼白。他的面孔如一個和尚的那麼光澤，他細長鼻子的鼻孔扁扁的很醜。他的手指如一個音樂家的那麼細，手指間挾着香煙。他把香煙以迅速的手勢塞進嘴裏，吐着煙，咳嗆着。

「你這樣的人吸煙是有害的，」我說。

他很快地答道：「至於講到你——一看就可以明白你是一個傻瓜……」

「謝謝你！」

「衷心承認吧。」

沉默了一會兒，這時他偷偷地望着我，然後，以更溫柔的聲調說道：

「走開吧，這裡沒有你的工作。」

在山谷對方的天空裏，風正在興起，吹集着雲彩，有如驅逐一羣綿羊。在太陽照耀的一面，秋天的焦黃的灌木，劇烈地顫動着，把枯葉震落下來。遠遠地傳來爆裂的聲響；羣山間轟響起回聲，其間滲雜着貨車的磷磷聲，還有鋼針在生礦上鑽洞的敲擊聲。

「我想你需要食物吧？」那駝背的矮子問我。「馬上就要響鈴吃飯了。有多少像你們這樣的人遊蕩在世界上啊！……」他口裏囁咕着，轉過臉去啣口唾沫。

一陣刺耳的哨聲響了。宛如一種金屬的合鳴響澈在天空裏，壓倒了其他一切的聲響。

「滾你的吧，」那個駝背的人說。他手脚一齊來，迅速地爬過許多石塊，施展出猴子般的敏捷，攀援着樹枝，一點聲息沒有就滾下了山坡，滾成凝縮的一團。

許多人在外面空地上，圍着一個鍋，坐在石頭或手推車上，吃一鍋熱熱的鹹羊肉粥。我們這一鍋，除我之外還有六個人。那個駝背的人行動有如一個長官；嗜嗜粥的滋味，皺起鼻頭，拿着調羹威嚇地對着一個戴女人草帽的老人的那一方向，憤怒地叫道：「鹽又放得太多了，你這個傻瓜！」

另外的五個人兇猛地咆哮着，一個又大又黑的農夫插嘴說道：「他應當挨一頓打！」

「你能夠做肉粥嗎？」那個駝背的人轉過身來對我說。「真的嗎？你不是說謊吧？讓他試一試，」他提議了，於是旁的人們立刻一致同意。

吃過飯之後，那個駝背的人消失在宿營的方向，同時那個老廚子把貯藏火腿、米麵、鹽等物的地方指點給我。他悄悄地警告我說道：「你別看錯了他。雖然他是一個殘

廢，他却仍然是一個紳士，而且也是一個地主。他當年是一個大人物。我敢對你保證，他是一個有頭腦的人！他對於我們像是一個標準的主人！替我們算賬或其他等等的事。嚴格嗎？我想他確是嚴格的。他是一個少有的人，的的確確的！」

一點鐘以後，工作又在山谷裏開始了，人們跑來跑去。我在小河邊洗鍋和調羹，堆起一個木頭架子，放上一個鍋燒水，同時開始剝番薯皮。

「你從前當過廚子，是吧？」那個駝背的人的刺耳的聲音在我背後響起來。他偷偷地走來站在我的背後，很注意地望着我操刀的手法。他站在那裏，樣子越發像似一個蝙蝠了。

「你沒有在警察局裏幹過事吧？」他問道，然後立即答覆了他自己的問題：「不會的，你的年紀還太輕。」

有如一個吸血鬼，他鼓起他外衣的雙翼，跳過一個石塊又一個石塊，急忙爬上小山。當他到達山頂，便坐下身來，拚命吸着香煙。

我燒飯的手段，博得了讚許，工人們稱讚過之後，便又在山谷間散開了。有三個人開始玩牌，另有五六個走到山谷的溪流裏洗冷水澡。在岩石和灌木叢間某一個地方，

有幾個人的聲音唱起一支哥薩克人的歌曲。在那一伙裏，連我自己和那個駝背的人算在內，一共有二十三個人。他們都很親熟地和他打招呼，對他含有一種敬意，我想，甚至含有一種相當的敬畏。

他默默地靠近火坐在一塊石頭上，用一根長棍子撥弄着火，慢慢地就有十來個人圍攏了來。一個黑頭髮的農民伏在他腳邊展開四肢躺下來，樣子如一隻大狗，同時一個細弱的、臉上沒有血色的青年，發出哀求的聲音噤咕了一些什麼。

「閉上嘴，你們這些人！」那個駝背的人說道。「不要亂糟糟的……」

於是那個駝背的人開始談話了，他的眼睛什麼人都不看。他的聲音洪亮而有自信：「我告訴你們是有運命，半運命，還有運氣……」

我驚愕地望了他一眼，他注意到這個，便嚴峻地望着我：「怎麼樣？」他問道。

所有的人都在注視我，像是期待着什麼似的。他們的眼光含有敵意的。不過，沉默了一會兒之後，那個駝背的人又繼續說話了，同時把他的外衣緊緊地裹起來

「運氣——」他說。「它們有如守護的天使，不過它們是惡魔王指定給人的。」

「可是——靈魂呢？」有一個人低低的聲音問道。

「靈魂是一隻鳥，惡魔王千方百計要捉它的——就是那麼一回事！」

他繼續對他們講着廢話，而且那是一種有害的廢話。他顯然曾經讀過波泰勃尼亞的論文「論運命及其同類的生物」，但那篇科學論文的嚴肅的一面，在他心裏已同神話及陰慘的幻想混同起來了。不久他也就把他言語的單純性失掉了，開始用一種精美的文藝的風格談起來。

「從它存在的最初的日子起，」他說道，「人類便爲那不可理解、不能克服的、神祕的力量所包圍。古代的希臘人……」

他的刺耳洪亮的聲音，那種言語的非凡的結合，也許還要加上他的妖氣的外表——這一切合起來在人們心上發生了非常的印象。他們默默靜聽着，凝望着這位大師的面孔有如禮拜者望着一個神像。那個駝背的人的如鳥似的眼睛，兇猛地閃灼着，他的扁平的嘴唇動來動去，像是在膨脹，像是越來越重越來越厚。由我看來，在他的陰慘的幻想裏似乎放着一種東西，那是他自己的信仰也是他所恐懼的。當他談話時，他的面孔浸在火焰的紫紅色的反光裏，變得更幽黯更陰鬱。

灰色停滯的雲在薄光中像是懸掛在山谷之上，木材的火焰，越來越濃也越變成紫紅

色；岩石像是在關張，山窩像是變得更狹窄了。在我的背後，溪流發生激盪的水聲，有什麼東西瑟瑟地響，宛如一隻刺蝟正在穿過乾枯葉子前進。

天完全黑暗時，工人們謹慎地四外望望，一個接着一個消失在宿營的方向。有一個人囁囁着，「科學就是這麼回事！」一個人的更低的聲音却答道：「那是惡魔的把戲：……」

那個駝背的人仍然留在火邊，用他的手杖突着薪火。一塊木頭的尖端燃起來時，他拿了起來，如火炬一般高高地舉到空中，他的鼻鳥的眼睛望着火焰的雨花，火焰迸裂時雨花飛舞在空間。其次他在空中舞着手杖，因此一道紫紅色的光圈環圍了他的身子。他戴的那頂破邊的帽子，叫人看來他的頭像是一個重鉛塊，硬插在他的寬大彎曲的肩膀上似的……

約有兩天我都在觀察他，想看明白他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他也在小心而懷疑地觀察我，盡可能地不對我招呼，粗暴地回答我的問話。晚飯後，坐在火邊，他對人們講些恐怖的故事。

「一個人的身體的構造，有如一塊浮石，或是一團海綿，或是一塊麵包——意思就

是，它是有氣孔的。血液在所有的毛孔裏流轉着。血是一種液體，有眼睛看不見的無數萬萬的塵粒在裏邊游泳，但是這些粒子是活的，有如小蚊子，只是還更小一些。」這時他把聲音提高到嘶叫的程度，接着說道：「就在那些塵粒之中惡魔生存着！」

我看得很清楚他的故事是使人害怕的。我想同他辯論，但當我對他提出問題時，他總是不答覆的，他的聽衆，用他們的肘和腿觸着我，吼叫道：「閉上嘴！……」

當一塊飛落的石頭打傷一個工人的面孔或是腿時，那個駝背的人嘴裏便唸着神祕的言辭，替人包紮傷口。有一個青年因爲牙痛，面孔腫脹起來，那個駝背的人便爬上小山，蒐集一些草根，放在茶壺裏煮，把那滾熱的棕色的黏汁做成一塊膏藥，在那個青年人身上畫過三次十字之後，嘴裏囁咕一些奇怪的經文頌辭。

「現在你已經完全好了，」他對那個青年人說。

雖然他很可以從他身邊的人們得來愉快，而我却從沒有看見他微笑過。他的面孔經常罩着一層疑慮愠怒的臉色，他的耳朵總是支楞着。每天早晨他會爬上山谷陽光的一面，像一個烏鴉般坐在岩石之間，吸着煙，望着下方忙碌的人民。時常會有一個人仰着臉對他叫道：「巴施卡！」這時他會滾下山坡，在那些散佈的漂石上跑着，其敏捷靈活

總是使人驚異。他會替人排解糾紛，同着會計爭辯，他的聲音雖然細小，人們工作的聲響却從來壓不下它。軍需官是一個胖子，生着一付士兵的冷面孔，會很尊敬地傾聽他說話。

「那一個人是誰？」有一次我問他，他正對着火燃煙斗。在他答話之前，他小心地向四外望望。

「只有鬼曉得，」他說。「一個魔術家或是那一類的。一種狠人……」

無論如何，我終於得到機會和那個駝背的人談過一次話。有一天，他關於惡魔與微菌，關於疾病與犯罪，照例講過了他的演說之後，就坐在火邊，這時旁的人們都已經散了，我便得到機會。

「你爲什麼要對人們講這些事情呢？」我問道。

他瞪了我一眼，皺起他的鼻子，皺得叫人看來比平常更尖了，並想拿那燃燒的棍子突我的腿，但是我把腿讓開了，對着他搖着我的拳頭。

「明天他們就會揍你一頓，」他很有把握地說。

「爲什麼呢？」

「你看吧，他們會揍你一頓的？」

他的奇怪的眼睛閃出憤怒的光，他的扁平的嘴唇落得更低，露出牙齒，同時他吼叫道：「你……鬼捉了你去！……」

「但是規規矩矩地說話，」我說。「你根本不相信這一切胡說八道，是不是？」

他沉默了很久，用他的手杖撥弄着薪火，於是在他的頭上揮舞手杖，因此那紫紅的光圈又旋轉起來，在他的周遭閃着光。

「你的意思是說我相信鬼嗎？」他出人意外地問道。「爲什麼我不應當相信鬼呢？」他的聲音聽來幾乎是愛撫的，但那是假裝的，其次他惡很地看了我一眼。

「他的的確確會命令他們打我一頓的，」我自己心裏尋思着。

然而，他却發出那同樣愛撫的聲音繼續談起來，他問我過去是做什麼的，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讀書，我正要到什麼地方去。不知不覺之間，他的態度就改變了。我想，從他的言語間，已經感覺到那種優越感，那種「大人先生」的屈就，那種高貴的人對卑賤的人的奇怪的冷淡。當我再度問他是否他相信鬼，這時他微笑了。

「喔，」他答道，「你也總有一些事情相信的吧，是不是。信上帝？信奇蹟？」其

次他的眼睛閃着光，接着說道：「也許你甚至相信進步？」

火焰給他黃色的雙頰添上一陣紅潮，在他的上唇上，他的稀疏的刮得短短的鬚髭，有如銀色的針般閃着光。

「你是一個理論家，」他繼續說道。「你在人民之間散播『永恆的、智慧的、善良的』〔註〕種子，不是嗎？」於是搖搖他的頭，接着說道，「你這個傻瓜，我一看見你就明白了。我曉得你的詭計……」

但他說這話時，他懷疑地向四週望了望，像有一種奇怪的不安捉住了他。

在燃燒的木塊的黃金色的火光裏，紫紅的火舌在舞蹈，藍色的花開放了。一層發光的拱頂懸掛在火焰上方的黑暗中。我們像是坐在光輝的寺堂裏，四週爲黑暗包裹着壓迫着。秋夜的死寂的沉默瀰漫在氛圍裏，在暗淡的光裏，人們會把那一塊塊的岩石，看做那凍成硬塊的一段段的霧了。

「在火上再加些木材。」

〔註〕 見涅克拉梭夫的詩歌。

我抓了一把枯枝放在灰燼上。濃厚的煙彌漫了我們上方的拱頂，同時四周的空間變得更黑暗更狹窄了。咯咯作響的黃色的蛇在枯枝間開始盤旋爬行，於是突然間，一道猛烈的火光，驅散開夜的黑暗。同時那個駝背的人發出響亮的聲音。他最初的幾句話，幾乎聽不見，沒有傳到我的耳裏便消失在空間；因為他說話聲音很低，宛如他正要熟睡了。

「是的，是的，這不是說笑話……它們正和人一樣地真實，螻蛄，黴菌。鬼或許有不同的形式，而且捉住了……」

「你認真地這麼說嗎？」

他沒有答語，只是搖搖頭，好像用他的前額在碰着一件看不見的東西，雖然沒有聲音，却是堅固的。他一邊望着火，以低低的聲音繼續說道：

「例如，就有紫色的鬼；它們是無形的，像軟體動物一樣；它們像小蝸牛一樣，行動緩慢，而且它們是透明的。有很多的它們合在一起的時候，它們的膠質的原質使人想到一片雲。它們是無數萬無數萬的。它們的工作就是繁殖厭倦。它們發出一種酸氣，叫靈魂增加陰暗與疲倦。人的一切欲望是與它們敵對的，一切的欲望……」

他是說笑話嗎？——我心裏尋思。如果他是在說笑話，他的笑話真是妙得驚人，有如最妙的藝術家。他的眼睛閃着妖光，他的骨瘦的面孔越來越尖峭了。他用手杖的一端撥弄着薪火，輕輕敲着打斷灰燼，使它們變成火花的灰屑。

「荷蘭的鬼是赭色的小東西，像球一樣地圓而發光。它們的頭全是雞皮疙瘩，如有許多粒的胡椒湊成的，它們的腳掌長而薄，像線一樣，它們的腳指有薄膜連結着，每一個指尖形成紫紅的鉤子。它們拿奇怪的欲望感印人；在它們的影響之下，一個人會對一個政治家說，『你這個傻瓜！』會對自己的女兒加以強暴，會在教堂裏燃起一支香煙。它們是屬於無根據的瘋狂之類的鬼……」

「多變的鬼有如渾沌的一團曲線；它們變幻無常，自由由地在空氣裏行動着，形成奇異的形姿，而立即又把它毀壞。它們的目的，就是阻礙人行的路，無論那個人想要到哪里去……或是應當到哪里去……」

「牧士鬼，它們的形姿叫人想起破頭的鐵釘子，它們頭戴黑帽子，面孔是綠色的，身上發散雲霧的燐火的光。走起路來一跳一跳的，像棋盤上的騎士。它們在一個人的頭腦裏，燃起瘋狂的藍色的火焰。它們是酒徒的朋友。」

那個駝背的人的聲音，繼續下沉，宛如在背誦教課書。我熱心地聽他講述，心裏奇怪是否那就是一個騙子的信口雌黃，或是一個瘋人的狂言？

「鳴鐘的鬼是極其怕人的。它們生有翅膀——它們是在鬼的全世界裏唯一生有翅膀的生物。它們引人淫蕩。它們像麻雀似地飛舞，可以穿透過一個人的身子，用欲望來燃燒來折磨他。它們大概是生活在教堂塔頂上，因為它們在鐘響時迫害人最厲害。」

「但是在全部之中最怕人的是月夜的鬼。它們像是肥皂泡，在那泡沫上老是那一個面孔出現了又消失了，從無間斷；那面孔是藍色的、透明的、憂愁的，面上沒有眉毛而是一個問話號，圓眼睛沒有眼瞳。它們的行動，只是垂直線的，上來下去，上來下去，用那永恆孤獨的思想來穿透一個人。它們不斷地對人耳語。於是那個人在世上便自言自語地說，我在人世間只是生活在孤獨的徵候裏。在我死後完全的孤獨將會來臨，那時我的精靈將會飛進無底的空間，於是在那裏，動也不動被鎖在一個地方，眼前除去空虛以外什麼都看不見，回憶着我在人世上最乏味的瑣瑣碎碎。就只那一個回憶要經過無數年：生活在過去的悲哀愚蠢的回憶裏。其次沈默。其次空虛……」

他把手杖放在薪火裏動也不動，尖端慢慢地燃燒起來，順着手杖燒向他的手邊。火

燙了他的手時，他驚動了，揮起手杖，震落火花，在石頭上磨擦掉手杖上發煙的一端。手杖已經發出了濃濃的煙。於是他開始敲碎手杖的灰煙，打斷成碎片，揚起了火花飛向空中。可是他却保持着非常的沈默。

一分鐘過去了，兩分鐘，三分鐘。那是全然的妖氣氣氛。

「你認真地相信……」我最後問他。

他不讓我說完我的話，但是發出尖銳的聲音吼叫道，「滾開！」同時他拿着那發煙的手杖對我威脅。「明天他們會打你一頓的，」他說，「你看着吧。」

我不希望他的威嚇變成了真的事實，但我却認為那事大概不可避免。於是當那個駝背的人進了宿營裏睡覺時，我就離開了那個地方，走向到烏拉狄高加索的路上去。

五 女巫

在古老的小屋外面，一張泥凳子上，坐着一個又乾又小的老人——老莫其夫。他正解開了他的襯衣，在六月太陽的光線裏，曬着他消損的身體，同時用他多節的手指修補一個曳網。這老人皮膚下的鎖骨，可憐地突出着，他的肋骨疲倦地起伏着。當天是輝耀的日子；太陽發揮着它的威力；菩提樹正在開花，發散出鮮美的香氣；微弱的樂音漂浮在溫暖的空氣裏；蜂的嗡嗡聲，在割草的時候，像是拿出異常的精力固執地歌噪着。

「一個過路的陌生人告訴我，」莫其夫粗聲地自言自語，「人的生活是一種幸福——不僅主人的生活，我們每一個農民的生活也是一種幸福與一種光榮。可是在此地，我們若說一個人是『標準的幸福』，我們的意思大概就是說那個人有點狂妄、怪張、惡毒。我們全都有我們自己做事的路道。」

他有半個鐘頭在練習演講的技術，他的粗啞的哼啞聲，和蜂的嗡嗡聲，麻雀的吱吱聲，看不見的百靈鳥的歌唱聲，正相諧和。從河岸邊，傳來鏟刀的叮噹和打麥聲，但是這全

部的聲響都不能攪擾那遙遠蔚藍色天空的和平的靜寂，天空是那麽純淨，那麽新鮮。四週的每一事物既簡單而又驚人，正如俄羅斯平時的景象。

「你說戈里金親王嗎？喔，當然，天下必要有親王的——你是脫不開他們的。你可以隨你高興盡量地咒罵，然而他們仍同樣當他們的親王。我總是告訴村民別管理那些人。我說，不要對親王之類的人較量你的力量；那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但伊凡尼克哈偏要把村民們煽動起來。你好啊，伊凡尼克哈！」

一個身穿黑色沙拉番（俄國國民服裝）的短粗而結實的婦人，在大得異乎尋常的頭上，繫着一方藍色手帕，悄悄地走了來，就站在我們的旁邊。她一手拿着一根手杖，一手提着一個漆皮的大籃子，裏面裝滿香芬的茴香和草藥。那個婦人，用力揚起她那沉重的頭，發出鈍重憤怒的聲音答道：「你好，你這個老話匣子！」

她有黑色的男性的粗面孔，顴骨突出，兩腮鬍髯，還罩着一層碎皺紋的細網。他的臉是平的，像狗臉一樣地掛着。她有一頭牛似的遲鈍的眼睛，眼珠裏的細血絲，使她露出一種陰氣森森的樣相。她左手的手指動個不停，我可以聽得見她那乾枯的皮膚的沙聲。她用手杖指着我說道：「這個人是誰？」

莫其夫講了一大篇的解釋，說我是律師派來的人，調查村民和戈里金親王衝突的情形，而且禮拜天要召開一次會。老婦人並不等他把話講完，俯首用她的手杖觸着我的膝蓋。

「你來看我。」

「到什麼地方？」

「他們會告訴你的。在一點鐘以內來。」

她走開了，她行動的輕逸是和她的年紀與她笨重的身體不相稱。

這時莫其夫告訴我伊凡尼克哈在整個地區裏大家都曉得她是一個女巫，他說這話時露出一種驕傲，那是一般村民談到稀奇的而同時又絕對是他們自己的事物時所常有的。

「不過，你不要以為她是一個妖婆。不；她的力量是來自上帝。有一天，她被請到盆扎去醫治一個不能走路的女兒。喔——她到了，沒有耽誤多少功夫她就使那個女兒能夠出嫁了！這事你認為怎樣？那個女兒站起身來不用一根拐杖就可向前走了。於是，伊凡尼克哈轉身對那個女兒的父母說：『你們這些傻瓜，你們既不曉得怎樣對待孩子，你們要孩子作什麼？』那家父母却是富有的商人。是的，是的，她可以醫治每一個人——

畜牲，人，鵝，母雞——全都一樣。有一天她被請到尼支尼去，那裏躺着一個孩子已經昏迷不醒了。他那樣子躺了兩個禮拜，幾乎都準備把他埋葬了。喔——她只給他戳了一針，那個孩子便跳得高高的。這樣治好了他的昏迷不醒。那一次她得到二十五個盧布，還有一件棉毛衣服。

「她在我們村裏，是一個偉大的力量。在我們一切的集會裏，都要尊敬她服從她，就連地方的警察都怕她。有一次她替他拔掉三隻牙，每一個牙根都有一寸長，而且頭上還有一個鈎鈎。沒有人能夠拔得出來——但天底下沒有她做不到的事情。她是一個大無畏的動物，是一切神祕的主婦。她只要看你一眼，而猛然問問你在想什麼，你便不能自己，宛如把你的靈魂像門似地大敞搖開，要她看見其中的一切了。」

莫其夫開始談話時，是光榮的，甚至是傲慢的，但是說着說着便把他那粗啞的老人的聲音放得越來越低；他的態度改變了，他的聲調裏潛進一種恐懼。他的多節的手指，纏在曳網裏，停止了工作，疲倦地扶在尖尖的膝上休息。

我打聽出，伊凡尼克哈是一個未受洗禮的莫爾多威亞教徒的女兒，她的父親是一個獵熊者，一個巫士，當四十年代莫爾多威亞教徒運動發生時，他被殺了。「她的父親就

是莫爾多威亞教的上帝庫紫卡本人的朋友……」

她父親一死，伊凡尼克哈被棄爲一個孤兒。到了少女時代，她入了教，而不久她和一个獵戶結了婚，他們共同生活了三年，沒有生育。在第四年的春天，那個獵人被一隻熊殺害了，他死之後，伊凡尼克哈便留在小屋裏，親自開始獵熊。塞爾加遲的森林以熊多而出名，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塞爾加遲的農民在全俄羅斯中都視爲最優良的獵熊者與訓練人。伊凡尼克哈時常用莫爾多威亞教徒的方式打倒一隻熊；她會用木片綁住她的右臂，上邊纏着皮帶一直綁到肩膀，右手握住一把刀，左手拿着一把像鋸齒刀的短斧頭。當野獸張着大嘴衝向她來，她用鋸齒斧斬斷牠的爪子，把刀填進牠的嘴裏，戳開熊的喉嚨。

「只有莫爾多威亞教徒是這種樣子殺熊的。做這種事，人要極強壯才行。不過，在第十七次她斷了一根肋骨，同時第三十多次也弄折了她的頸子——你一定注意到她走路時她的頭頸的姿勢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她也沒有作到第四十次；第四十次是決定獵人命運的次數，可是她害怕了。很少的人能夠活着逃開第四十次的熊。每當獵人到了第四十次，他就曉得了他還能夠活多久。約在二十年前，我的房子裏住過一個印度人。

他是從城裏來的一個著名的獵人，他每逢出去，帶着各種雙銃的鎗，怕人的刀子，以及刺熊的長矛。然而，他的第四十次的熊，對於這些武器却沒有費一點周折，牠咬掉他的耳朵和鬍鬚，連同他的下頷。

「爲什麼是一個印度人？我想，大概因爲他生來就是那樣吧。他的頭銜還是一個伯爵，可是降生在印度。在裏海的後方有許多人是那樣的；他們全有淡青色的頭髮，而且全是酒徒，沒有一個例外。什麼，波斯人？不，他們是不一樣的。他們可以說是我們的俘虜；他們必得像韃靼人，裘瓦施人和莫爾多瓦人一樣地服從我們。至於印度——他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是一個獨立的皇帝的人民。他們好像嘴裏都有一顆金牙齒以此和旁人不同。他們是壯大的人，說話聲音沉重。說到我的那個印度人，他在我們這裏從冬到春所糟踏的女兒——我敢打賭至少有五個。後來人們把他抬走送進一家醫院裏。他們那種人民，沒有鬍鬚是不可以生活的；那被認爲是一種恥辱。這一點，他們和我們相同，但在旁的方面，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風俗。說起來，他的名字叫什麼？啊——是的！費多爾·卡里遲！他是一個歡快的良好的主人。」

莫其夫說話說得非常快，宛如他在大風的路上騎馬下坡；也許他要把話一直繼續到

深夜，但我已經陪他半個鐘頭了，想起伊凡尼克哈的約請，我請他指給我她的房屋的所在。

「就在那邊，你看見了吧？在山坡上那個很精緻的小屋裏……他們那一行道的人總是和一般人的生活不同……」

當我走上伊凡尼克哈潔淨的小屋時，一輛滿載新刈的草的車，正停在敞開的大門間，車軸被門柱子擠住了，一個頭髮如黃麻的少年正用力要牽回那匹嘶鳴的馬；但一切的努力都沒有成功。伊凡尼克哈站在門廊裏，在一個土盆子裏洗着手，惱怒地責罵着。

「把鞍轡解下來。我跟你講，把鞍轡解下來。」

那個孩子什麼話也不說，只繼續打着馬嘴，一面打着，一面呼哨。老婦人走下幾步台階，很快地解下馬鞍，舉起了車杠。然後她屈身下去，對準馬腳按好馬蹄，把車推出大門外，很敏捷地轉過身子，自己駕在車杠上，輕輕逸逸把車滾進院子裏。

「你這個倔強的小傻瓜！」她叫道。

「那只是因為你太強壯了，」那個孩子聲調難過地辯解着，同時牽馬到馬廄去。

「虧得你說哩！我就要七十歲啦！你有什麼用處，你這個廢物！」

瞥見我時，她用搜索的眼光上下打量我，然後表示歡迎地說，「請到屋裏來。」

傍晚的太陽正光耀耀地射進那敞開的窗口，毛茸茸的小貓正嬉戲在洗刷潔淨的地板上，乾草的氣息彌漫了房間。在牆角邊，一把發光的鍋沸騰着滾水，發散着蒸氣；在火爐旁邊的架子上，有許多瓶子，玻璃甕，以及沙丁魚的錫盒，閃着光。在火爐的斜角的架子下，垂掛着許多束各式的藥草，聖·約翰草，櫻草，海菜——一種生長在沼地裏很醜的草，聖薊草根，野胡蘿蔔，還有一些繫成一捆的小枝子。

伊凡尼克哈，如一般商人的習俗，在她伸開的手掌上托着一個碟子，對我問道：

「城裏的人們怎麼說法？農民可以得到一些土地嗎？他們頂好出來看看，農民們已經憤怒了。你只把這話講給戈里金那些人們聽聽。問問他們的想法怎樣。九年以來他們在這裏無恥地對人民進行訴訟——可是這種事對於什麼人都不會有好結果的。愚弄農民，那就是他們的作法！他們以為把他們解放了，但是他們的這種自由有什麼價值呢？農民們正像稻草人般掛在田地上。他們的自由所給予他們的僅僅如此。」

在她那扁平的雙頰的黑色面孔上，現出一種奇異的惡毒的樣相。她的充血的眼睛窺視着碟子，她上嘴唇的溼鬍髭扭在一起。我注意到在她左耳下方的脖頸上，有一顆生着

毛的瘡。她沈默地嚼着一塊沙糖，響着舌頭，在她身上除去她突出的胸部以外，再沒有旁的還會使人想到她是一個婦人。

我巧妙地用言語引誘她說出她怎樣殺死了熊。但是她答覆得很勉強，而且故意地要她的聲音發出粗暴而不高興的聲音。

「是的，我是強壯的。在這一帶地方，只有兩個男人可以打倒我。還除去我自己的男人。我本來也可以跟他比比，不過——他是我的丈夫，所以我不能夠。有一次我和他開玩笑相打起來，但並不是認真的。我不敢打。這一帶的男人們是強壯的森林地帶的種族。」

她熱起來，汗珠子顯在她的臉上。她解開她頭上的披肩，在她的粗髮間顯出濃濃的斑白。她用手帕擦擦她皺紋的面孔，並把手帕繫在她受傷的脖頸上。她的雙手像水杓那麼巨大，她的手指不停地動着，好像正在分解一縷亂絲。望着她是不愉快的。伊凡尼克哈給人的印象全然是一個超人的非人性的動物。

我問她關於她第四十次的熊的事。

「熊是侍候上帝的。凱萊梅特（莫爾多威亞教的上帝）把一羣熊從天上趕下來，同

時帶着太陽。太陽是大的——像一片大海。它重，而且完全是純金造成的。上帝也需要人。蜂侍候人；人侍候上帝。凱萊梅特對人說：殺死熊當我允許你們那樣作的時候。你們殺得太多了，太陽會昇起來——記住這一點！於是我將派一個強壯的熊來對抗你們，他會將你們殺死。人同意了。他當時是關心他的牲畜，他的蜜，他的麥。因為熊毀壞得很多。」

她用指尖搔着她的頭皮，在手掌上唾了一口，然後用唾液擦光她散亂的頭髮，對我發射出一道探視的眼光。她的鼻子是寬大的，鼻孔像駱駝的一樣向外翻着。

「你們這些年青的人應當曉得這個。每一個男人都有一個女人，她就是她第四十次的熊。你可以愛三個，你可以愛九個，都沒有關係；如果那特別的一個出現在你的面前，無論她是第四個或是第七個——你的收場便到了。她會在你身上放下符咒纏住你，於是除去她，在這世界裏你再看不見光。以後你活着就像一個瞎子。凱萊梅特派來這個命運的女人當作一種懲罰。上帝需要孩子。他需要人。當僅有遊戲——沒有孩子——他憤怒了。那樣他是沒有辦法的……」

「你到教堂去嗎？」我問她。

這樣問她，她像是吃了一驚，於是陰沉地答道：「我們去的。爲什麼我們不去呢？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教堂，親王建築的。還有一位和善聰慧的牧師。蜜蜂都喜歡他。我們此地的生活，安靜、和平、幸福。四外全是森林……」

小貓爬到她的膝上；她捉起兩隻，放在她的大手掌上，把那兩個小動物湊近她的面孔，於是問牠們：「喔——你們要什麼？」然後她向擺在桌子上的碟子倒了一些牛奶，對牠們推進一步。一個普通的農民是不會那樣作的。「喝吧。第三隻在哪裏？那個小弟呢？」

「牠們是聰明的動物，真是的。牠們什麼都不信任，」伊凡尼克哈說。「可是牠們的記憶是驚人的。如果你打過牠們一次，牠會在五年的時間裏都記得的，而你却完全忘記了。但人們的記憶是弱的：那些鞭打過他們的人，他們都不記得……」

天已經晚了，牛羣已從田野間被趕回來。農民們正在街上走着，他們的鐮刀經過窗口時閃着光，反射出落日的紫紅的光輝。女人們走過去，向房裏探望着。

「喔——我必要到外邊去一會兒，」伊凡尼克哈說。「爲什麼你住在莫其夫的家裏？他們是些不幸的人。下一次你來，住在這裏。我喜歡人們住在我的家裏。」

陪我走到大門口，她向外面對一個過路的女人叫道：「瑪麗雅——你的腿纏好了嗎？」

「啊，伊凡尼克哈媽媽，我還沒有功夫纏！」

「傻瓜！好吧——隨它去吧，我自己會給你纏好的……」

晚飯後，莫其夫約我到河邊，幫他繫網子。在我們走去的路上，他告訴我在十多年前，伊凡尼克哈平時專教訓年青的人們如何對待他們的妻子。

「她平素每次收取五分錢，或是一磅餅乾；她喜歡用餅乾夾茴香子。最初人們都笑她，可是後來也就看慣了。至於她，她會責罵他們——稱他們是傻瓜。她一開口第一句就是：傻瓜。『你看好你的牛，』她會喊道，『你看好你的馬，別纏那些女孩子吧。』我想這話說得是對的。男孩子們都是標準的小熊。他們會結婚，然而却不曉得怎樣對待女孩子們。一個男孩子從最初就會寵壞了他的妻子，於是因為她們不再甜蜜或是不再聽話，便來打她們……」

月亮正在輝耀，新刈的草發散出一種強烈溼潤的氣分，在空中漂渺。那個老人被一棵枯樹根跌了一交，一口氣地罵着並呼天喚地。然後，一面拐着腳走路，一面急忙改變

了另一個話題：

「人們怕她，我說伊凡尼克哈。人們也尊敬她。我跟你講，我的孩子，她是一個粗傢伙……」

他停了片刻，然後又說：「不過，也極有用處。從前人們要把她從她的小屋裏丟出來，要她離開森林。一個從城裏來的帶銅鈕扣的人，認為這種辦法很對，拚命地叫她離開。他說，無論講風俗和法律，從沒有過一個女人可以作獵戶的。從沒有過，以前從沒有過！大家警告那個人。人們都說，她確實是一個女人，不過就連森林裏的妖怪都不會比她更可怕。他不相信這話，喔——你猜她怎樣作法？她用皮子纏起她的胳膊，拿着一把刀子，其餘的一切打扮都全，走向他去，宛如他就真是一個熊。這可使他嚇慌了。『你這個鬼東西，』他說。『你應當送到西伯利亞去，你這個女惡魔。』於是她還留在森林裏，直到後來她自動地離開了。她原來的地方由老雅柯夫接替了，而他在第一個冬天，因為醉臥在森林裏，被狼吞了……我們的鄉村，是美好的，是和平的，」他出人意料而頗具自信地結論說。

夜，靜靜悄悄地從樹林邊襲來，以溫暖的陰影籠罩住青草地和田野。一種寂寞，沉

落在蔚藍色懶散的小河上，同時環圍着月亮，羣星閃耀，有如羣蜂環圍着一朵花……

約在三個月後，休假的一天，我又走向貝雷齊安卡。我和伊凡尼克哈停在一起，召集了村民，告訴他們自從我上一次來訪以後訟案進行的經過。在這秋天的夜裏，和這個老婦人同坐飲茶，靜聽着她的故事。她對我講了夏天一切的事件，談那次幸而只燒了三麻袋包的火，談及那些病人，那些被鞭打的人，那些吃葷子中毒的人們，那個在森林裏受驚駭失迷心竅的小女兒。「現在她在黑暗的牆角裏坐在火爐邊，不分日夜地歌唱着：『媽咪，親愛的，讓它跑開，跑開呀！』」

其次，她的手指仍然在動着，嚴厲地問道：「關於那邊的土地什麼都還沒有決定嗎，是吧？」

當我答道，「還沒有，」這時她不信任地瞥了我一眼。「你不要想隱瞞我吧，」她說。「小心點；關於土地的事，農民們已經憤怒了。」

在窗戶後面，風正搖動着樹木，煙筒裏嗡嗡響着，雨打着玻璃，野外陰雲低蕩，裹在俄國十月間特有的一種幽暗中，這種幽暗在淒迷之點只能和一種絕望的死症相比，我想請這個女巫多告訴我一些凱萊梅特的事，解釋解釋他是哪一種的上帝。於是當她喝完

了茶，洗乾淨碟子收拾好，坐在桌旁織襪子時，我便謹慎地問起她來。

她的厚嘴唇彎成一種不愉快的怪樣子；急劇地動着手指，鋼針閃着光，她的答話很高興，她的駱駝鼻孔緊縮着，她的黑鼻子縮成一個尖尖。

「我不是牧師，」她說。「我和上帝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凱萊梅特是一個善良的上帝嗎？」

「上帝並不是一匹馬。你不能用他的牙來評判他的……你沒有機會看見他們……」
有好大半天，她只是拿出那種勉強憤怒的樣子回答我的話，但是終於因為我的幾句話，總算把她激動起來。鼓着鼻孔，露出淡綠色羊似的牙齒，她的手指更急促地穿着針，開始發出一種不耐煩的聲音囁咕了。

「你像一個撞桶的，一直在敲什麼呢？上帝？你不能像獻一個女兒給一個老人似地，獻一個人給上帝。你不能違反人的心願而把他拉給上帝。這樣的一種婚姻是不會有好處的，其中將不會涵有真理。」

我驚異地注意到她不能用純粹俄國話的語法結成她的語句，雖然她說話說得很流暢而急促。她顯出很粗暴的樣子，把披肩拉向頭的後部。他的前額顯得更高了，而她那雙

在亂雜雜的眉毛下很有表情地凝視着我的眼睛，却是顯得更小更明亮了。同時她那多皺的面孔，皺縮着變成鐵青的了。

「你們的上帝愛信仰，但是凱萊梅特愛真理，」她接着說。「真理是比信仰更偉大的。凱萊梅特曉得如果上帝與人成爲朋友，便將有真理。一個人的靈魂是他不願交給惡魔的靈魂。你們的上帝，基督，不要什麼，只是信仰。凱萊梅特要的是人，因爲他曉得上帝與人的結合便是真理。上帝獨自一個不是真理。凱萊梅特是寬大的。牲畜、魚、蜂——他把這一切給予人。他給人們土地。他是人的一個牧羊人。牧羊人並非是一個牧師，牧羊人是上帝。在你們則是牧師。基督說，『信仰啊！』凱萊梅特說，『憑真理生活。你若如此，你可以成爲我的朋友。』你不能用金錢買真理。牧師喜愛金錢。他們使凱萊梅特和上帝像狗似地互相嚙噬。他們狺狺然鬥着——你們的上帝對我們，我們的上帝對你們。」

她停止編織，把羊毛和針丟到地上，響着舌頭，陰氣而鈍重地說道：

「莫爾多威亞已經不成爲一種人民了——他們不曉得信仰誰。你們也是的——你們也已經不是一種人民。凱萊梅特在對你們憤怒，所以他使你們的生活糾纏不清。兩方的

上帝都在這樣作：我們的對你們，你們的對我們。他們兩方都心地不正。上帝以人肥己，於是人也變成了心地惡毒。」

老婦人的眼睛變得更明亮，閃着極端不贊成的光。她越來越不像一個俄羅斯人了。在她的聲音裏發出一種權威的聲響。緩慢地斜下她的脖頸。她像是要把她的頭突進我的身子來，這種景象是非常地叫人不愉快，我坐在椅子上直起身子。由我聽來，那辭句是生疎而奇異，莫爾多威亞人的辭句，在她的談話裏越來越多了。不過，我的舉動顯然又使她穩重了一些，因為她又捉起桌上的襪子，針也又在迅速地閃光了。

停了一陣之後，她以更低的聲調繼續說道：「上帝是一個不和善的人，然而牧師却是全體中最不和善的。人民應當誠實地劃分開，有些薄於這個上帝，另一些薄於另一個。然後幾個上帝可以和平一致相處，每一個上帝領着他的羊羣。良好的主人們不受怨忌。你說，『上帝愛真理，但何必急着承認呢？』爲什麼他不急呢？如果你曉得回答，馬上答出來。凱萊梅特曉得真理優於信仰。他時常這樣說，然而當人們追迫他時，他拒絕了。他生氣了。『離開我去活吧，』他說。這對於我們是壞的，但對於惡魔是好的。」

一些村民，澆了一身雨，走進來看我；他們打着噴嚏，用手掌縷着他們的溼鬚，坐在凳子上，仔細探討城裏和田地的事，設法問我生活有沒有變得更加安逸的跡象。然而，我是什麼也答不出來。

他們去了之後，伊凡尼克哈長嘆一聲，對我乞求着說道：「農民們說的話請你不要告訴城裏的人們。不要告訴官廳，千萬不要……」

她靠着爐邊睡下了，我睡在架子上，在乾草的窒息的氣氛裏。

到了半夜，煙突裏的風聲和一陣亂糟糟沉重的嗚喘聲，把我吵醒了。從架子上望下一看，瞥見伊凡尼克哈正在跪着祈禱。她儼然是那麼不成樣子的一堆，灰色而蓬雜，有點像一塊石頭。她的鈍重的聲音奇妙地咕嚕着；響聲像是猛烈沸騰的滾水，又像是喉嚨被梗住了。從那咕嚕咕嚕的聲中，逐漸地浮現出奇異連續的字句：

「基督啊，多麼錯誤！……怎樣的一種恥辱！基督啊……萬里甲在憤怒，你在憤怒。凱萊梅特也在憤怒。你是強壯的，許多人追隨你。你應當和善。如果上帝不和善的話，誰還會對人民和善呢？基督啊！你必要聽我說呀！你必要如此！我曉得的很多。你的女人在受罪，你的男人在受罪。爲什麼呢？那是錯誤的……」

她並不畫十字，兩手揮來揮去，一會兒伸手對着佛像的黑影。一會兒把手按在屁股上或是打着胸脯。從頭到尾她不是鈍重地咕嚕着，便是兇猛地責罵着，她的言語斷斷續續：

「基督啊，你的牧師得罪了凱萊梅特！他們怎麼敢呢？那麼是凱萊梅特比你更壞嗎？多麼錯誤，多麼錯誤，基督呀！上帝得罪了上帝——人民將怎樣想呢？基督啊，你是一個壞上帝，一個妬嫉的上帝，一個不和善的上帝，根本不是一個人類的上帝。要人民對你保守忠誠是困難的。把你的意旨對我們明白宣示吧。爲什麼伊凡死得那麼年青？還有米克哈呢？——純粹是一個孩子，漂亮的小米克哈。爲什麼呢？古塞夫的牛被糟踏了——爲了什麼目的呢？縱算你對於旁人的人民沒有憐憫，你都不爲你自己的人民難過嗎？多麼悲哀，多麼悲哀呀！基督，你是服侍誰的呀？你服侍的是什麼人民？這裏有我這麼一個女人，服侍人民，服侍你的人，服侍韃靼人，服侍裘瓦施人。他們對於我都是一樣的。但你是怎樣呢？你的牧師說，你是爲我們大家的，然而你連你自己的人民都不愛。真的你絕不愛的！羞恥，羞恥啊，基督！這不是一個辦法。我在說真話的。你是可恥的！看看你的人民吧。他們是善良的人民，然而他們在怎樣生活呢？怎麼樣啊，基

督？你曉得嗎？上帝若聽人民的話便會作得更好，正如人民若聽上帝的話是一樣的。聽我說啊，我的話沒有一點是錯的。我說的是真理。你應當張開你的眼睛看一看。上帝應當更要曉得真理的。我比你更曉得真理，而且在你之前，基督啊！……」

她這樣責罵基督有好半天，她的悶塞的聲音噤出一種邪氣，那連珠的字句，沸騰在她的喉嚨裏，有時聽着悲傷，有時刻毒而兇猛。

雨打着屋頂，像銳厲的揮鞭，風殘暴無情地吼叫着，正在鎮壓一個人心的怨訴。

黎明時候，我離開了那鄉村，心裏記住一篇人與上帝的最精美的會話，那也許就是我所曾聽見過的最精美的會話。

六 馬柯夫與蜘蛛

古董商，老人譚爾摩賴·馬柯夫，是一個瘦長的人，直得像一根電信桿子。他在地
上走，宛如一個行軍時的士兵，他的大而膨脹的眼睛，窺伺着一切，不過在他那灰藍色
遲鈍的眼光裏，也還含有陰森的色澤。我認爲他是非常地不聰明，最使我證明這一點
的，是他的性質中的任性好變的特點。例如，他會把店員私人的墨水壺送給人，或是把
從酒店裏借來的杓子送給人，有時會拿出一枚古錢，錙銖必較地講價錢，可是非常突然
地，他又會發出陰慘的聲調說：

「不，我不願意賣了。」

「爲什麼不賣呢？」

「我不想賣了。」

「那麼，爲什麼你費了好大半天來談價錢呢？」

至少關於金錢這一點，他並不是一個貪婪的人，雖然他對於窮人施捨得很多，他却

一點都不關心自己；他不分冬夏，老是穿着那件舊外套、破鞋，戴着那又皺又厚的帽子。他沒有家，隨處棲身，從尼支尼到慕洛姆，從慕洛姆到蘇慈達爾，勃斯托夫，雅洛斯拉夫，於是又回到尼支尼，在尼支尼他通常是住在布勃諾夫的醜陋的小店裏，住在那店裏的儘是些葡萄酒商、賣藝的、偵探、以及各種各樣追求幸運的人們。他們縮在破爛的沙發裏，在吞雲吐霧之中，狩獵着幸運。

在這羣人類的垃圾間，馬柯夫最受人注意，因為他時刻不離而且講起故事來很受人歡迎。他講的故事總是那些貴族家室的沒落，大產業的瓦解。他怒氣衝衝地誇張着這個題目，有聲有色地極力強調着地主們的沒有頭腦。

「他們只會滾球，」他說。「他們喜歡用木槌把球滾來滾去——那是他們學會的一種玩藝兒。可是他們自己也就變成了和球一樣——在世界上毫無目的地滾來滾去。」

有一次在秋天一個濃霧的夜裏，我在開往卡贊的一隻船上遇見他。那隻船盲目地向下游划行，槳輪幾乎都不再動。船上的光消失了，溶化在灰色的水和灰色的霧中，同時水妖繼續不斷沉悶地低鳴着，憂傷捏住了心，有如在煩擾的夢中。

馬柯夫獨自坐在船尾，像是要躲開人的樣子。我們開始談話，下面便是他講給我聽

的故事。

「二十三年以來，」他說，「我老是生活在無法逃避的永恆的恐懼中。而且這種恐懼，我親愛的先生，是特別的一種，是一個奇怪的靈魂定居在我的肉體裏。

「當我和一個女人發生關係時，我已經三十歲，她簡直就是一個妖婆。她的丈夫——我的朋友——是一個善良的人，但是他在害病，朝不保夕。他逝世的那天夜間，我正在睡覺，於是那個可咀咒的婦人，用魔術奪走我的靈魂，而在我的肉體裏嵌進了她的靈魂。她這樣作純粹是爲了她自己的利益，因爲她的丈夫對這個可憐的動物是比我對她更慈愛的。喔，他死了，我立即發覺我不是原來的兩個人了。我可以坦白地講，我從來沒有愛過那個女人；我只是在玩弄她——可是這時我發覺我的靈魂被她吸引住了。那是怎麼回事呢？我是討厭她的——然而我却離不開她了。

「我一切良好的品質煙消雲散了；我被一種漠然的悲哀捉牢。對她變得馴順了。她的面孔閃耀着火焰，但她身邊其餘的一切都變成灰色的了，宛如散着灰煙。

「她夜裏同我玩，陷我於罪惡。我終於明瞭她已經改變了我的靈魂，我是負着另一個人的靈魂生活着。但是我的呢，我自己的呢，上帝給我的那個呢——它到哪裏去了？

我害怕起來……」

水妖的魔術的音調在響着，但牠嘶啞的低鳴已經消失在霧中。船隻，有如被霧所捕，划行下去，水，濃黑得像松脂，在船下激濺着水聲。那個老人，背靠着船尾，踏着穿厚皮靴子的腳，奇怪地用雙手向空氣中摸索，於是又發出低低的聲音說下去。

「我怕得那麼厲害，」他說，「有一天我走上閣樓，在橫樑上繫了一個圈套。不幸洗衣服的女人看見我，他們趕來救了我。自從那一天起，我的身邊總有一個奇怪的不可解說的動物：一個六隻腳的蜘蛛，用牠的後腳走路，其大如一隻小羊，它生着鬍鬚和犄角，長着一個女人的胸部，牠有三隻眼睛——兩隻生在頭上，第三隻生在胸間——眼睛下瞰着，望着我的脚步。無論我到哪裏，牠總隨着我，這一個有六隻腳渾身是毛的醜獸，宛如月亮的一個陰影。這個東西除去我沒有人看得見牠——牠就在這裏——只是你看不見。你看，牠就在這裏！」

馬柯夫向左方伸出他的手，離甲板約十八寸高，摸索着空氣，然後在膝蓋上擦擦他的手掌，囁囁着：「牠渾身都溼了。」

「喔，原來你同那個蜘蛛已經生活了二十年？」我問道。

「二十三年。也許你以為我是發瘋吧？牠就在這裏——我的保護者；你看，牠正在蹲着；看見了沒有？」

「你爲什麼從沒有把這件事跟醫生談談？」

「我親愛的先生，我爲什麼要請教他們呢？這種情形，一個醫生有什麼用？那並不像是一個腫瘍，醫生們可以開刀；那並不是可以用藥粉洗得掉的，也不是用石膏可以綁得起來的。醫生看不見那個蜘蛛，他可以看得見嗎？」

「蜘蛛跟你談話嗎？」

馬柯夫驚訝地揚起臉來望着我。

「你在說笑話吧？」他問道。「一個蜘蛛怎能說話呢？牠被派來叫我恐懼的，叫我記住我不能暴露出那個奇怪的靈魂，不能夠殺掉它。不要忘記，我現在得到的這個靈魂並不是我自己的——那好像是我偷了來的。」

「約在十年前，我決心淹死自己。我從一個拖船上向水裏跳，但是牠，那個蜘蛛，用爪子捉牢我吊在舷板上，因此我就只有掛在船上。我裝作這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是幾個水手事後對我說，我的大衣掛住一件東西，我才未得跳下去……牠就在這裏——那件

使我未得跳下去的大衣。」馬柯夫又在摸撫着那潮溼的空氣。

我保持着沉默，我不曉得和這樣的一個人說什麼話，他和一個由自己的想像創造出來的動物一起生活，而他又未完全瘋狂。

「我已有好久要對你談起這件事情，」他聲調低低地囁嚅着。「你談什麼事都那麼爽快，因此我信任你。告訴我，務必告訴我，這件事你怎樣想法？那個蜘蛛是上帝派來的，還是魔鬼派來的？」

「我不曉得。」

「你也可以思索思索看……我設想牠是上帝派來的，因為是上帝在守護着我身上的那個奇怪的靈魂。他沒有派一個天使來作這件事，因為我沒有那種資格。但是派來一個蜘蛛——上帝真夠聰明。而且還是一個那麼可怕的蜘蛛。要經過許久許久的時間才使我跟牠過得慣。」

馬柯夫摘下他的帽子，在身上畫了一個十字，發出低低的而有靈感的聲音囁嚅道：「你是偉大的，全能的神，理性的父與主，靈魂的牧羊人。」

幾個星期以後，在一個月夜裏，在尼支尼一條荒涼的街上，我遇見了馬柯夫。他正

走在行人道上，緊靠着牆，好像讓路給人的樣子。

「那個蜘蛛還活着嗎？」我問他。

那個老人微笑了，於是屈身下去，用手摸撫着空氣。

「他在這裏……」他輕輕地說。

三年後，在一九〇五年，我聽說馬柯夫被人搶掠了，在巴拉克哈附近被人殺掉。

七 掘墓人勃德里雅金

面孔多毛，一隻眼睛的掘墓人勃德里雅金，很久，就渴望著有一個手風琴，所以當我送給他這禮物的時候，他的右手緊緊地壓着他的心臟，面上閃著歡喜的光，合上他那寂寞、溫和、有時是怪神色的單眼睛。

「歐——喉——喉……」他說。

於是，壓住他的情緒，搖着他的禿頭，細聲細氣地噉咕着：

「阿萊克西·麥克西米遲，你儘可以放心，你死時無論如何我要好好照料你。」

就當他掘墓的時候，他都一向拿着他的手風琴，而且當他工作得疲倦時，他便甜蜜地溫柔地奏一只舞曲。這是他能夠彈的唯一調子。有時他稱這調子為「特朗勃朗」(發着法國人的鼻音)，又有時稱為「達龍勃拉龍」。

有一天當牧師正在他身邊作着葬儀的司祭時，他又開始彈奏了。他彈完之後，牧師把他叫過去責罵他。

「你侮辱了死者，你這個豬，」他說。

勃德里雅金尋到我怨訴道：

「喔，我承認我是作錯了，」他說，「但無論怎麼說，他如何曉得死者是在生氣呢？」

他相信根本就沒有地獄這種地方。據他的見解，人們的肉體死亡之後，正直的人們的靈魂飛向「神聖的天國」，同時犯罪的人們的靈魂留在他們的肉體裏，活在他們的墳墓中，直到他們的肉體被蛆吃光了為止。「在那之後，」他說，「大地把那靈魂吹到風裏去，風在人見不到的塵埃中吹散它。」

我非常愛的一個六歲大的小女兒尼柯拉葉瓦，當她的屍體埋葬在地土中而人們離開了寺院之後，柯斯蒂雅·勃德里雅金，一面用鐵鏟填平墳堆的泥土，一面盡力安慰我。「你不要煩惱，我的朋友，」他說。「也許在另一個世界裏，他們說着比我們更好的、更愉快的另一種語言。或者也許他們根本不用什麼語言，而只是彈着繁華林。」

他的愛好音樂，有古怪的而且時常是危險的一面。音樂會使他忘記了其他的一切。每逢他一聽到軍樂隊，街道上的手風琴，或是鋼琴的聲音的時候，他便會支楞起耳朵，

對着聲音傳來的方向翹起頸頭。他雙手搭在背後，會動也不動地站立着，他的黑眼睛張得大大的，那種緊張的神色，像是眼睛也可以聽似的。他在大街上時常會有這種事，當他像中魔一般站在那裏，聽不見人們的呼喊，也不注意危險，有兩次被馬踢倒，許多次挨了馬夫的鞭打。

「我一聽見音樂，」他解說着，「就好像我潛進河底去了。」

他和墓地的乞丐梭羅齊娜有過曖昧的關係，那是一個比他自己還大十五歲的老女醉鬼，而當時他都已经四十多歲了。

「你作這事是爲什麼？」我問他。

「喔——有什麼人安慰她呢？」他答道。「除我之外再沒有一個人，而我——我歡喜安慰那沒人安慰的人。我自己沒有哀愁——所以——好吧——我要減輕旁人的哀愁……」

我們站在樺樹底下談話，一陣七月的暴雨將我們渾身澆溼。雨打在柯斯蒂雅的圓頭的禿頭上，使他感到興奮的歡喜。「我喜歡能夠乾掉人們的眼淚……」他囁囁着。

他顯然在患胃癰病，因爲他身上發出像死屍一般的氣味，什麼都不能吃，常常嘔

吐；但他依舊繼續不斷地工作，在墓穴裏歡快地走路，正當他同着旁的掘墓人玩紙牌的時候，他死了。

八 特務頭和他的復仇者

尼支尼祕密警察的首領戈萊施納，是一個詩人。他的詩發表在某些保守派的雜誌上，同時我想，在「尼瓦」與「洛得那」也發表過。

我還記得有幾行：

憧憬從火爐裏匍匐着，

它也從每一個門裏匍匐着，

雖然它使我們的靈魂變成殘廢，

但當它在時人生是更歡快的……

沒有我的憧憬我覺得那麼孤獨。

沒有人與獸世界將會啜泣……

有一次他在一位夫人的名簿上寫了幾句色情的詩，開頭是：

靠着一根柱子在前門外邊，

一個三歲的孩子憑依而立；

我看他的面孔是那麼熟識，

鬼東西！——那就是我自己！

接着還有一些猥褻的譬喻。

戈萊施納被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殺害了，那人名叫亞力山大·尼基佛洛夫，是有名的托爾斯泰信徒與翻譯者萊歐·尼基佛洛夫的兒子，這位父親不斷地遭遇到悲劇，因為他有四個兒子，而他們一個接着一個地全都毀滅了，長子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因監禁與放逐，死於心臟病；另一個是活活地被燒死——火油澆上他的全身；第三個是自己服毒的；最小的沙夏，因為殺死戈萊施納受了絞刑。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將他殺死的，差不多就在祕密警察局的門口。戈萊施納正手搭着手同一個婦人在散步，沙夏趕到

他，喊道：「嘿，警察！」當戈萊施納順着聲音轉過頭來，尼基佛洛夫對準他的面部和胸部開了幾鎗。

沙夏立即被捕而且判處死刑，但是尼支尼監獄中的囚犯，沒有一個肯作絞刑人那種可厭的工作。最後警察所長波義萊——他曾經當過州長巴朗諾夫的廚子，是一個吹牛皮的人而且是一個酒徒，他並自稱是漫畫家卡蘭·達施的弟兄——拿廿五個盧布賄賂了捕鳥人戈里施加·涅爾庫洛夫，叫他絞殺沙夏。

戈里施加也是一個喜歡酒精的人；他卅五歲，瘦長而有力氣；在他那如馬一般的下頰上長着一叢黑鬚，而且他的睜不開的眼睛從他那多刺的額間像作夢似地窺探着。他絞殺了尼基佛洛夫之後，他買了一塊紅圍巾纏住他的長頸子和那巨大的喉頭核，他不再喝酒，逐漸變成裝腔作勢的樣子。

「戈里施加，你爲什麼這麼驕傲？」他的朋友們問道。

「我現在，」他答道，「正爲政府作一件祕密的工作！」

但是有一天，他一不當心吐露出他曾經絞殺了一個人，這時他的朋友們都厭棄他，甚至打了他一鞭子。在這之後，他對祕密警察長凱烏丁上了一個簽呈，請求允許他穿一

件紅衣服和紅條子的褲。

「由此，」他解釋道，「市民們將會曉得我是什麼人，自不敢用他們醜惡的手來黏我——因為我是一個公認的絞刑吏了。」

凱烏丁又用他絞殺了幾個謀殺者。後來，戈里施加到莫斯科，在那裏絞殺了幾個人，於是返來時，深深地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但是當他到達尼支尼時，他去看斯米爾諾夫博士——他是一個眼科醫生，同時是一個「百黑團」(註)的團員——申說他胸中有一個「氣泡」，老是把他的天上舉。

「它的力量是那麼強，我必得費好大氣力站在地上，要捉牢一件東西，自己才不致於跳起來叫人們笑我。在我絞殺了一個流氓之後，第一次發生了這件事——有一件東西在我的胸中開始搏動，而漸漸地膨脹起來。眼前它發展得那麼利害，我簡直不能睡覺了。夜裏天花板吸引着我，弄得我手足不知所措。我拿出所有衣服來穿在身上，甚至把我的口袋和袖口裏填上磚，使身子顯得更重些。但是依然沒有用處，我想法把一張桌子擺在我的胸上和胃上，把我的腳繫在床上——但上空還是同樣地吸引我。看在老天爺的

(註) 極保守的國家主義派。

面上，將我剖開，把空氣放出來吧；否則，我不久就不能再停在世界上了。」

醫生勸他去一個神經病的專家，但戈里施加憤怒地拒絕了。「這一切都是來自我的胸部，」他說，「並非來自我的頭腦……」

過了不久，他從屋頂上跌下來，跌斷了脊骨，碎了頭顱。當他臨死的時候，他反復地追問尼封特·多爾戈波洛夫醫生：「我的葬儀可以有一個樂隊嗎？」

在他瞑目的幾分鐘，他嘆一口氣囁嚅着：「現在我正要上昇了……」

九 追尋幸福的原因

在賽斯特洛列慈克的浴場，生活着一個侍者——斯泰潘·普洛霍洛夫，一個六十歲左右的強壯而精緻的老人。他的雙眼，像因因眼睛似地突出着，露出一種奇異的神色，宛如在監視着他身邊的世界；雖然在他的眼睛裏，顯示着有點過於明亮和嚴峻，但却也含着的一種溫和甚至慈祥的微笑。好像他在每一個人身上都看出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他的對待人類，像是認爲他自己是一個最聰慧的人。他以輕輕的腳步行動着，聲音低低地談話，宛如他身邊的一切人都在睡眠，而他不願意吵醒他們。他是一個堅實而疲倦不休的工作者，時時刻刻準備爲旁人工作。每逢浴場的職員請他做點事情的時候，這個照例很少說話的普洛霍洛夫，馬上就會答應的。「可以的，老朋友，」他說道，「可以的。我會做的，你不要煩心這件事啦。」

他總爲旁人工作，並不厭煩，也不驕傲，就像他在對懶人分配施捨一樣。

他照例不和旁人攪在一起，只是獨自生活着。無論在他工作的時間，或在休息的時

間，我從沒有看見他和他的伴侶們親切地談過話，旁的人們關於他沒有一定的見解，但我相信他們並不認爲他是聰明的，當我問他們普洛霍洛夫究竟是怎麼一種人，他們便答道：「啊，他這個人沒有什麼奇特的……」但是有一次，旅館茶房沉思了一陣之後，接着說：「他是一個傲慢的傢伙，一個老而硬的漢子。」

一天晚上，我請普洛霍洛夫到我的房間裏來喝茶，那間屋子像穀倉那麼大，滿屋子的蒸氣，有兩個義大利式的大窗戶對向公園。（每天夜裏九點鐘，蒸氣管子咕咕不休，像是有人用單調的噁咕聲在問我：「你有困難的事嗎？」「魚是一盤好菜嗎！」）

老人來了，衣服穿得很講究，一件淡紅色的麻布襯衣，一套灰色衣服，新的絨鞋子。他曾經很細心地梳過他的胡椒色的大鬍子，而且用一種強烈刺鼻的軟膏濃濃地塗過他的灰頭髮。他很莊嚴地飲着茶，對我談話。

「蒙你好意，」他說，「以非常的公正認爲我是一個和善的人。但是我也得承認，我的誕生以及我半世的生活是和旁的人一樣滿不在乎的。在我失掉了對上帝的信仰以後，我才變成和善的。」

「我經過了不斷的成功之後，這件事才發生在我的身上。自我誕生之日起，幸運總

是照顧我。我的父親——姆村斯克的一個鎖匠，常常對我說，「斯泰潘卡是從幸運裏誕生的，」因為在我誕生的那一年，他的事業非常繁盛，他自己能夠開一個店舖了。

「在競技上我也是幸運的。所謂學識對於我只是孩子的玩藝兒。我從沒有害病或是任何種類的困難。當我畢業之後，我立即在一家產業公事房裏得到一個位置，相處的都是些善良的人們。我的雇主喜愛我，他的妻時常對我說，『你有非凡的才幹，斯泰潘；你一定要注意這一點。』這話是真的：我頗有極不平常的天賦，以致我自己不斷地尋思究竟它們是從哪里來的。我甚至給馬治病，而我却一點都不曉得牠們的病源。不用藉助一條棍子只是用和善，就可以教一隻狗站在後腳上走路。

「至於講到女人，在這一方面我也是幸福的：任何女人只要我用眼看過，便會到我的身邊來，從沒有失敗過。

「二十六歲那一年，我已經做了會計主任，而且毫無疑問地，我很容易就可以變成那個產業的經理。瑪凱微齊先生，跟你一樣是一個寫書的人，時常極其高興地叫道：『普洛霍洛夫，是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一個普爾桑第二。』我不曉得普爾桑是什麼人，然而瑪凱微齊一向對於人都是一個嚴格的批評者，所以他的讚美不是開玩笑的。我自己

非常驕傲，我的事一切都順利。我積蓄起一筆款子，準備結婚——因為我已經尋到一個與我相配的可愛的小姐；可是這時突然間幾乎不知不覺地，我感到一種致命的危險向我襲來。最滑稽的問題像火似地燃燒着我：爲什麼我的一切都是幸運的呢？爲什麼我應當如此地受惠？這些問題固執地閃在我的腦中，使我夜裏都睜着眼睛。

「有時當我疲倦得像整天耕過田的馬一般，我會張着眼睛躺在床上沈思。爲什麼我有這麼多的幸運？當然我是有才幹的；我是一個虔誠的人，溫和而穩重，並不愚蠢。可是我看見我左右的人們，他們在每一點上都比我更好，而幸運並不對他們微笑。這是的的確確的事。」

「於是我想瞭又想，爲什麼上帝會允許這樣的事情。我在這裏，快活得如一隻蒼蠅生活在蜜罐子裏。有什麼人能夠加害於我？這個想頭緊緊地牢固在我的心裏，我覺得有某一種祕密是隱藏在我的生活的成功的背後，有一種魔術是在我之中運行着。但要領我到怎樣的結局呢？我一再地追問上帝，他的目的是怎樣的，他要領我到什麼地方。」

「但是上帝沈默着——他一句話都不答覆我。」

「於是我下了一個決心。我想，如果我作一件不誠實的事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呢？因

此我從保險箱裏取出四百二十盧布，因為我曉得一個人的偷盜者在三百盧布以上便要受嚴重的懲罰。好吧，我取走了。當然這筆欠款立即被發見了。經理菲力普·卡洛徹齊，一個極和善的人，問我這筆款子是怎麼回事，因為我偷盜得那麼巧妙，除去我自己沒有人會疑心的。我看見菲力普·卡洛徹齊很煩擾不安。這時我對我自己說，折磨這個好人有什麼用處呢？我便告訴他我偷了這筆錢。他不肯相信我：他說我在開玩笑。不過到了最後，他再沒有別的辦法，只得相信我了；於是他把我的表示報告給雇主的太太，她是非常地驚訝。「你這是怎麼回事呀，斯泰潘？」她說。「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可以把我捉捕起來的，」我答道。她臉一紅發脾氣了，神經質地牽着她的衣服的邊緣。「我不預備把你捉起來，」她說，「但你這種行為過於無禮，你必得表白出來。」於是我表白了，離開了他們的家，去到莫斯科，把錢匯回來，並沒有寫我的名字。」

「你為什麼做這件事呢？」我問那個老人，「你是想吃吃苦頭嗎？」他驚訝地抬起他毛茸茸的頭額，鬍鬚裏微笑着。但是他的手一抹過他的捲髮，那微笑便消失了。

「喔，不，當然不。為什麼我要吃吃苦頭呢？我喜歡平靜的生活。不，那只是因為

我的好奇心支配了我。我渴望發見我的幸運的祕密。也許有某一種意念在慫恿我去做——一種欲望要試驗試驗我的幸運究竟有多麼堅實。當然，我是年青的，也許是在對我自己開玩笑。不過，事實上，我並不是對自己開玩笑——那不僅僅是開玩笑的。我的生活曾經是那麼不平常。我像一隻膝犬般，生活在愛情和安適中。我身旁的人們愁眉苦臉抱怨着，而我像是被上帝指定過着平靜的生活直到我最後的一日。每一個人都有磨練或受害，而我却没有這一類的事情。好像一般人類的事情，是不配加在我的身上似的。我想，大概是這麼回事……

「喔，我倒是在莫斯科旅館的房間裏，自言自語地說，任何旁的人因為一個盧布便會交到警察手裏去，而我偷了四百個盧布却什麼事都沒有！對於這，我大笑了。因為我覺得早晚總會有一件不幸運的事的！」

「『不，』我心裏想着，『你還要等一會兒，斯泰潘。』我窺探着旅館裏的人們——那是醜陋的一羣，他們大部是騙子、戲子和不幸的女人。有一個裝作廚子身份的人，後來却明白他是一個道地的小偷。我開始同他談話。『你怎麼生活的？』我問他。『這樣——這樣，』他說：『事情有好有壞。』當我們熟識起來，他就更說得明白

了。「我眼前要做一件事情，」他表示，「但是我必需良好的工具——很費錢的工具——可是我沒有錢。」『啊，』我想，『事情終於來到了。』『是謀害一個人的生命嗎？』我問他。他像是厭忌我這問話。『老天不許的，』他說。『我把我自己的頭還看得更有價值呢！』

「喔，我給了他製工具的錢，條件是他要帶我同去。他做了一個鬼臉，看不起我這種想頭，不過最後終於同意了。我一點都不喜歡他的冒險。我們去到一個人家裝作訪客的樣子，可是那個人不在家。門是一個漂亮的女兒打開的——顯然是他的一個朋友。他立即很仔細地捆起她的雙手雙腳，開始搜索櫥櫃，他一面吹着口哨一面這樣作。一切都很簡單，你說是不是嗎？我們走出去，像我進來時一樣，毫不費事。沒有好久，這個人離開莫斯科了，於是我自己生活下去。」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我心裏想，還是幸運！這一切都滑稽同時又使人惱怒。」

「懷着非常辛酸的感覺，我覺得無論如何上帝是看見我所作的一切了，有一天晚上我到劇院裏去；當我坐在樓廳上，我看見被我們捆起來的那個漂亮女兒，正坐在我隣近的一個座位上，她望着舞台，用手帕在擦眼淚。」

「在幕落的時候，我走到她的身邊。『我想我們彼此見過面的，』我說。她好像是無心和我談話似的，我提醒她一兩件事。

「『噓，』她說，『閉上你的嘴好吧？』」

「『你喊什麼呢？』我問她。

「『我正在爲那個王子難過，』她說。（舞台上有一個王子在被虐待。）散戲之後，她和我一同到一家酒館去，從酒館我領她到我的房間，我們開始像愛人一般地生活在一起。

「她以爲我是一個老行道的賊，她時常問我眼前是否有什麼新的勾當。」

「『沒有，一件沒有，』我答道。

「『很好，我可以介紹你認識一些人。』她介紹了，那些人不但不是強盜，反倒全部都是好人。其中尤其有一個，名叫柯斯蒂雅·巴施瑪柯夫，是一個奇異的孩子氣質的、一個完全天真的人，他的脾氣是那麽明朗歡喜，我們不久就變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我很信任地對他講，那種生活無論如何不是我所要過的，而且我所以變成一個賊純粹因爲好奇心。」

「我也是同樣，」他說。「只因爲高興我才作這種勾當。」世界上有這麼多的好事情，活着是非常有味道的！有時，我想跑到大街上去叫：「看這裏，孩子們，捉住我，我是一個賊！」

「他是一個奇怪的人。有一天，他從一輛開足馬力的火車上跳下來，摔斷了他的胳膊；後來，他患了肺病，於是跑到大草原去喝馬奶。」

「混在那些孩子們羣中——他們一共有三個人——約有四個月光景。我們掠奪漣舟，在火車上偷盜，我總在希望第二天會遇到奇怪可怕的事情。但是我們所有的技藝都非常平靜地經過來。」

「有一天，我們伙中的首領米海爾·彼得洛微齊·包羅霍夫——一個足智多謀極可欽佩的人，把我們招到一起。「自從斯泰潘加入我們這一伙裏那一天起，」他說，「我們的運氣便好起來。」這些話又使我恢復了我的意識。我又想起我的老念頭來，這念頭在我的興奮的生活中，有一個時候已經被驅除掉了。我開始尋思：現在我作什麼呢？我要謀殺一個人嗎？」

「這像一塊破片似地鑽進我的心裏來，我弄不掉它；它就塞在我的心裏，毒害着

我。夜間我會坐在我的床上，兩臂懸在兩膝之間尋思着：『上帝呀，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注意我怎樣生活。我在此地，準備殺一個人，一個和我自己一樣的生物，那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上帝沒有答話，」

老人深深地嘆息着，開始在他的麵包上塗着菓子醬。

「你是一個驕傲的人，」我說。

又抬起他的沉重多毛的額，一心一意地注視着我。他的囡囡似的眼睛像是變成空虛的了，然而有一種醜惡的光在他的眼中閃爍着。

「不；爲什麼我應當驕傲？」他答道，同時小心地分着他的鬚鬚，不使它們粘上菓子醬。「據我看來，一個人是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

於是他小心地把麵包送進他有鬚鬚的嘴裏，好像他在對一個他並不十分關心的陌生人講話一般，用低低的聲調，像剛才一樣地講下去。

「是——是的，」他說，「上帝依舊沈默着。很快，一次誘惑的機會來到了。夜裏我們闖進鄉間一個人家裏，忙着工作，這時突然間我聽見黑暗中有一個在睡眠中的小兒

的聲音。「叔叔，是你嗎？」那聲音喊叫着。我的朋友跳出到洋台上，但是我向週圍看了看，注意到一個門，門背後，有一個人動着。我把門打開一點，看見在牆角裏一個十二歲大小的孩子躺在床上，搔着他的頭——他的頭髮是多麼長呀！同時他還在問：「叔叔——是你嗎？」我窺視着他，覺得我的手腳都在打戰。我的心臟劇烈地跳動着，我的機會來到了！

「我自言自語地說，『現在，斯泰潘，現在——下手啊！』但是我却能適時懸崖勒馬了。我心裏想：不，我不願意作這個試驗，的確我不願意！也許這就是在我的成功而幸運之多年間，上帝要誘惑我所犯的罪惡嗎？謀殺一個無辜的生命！這就是你耍拖我陷進的深淵——我的途徑引我走到終點。不，不，不！

「這個想頭使我非常氣憤，我幾乎不曉得怎樣離開了那個地方，怎樣尋路到深林。不久之後我坐在一棵樹下，在我的身旁我的朋友吸着香煙，並且輕輕地咒罵着。一陣細雨降落在我們的頭上，樹林瑟瑟地響着，在我的眼前，在黑暗中，我可以看見那個磕睡的小傢伙，絕對地無救，絕對地落在我的掌握中。再過一刻——這個孩子便完結了。吓……」

「這想頭具有非常的力量在螫刺我，使我覺得自己和那個無救的孩子一樣了。我自言自語地說，看你在這裏，不曉得一分鐘後我會作出什麼事來，正如同我不曉得你會作什麼一樣。非常突然的——一切奇怪的念頭却如此而來——非常突然的，你也許因我而去，我也許因你而去。這樣相互的無救是多麼誘惑人哪！而且——是誰在指使我們的行動呢？」

「到了早晨，我回到城裏，馬上去見法官斯維雅屠克漢先生。

「請你把我捉起來，先生，」我對他說，「我是一個賊。」他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人，沉靜而瘠瘦，當然只是有點蠢。」

「爲什麼你出頭自首呢？」他問我。「你和你的同伙鬧架了嗎？你們是分臟不勻嗎？」

「我沒有同伙，」我說。「我是一個人作的。」我非常蠢地把我全部生活的故事都告訴他，正如我現在告訴你一樣，我告訴他上帝對我是玩了怎樣殘酷的把戲。」

「但你爲什麼說是上帝，斯泰潘·伊里齊，」我打斷他的話插嘴說，「而不說是魔鬼呢？」

「世上沒有魔鬼的，」他說。「魔鬼只是狡猾的人心創造出來的——人們為辯證自己的卑劣才捏造的；同時這捏造也是爲了上帝的利益的，因爲如此他可以不受責難。世上只有上帝——還有人——再沒有別的。一切像魔鬼的人——猶太卡因，俄皇，恐怖者伊凡——他們全是人類的杜撰，造出他們來以便把人羣一切積蓄的野蠻與罪惡都加在一個人的身上。請你相信我，確實是這樣的。是的，我們這些可憐的罪惡的魔鬼糾纏在我們的罪惡裏，於是我們想法發見一個比我們更壞的東西——簡而言之，一個魔鬼。我們是壞的，但我們覺得，我們並不太壞；還有比我們更壞的人……」

「我再來同你談那個法官。他有幾幅肖像掛在牆壁上，房間佈置得很精緻而安適。他有一個善良的面孔，不過這不算一回事，因爲許多爛東西也時常在漂亮的招牌下出賣的。可是，當我正對他講我的故事時，在我們上面的樓板上，有人在彈鋼琴。這聲音擾亂着我。我心裏想，上帝，你看，一切的事你把它弄得多糟！」

「我談了許久，法官靜聽我談話，如一個老婦人靜聽教堂裏牧師的說教一樣，然而他却不理解。」

「『當然，我會把你捉起來，』他說；『送你去受審判。但是我以保證，如果你

把這裏對我講的話都講給審問官聽，他們會放了你的。在你的面前，」他接着說，「我看不見一個監獄，而是一個僧院。」

「我覺得很難過。『你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對他講，『我再也不願多說一句話。』」

「喔，他送我到警察所裏，幾個偵探偵查我。『我們曉得，』他們說，『你白白出來的那件盜案並不是你一個人作的。告訴我們，你的同伙在哪裏？然後——來和我們一同工作。』」

「當然，兩件事我都不肯答應——於是他們開始鞭打我。他們什麼東西都不給我吃。他們餓着我。這時我受了一點苦，這倒是的確確的。」

「其次審問了。我不喜歡這種事，一句話都不講。審問官發火了，送我到監獄裏。我躺在那裏，和我一起的那些人們比蛆和畜生好不了多少。」

「哈，我又思索了，上帝呀，這一切被你弄得那麼多麼糟啊！真是多麼糟啊！這個想頭不斷地起在我的心裏。既然一個人的生命完全是受着上帝的指揮，所以他會作什麼事，在我看來是沒有關係的。」

「關於那個監獄，我不能多說，我出來之後，四外望了望，到處漂泊了一陣，在一家鑄鐵廠裏工作，可是不久，就辭去了，鐵廠太熱了。同時，我也不喜歡鐵或任何類的金屬——所有的人生的困難都來自它們，所有的困難，所有的鏽與齷齪。若是沒有金屬，一個人可以更簡單更安逸地生活着。」

「我作了各種的工作，甚至連洗刷廁所；我要承認，有什麼東西在拖我去作最污穢的工作。於是我決心作一個浴場侍役來試驗我的幸運。約有十七年，我替人沐浴，想法不使他們受刺激。刺激人們有什麼好處呢？如果你用正當的看法，刺激人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我憐憫人們，因為他們是那麼孤零——而且總而言之，我覺得人生是有點陰沉的……」

十 奇怪的殺人犯

法官L·N·斯維雅屠克漢在他逝世的兩個月以前，有一天對我說：

「過去十三年間，在我審問過的一切殺人犯之中，只有一個馱車的馬車夫摩庫洛夫，使我在人前而且爲了人，喚起我心中的恐怖的感覺。普通的殺人犯是一個極度遲鈍無感覺的動物，半人，半畜牲，無能發覺他犯罪的意義；或者是一個狡猾齷齪的小傢伙，一個捉在網絡裏哭哭啼啼的狐狸；不然就是一個失敗的歇斯迭里的狂人，絕望而刻毒。但當摩庫洛夫在法庭上一站在我的對面，我立即嗅到他身上的一種古怪的氣味。」

斯維雅屠克漢半閉着眼睛，追想他記憶中的圖畫：

「一個大身材，寬肩膀的農民，約有四十五歲，面孔消瘦而善良，這樣的面孔我們通常只有在聖像上才看得見。長長的鬚鬚是灰色的，卷曲的髮也是灰色的，頭頂是禿的，在前額中間，像一隻犄角似地，有一縷突出的哥薩克人的額髮。他的深深的眼窩，和那額髮非常地不相稱，而從這眼窩裏，一雙聰明的灰色眼睛，銳利地望着我，眼光柔

和，充滿憐憫。」

斯維雅屠克漢發出一口穢氣——這位法官正在患胃潰瘍——神經質地皺起他那臉色如土乾枯的面孔。

「特別使我驚異的，是他眼睛裏的這種憐憫的表情——這會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呢？我自白，這時我的公式的冷淡消失了，引起一種不安的好奇心，這在我倒是一種不愉快的新經驗。」

「他聲音鈍重地在答覆着我的問題，好像他這個人不慣於或不願意多說話似的——他的答語是簡短的——話說得很明白，他立意作一次坦白的懺悔。我對他說了幾句話，這在同樣的環境下是我對任何人都未曾說過的：

「『你有一副善良的面孔，摩庫洛夫；你看來不像是個兇手。』」

「聽了這話，他在被告席上，宛如不似一個囚犯而是一個客人似地，拉過椅子來，安穩地坐在上面，兩個手掌壓在他的膝上，發出一種奇妙的和諧的聲音，像是在吹着蘆葦笛子，開始談話了。也許這種比擬並不恰當，不過因為蘆葦笛子也有一種鈍重的聲調。」

「先生，你認為如果我犯了這種殺人罪，就等於說我是一個野獸嗎？不——我不是野獸——你既然對我像是發生興趣，我願意把我的故事講給你聽。」

「於是他講給我聽了，跟一般的殺人犯不同，說得很鎮靜，很連續，並不想替自己辯白，也不想喚起人的同情。」

法官的談話很緩慢很模糊，他的乾枯的嘴唇，罩着一層灰色的鱗，很費勁地在動着，他時常用他的黑舌頭去舐嘴唇，同時閉上他的眼睛。

「我儘量想法回憶他的一言一句。那些話裏涵有一種特別的意義。一字一句都使人驚訝，使人精神上感到痛苦。還有他那針對着我的同情的眼光，使我抬不起頭來。你明白嗎？那眼光不是哀求的，而是同情的。雖然當時我的身體還很健康，他却為我感到難過。」

「他是在如下的境况中犯了他第一次的殺人罪：一個秋天的晚上，他從一個港口正在裝運幾麻包糖，這時他注意到有一個人在車後面走，在麻包上挖了一個洞，往他衣袋裏裝糖。摩庫洛夫下了車，跑向他去，對着他的頭打了一下，那個人倒下了。」

「『好吧，』摩庫洛夫說，『我又踢了他一脚，於是纔起麻袋的破洞，可是他就一

直倒在我的脚下，他的面孔朝天翻着，他的眼睛和嘴張得大大的。我怕起來了，於是我跪下身去，雙手扶起他的頭，但是那個頭像沉重的鉛塊似地東倒西歪，他的眼睛像是對我雲着，同時他鼻孔裏出來的血流滿了我的雙手。我跳起來，喊道：「我的上帝呀，我把他殺死了！」

「於是摩庫洛夫走向警察所，從此被送進監獄裏。」

「『坐在監獄裏，』他說，『望着我身旁的一羣囚犯，無論什麼都像是一層霧——我簡直分辨不出什麼東西了。我怕得不能睡覺，不能吃東西，只是不斷地思索：

「這是怎麼回事呢，怎麼可能呢？一個人正在路上走，我打了他——於是——便不是人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靈魂——它在哪裏呢？他也不就像是一隻綿羊或一頭小牛嗎？而無疑地他却能作各種的事，而且相信上帝；同時雖然他的性質或許與我不同，他也和我正是同樣的生命啊。可是我——你沒有看見嗎？——剝奪了他的生命，拿他當一個野獸似地殺死他。如果是像這樣的話，那麼總有一天我也會遭遇到的：我也會遭人一拳，然後後我的一切都算完結！」先生，這些想頭叫我怕得不堪，我像是聽見我的額髮正朝上聳立。」

「摩庫洛夫一面述說他的故事，一面面對面地望着我，雖然他的發光的眼睛是不動的，我却像是看見他的灰色瞳仁裏閃灼着漆黑的恐怖。他的雙手折在一起，擺在他的雙膝之間，緊緊地捏着。爲了這次過失犯罪，他受到很輕的懲罰；他的假執行被減刑了，送他到一個僧院裏去懺悔。」

「『在那邊，』摩庫洛夫接着說，『他們指定一個矮小的老和尚管我。他教我怎樣生活。他是那麼一個和善的小人，談起上帝來是再優美不過了。他這個人的性格也很好，待我像父親一般，總是對我稱呼：『我的兒子，我的兒子。』靜聽着他講話，有時我禁不住地問着自己：『喔，上帝呀，人是這麼沒有保障嗎？』這時我便會對那個和尚說，『你自己小心，保爾聖父；你愛上帝，而他很可能也愛你——不過只要我打你一下，你便像一隻蒼蠅般死掉了。那時，那溫和的靈魂會到哪里去了呢？這事情並不在於你的靈魂——而是在於我的惡念頭：我隨時可以殺死你。而且事實上，我的念頭甚至不能說是惡的。我可以輕輕地極溫和地殺死你——讓你先作了禱告，然後再殺死你。這你怎樣解說呢？』這個，他是不能解說的，只是不斷地說：『是惡魔鼓舞起你的獸性。他總是在煽動你。』我對他講，不管誰在煽動我，這在我還是一樣；我所要他來教我的，

是如何避免被煽動。「我不是一個野獸，」我對他說，「我的心裏根本沒有獸性；只是我的靈魂在自己搗鬼。」

「『祈禱吧，』他對我說，『祈禱到你精疲力盡為止。』我照樣作了，作到瘦起來，我的顯顯變成灰色的，雖然當時我只有二十八歲。但是祈禱不能鎮定我的恐怖；就在祈禱時我都在思索：『親愛的上帝，這是怎麼回事？我無論什麼時候都可致人於死地，而無論什麼人只要他肯便可以殺死我！我在睡覺時，可以來一個人用刀子刺進我的喉嚨，或是用一塊磚或一塊木頭打在我的頭上。隨便什麼重東西都可以。殺人是有許許多多的方法的！』……這些想頭使我不能睡覺，使我恐怖。最初我時常同見習僧睡在一起，可是他們只要有人動一動，我便跳起來，喊叫：『誰在亂動？安靜點，你們這羣野狗！』每一個人都怕我，我也怕每一個人。他們都在抱怨我，把我送到馬廄裏去。和馬一起，我比較安靜下來，因為牠們只是些無靈魂的獸。但我睡覺時還同樣只合上一隻眼睛，我是驚駭的。」

「摩庫洛夫悔罪的日子過了之後，他又得到馬車夫的工作，住在城外市場花園裏，孤獨而安穩地生活着。」

「我像是一個人活在夢裏。」他對我說。「一聲不響，不同人來往。旁的馬車夫時常問我：『瓦西里，你爲什麼生活得這麼憂鬱呢？你是準備穿和尙衣服嗎？』我要穿和尙衣服作什麼？僧院裏有人，外邊也同樣有人——凡是有人的地方，便有恐怖。我望着人，心裏想：『上帝助你！你們的生命是不穩的，你們對我沒有保護，正如我對你們是一樣！』先生，請想想看，我的心上壓得這麼重，生活起來是多麼困難哪。」

斯維雅屠克漢嘆了一口氣，整整他禿腦殼上的黑絲絨小帽，那腦殼像一塊漂白的老肉頭般閃着光。

「就在這一瞬間，摩庫洛夫正說着這幾句話時，他微笑了；而這種不期然而來的微笑，把他那副端正的面孔扭得十分顯明，我立即斷定這個人是一個惡魔。十分可能地就是涵着這種微笑，他殺死了他一切的犧牲者。我經驗到一種最怪異的感覺。他的聲音裏像是有點苦惱似地繼續說道：

「『於是我像一隻懷着蛋的老母雞滿處走，那個蛋是腐壞的，而我也曉得。我身子裏的那個蛋，早晚必定要爆出來的，其後我將遭遇到什麼事呢？我不曉得——我不敢猜想——但我料定那必是怕人的事。』」

「我問他是否想到過自殺。他沈默了一刻，他的眉目動了動，於是答道：『我不記得了——不——我想我從來沒有過。』……於是他驚異地轉身對着我，眼裏露出疑問的眼光，而且我看他是非常誠懇地說道：『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這事真奇怪……』」

「他用手掌拍着他的膝，模糊地望着法庭的一角，煩躁地囁咕道：

「『是的，是的，你沒有看見嗎，我還不想給我的靈魂來一個解放。我的心好奇地看着旁人，我的那個靈魂是在可恥的卑怯中，這使我非常地痛苦。我忘記了我自己。至於我的靈魂，它只是尋思着：如果我把這傢伙殺掉，然後會有什麼事呢？』」

「兩年以後，摩庫洛夫把一個園丁的女兒半白癡的瑪特萊施卡殺掉了。他講述這次的殺人，態度有點朦朧，好像他自己記不清他這次犯罪的動機了。我們從他的話裏推測，瑪特萊施卡是有點瘋狂的。

「『她時常發一種瘋癲症，使她失掉理性：她無論挖草或栽花時，突然會拋掉工作，張着大嘴笑着在路上走，像是有一個看不見的人招呼了她去。她會蹶着樹木、籬笆或是牆，想要穿過去。有一天她踏在翻轉的犁耙上，傷了腳；傷口流出很多的血，但她

還是朝前走，感不到痛苦，連眼都不霎。她是一個醜女兒，非常地胖，因為她蠢，所以存心放蕩，她時常引誘農民，而他們，當然，便利用她的蠢。她也用眉眼來麻煩我，但我却另有心事。她所以對我發生吸力的，是她的滿不在乎：無論她跌到溝裏，或是從屋頂上跌下來，她都可以安安然地站起來。凡是旁人必要斷腳碎骨的事，她却安然無事。當然，她渾身都是破傷，然而她還同樣的結實。她像是絕對安全地在生活着。

「一個禮拜天，我在大庭廣衆間殺死她。我正坐在大門口的一張凳子上，她開始用一種不乾不淨的態度來和我廝纏——於是我只用一塊柴打了她一下。她滾在地上永不再動了。我看看她——她死了。我靠着牆坐在地上，大聲哭起來：「上帝，上帝呀，我倒底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會有這種弱點，爲什麼會有這種不可救藥呢？」」

「他像是在瘋狂的狀態中嗷嗷不休地講着，一再說着人們之不可救藥，自始至終他的眼裏閃爍着陰鬱恐怖的光。他的乾枯的苦修行似的面孔變得陰黯了，他的牙齒間發着噓聲。」

「先生，你只要想一想看吧：就在此地，就在此時此刻，我都可以打死你！請你想想看吧！誰能夠禁止我作這種事？有什麼東西可以止住我？什麼都不行！——什麼都不

行……」

「爲了殺害這個女兒，他被罰監禁三年，據他解說，懲罰的輕是因爲他的律師的功績，而他毫不躊躇地罵這個律師說：『一個蓬髮的青年，一個大言不慚的人。他一再對法官說：『誰能夠說出這個人的一句壞話呢？沒有一個證人能夠說得出來。而且大家都承認，這個死了的女人是半白癡而且是放蕩的。』啊，這些律師！他們全是些浪費時間的傻瓜。如果在我犯罪之前，你要高興，還可以替我辯護，但是在我犯罪以後，我便不能要任何人來幫我的忙。我站定的時候，你可以抱住我，但如果我已經跑開頭，你便捉不到我！我若跑起來，我便跑到底，跑到精疲力盡跌倒爲止。至於監禁——蠢事情，那也是一個懶人的把戲。」

「我茫然地從監獄裏走出來——什麼都不能理解。人們走過去，車走過去，工作，建築房屋，然而我却老在想：『我挑選什麼人，我就可以殺什麼人，無論什麼人也可以殺我。這真是太可怕了。』好像我的兩隻胳膊正在膨脹膨脹，變成旁人的胳膊了。我開始飲酒，然而我却受不住，那使我難過得很。只要我多喝一滴酒，我便要哭——躲

在黑暗的牆角裏，哭喊道：『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瘋子，我是沒有生活的。』我喝

酒，可是我喝不醉，比一個沒有喝醉的酒徒更壞。我開始吼叫，對每一個人吼叫，把人們駭跑，他們都怕我。我一向老是想著：「不是我弄掉他，就是他弄掉我。」

「這樣我滿處亂走，像一隻蒼蠅在玻璃窗上；那玻璃隨時會破掉，於是我穿過去，穿到什麼地方只有上帝曉得。」

「我的僱主，伊凡·齊里里遲，我殺掉他也爲了同樣的理由——好奇。他是一個歡快而心地善良的人，勇敢得驚人。他的隣家火燒的時候，他的行動有如一個不朽的英雄——爬進火焰正中救出那個老保姆，然後就只因爲她哭着要箱子，他又把保姆的箱子搶出來。伊凡·齊里里遲確是一個幸福的人，願上帝安息他的靈魂。真的我殺死他時，有點使他痛苦。旁的人們，我一殺便死掉的，然而伊凡却受了一些罪——我想看看他是否會駭怕的。不過，他的體質也還算是弱的，很快就被掐死了。人們聽他喊叫，立即跑來，要打我，要把我捆起來。但是我對他們說：「你們頂好捆起我的靈魂，捆我的手是沒有用的，你們這些傻瓜！」」

「摩庫洛夫說完了他的故事，擦掉他臉上的汗，有點喘不過氣來地說道：

「大人，你必要嚴厲地懲罰。處我死刑，否則——根本會有什麼辦法呢？就連在

監獄裏，我都不能和人們生活在一起。我的靈魂有毛病。我無法擺脫他，我怕我又要開始試驗了——於是將有更多的人因此而受苦……你必須了結我，先生，你必須……」

法官閃着他將死的眼神，接着說道：

「他自動地了結了他自己——他在地窖裏有點奇妙地掐死自己——用他的手鐐的鎖鍊——天曉得他怎麼掐死的！我自己沒有看見，我只聽見獄官講。據獄官說，用那樣拙劣痛苦的方式來殺死自己，是需要極大的意志力。『拙劣』這個字眼就是他說的。」

於是斯維雅屠克漢閉上他的眼睛囁囁着：

「大概是我提醒了摩庫洛夫自殺的想頭……是——是的……我親愛的朋友，你可以看得出那是一個單純的俄羅斯的農民，但這又有什麼關係……是——是的……這事你怎樣想法呢？」

十一 一個學生的辯辭

曾經謀殺了自己的妻子的莫斯科學生毛柯夫，在法庭上最後的幾句話是這樣的：

「她是死了，她是一個殉道者，也許現在，在天國她是一個神聖的存在；同時我留在下界，要我的餘生來擔負犯罪與悔恨的沉重的十字架。在我已經懲罰了自己之後，爲什麼還要懲罰我呢？我還能吃香甜的小蘋果和雞蛋，正和我從前一樣，但是它們再沒有從前那樣甜蜜的滋味了。現在什麼事，都不能給我任何歡喜——那麼，爲什麼還要懲罰我呢？」

十二 「靈魂的食糧」

我去訪問 A·A·J，他沒有在家。

「他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的女主人告訴我。她是一個面目可親的老太婆，戴着鹿角的眼鏡，頰上生着一顆有毛的黑痣。她極力勸我坐下休息休息，微笑着，溫和地說：

「我真擔心，目前所有你們年青的人，總好像有人在對你們開鎗，拚着命過日子。從前的時候，人們生活得更穩重，甚至走起路來都不同。他們的鞋子不會破得這麼快——倒不是因為那時的皮子比現在更結實，實在是因為他們走起路來更緩慢更小心。」

「就拿眼前來說，在 J 搬來以前，這間房子住過一個大作家，他名叫阿萊克賽·阿萊克賽微遲，他姓庫斯敏。他是一個非常安詳的人，今天回想起他那種安詳，都覺得有點驚奇。通常他每天早晨起來，擦過他的皮鞋，刷過他的衣服褲子，然後洗過臉，穿好衣服，完全是那麼安靜，就好像所有這城裏的人都在睡覺，而他怕驚醒他們似的。他也

祈禱，向來是唸四旬齋的悔悟詩。之後，他喝一杯茶，吃一個雞蛋和一塊牛油麵包，於是到大學校裏去，放學回來，吃過飯，休息一會，於是畫畫或是造畫架，房裏的這些圖畫，都是他的手藝。」

這個小房間的四壁，滿滿地裝璜着自家手造的黑色木框的鉛筆畫；畫上畫着水池上或墳墓上的垂柳和白楊，旁邊有半荒廢的水車，四外又是垂柳和白楊。祇有一副較小的畫顯得有點兩樣，那是畫着一條小徑，伸展向山坡上去，那條小路纏繞着一棵樹的巨大的樹根，樹像是一條蛇，樹頂已經折斷，露出粗長的乾枯的枝子。

老太婆心愛地觀察着那些灰色而沮喪的圖畫，歡欣地說道：

「他一向是在昏黯的傍晚時走出去，尤其喜歡在陰雨的日子。因此他受了感冒。我時常對他說：『你爲什麼老是選擇這樣的日子出去呢？』」

「『因爲在這樣的日子，』他說：『街上沒有那麼多的人。我是一個怯懦的人，不高興和人招呼。時常也是，』他接着說：『人們叫我想他們的壞處——而我盡量避免這種事。』」

「他會戴上帽子，穿上大衣，拿起一把雨傘，安詳地在籬樹間走着。如果有人在路上

上和他碰面，他會站在一邊，讓他們過去。他一向脚步很輕，好像他根本沒有走在地上。他是一個憂鬱的人，身材細小，頭髮美麗，鼻子有點勾勾，面孔刮得精光，看起來那麼年青，像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

「他總是在手帕裏咳嗽，不露一點聲。我時常讚美地望着他想道：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像他那樣啊！」

「有一天我問他：『你獨自一個人這樣生活着不覺得沉悶嗎？』」

「『不』他答道：『一點都不沉悶——我是以我的靈魂在生活，靈魂是不懂得厭煩的——厭煩是肉的苦痛。』他總是如此答話——智慧得像一個老人。」

「『這可能嗎，』我時常說：『你也對女人不感到一點興趣？你就從來沒有想到過家庭生活嗎？』」

「『不，』他說：『我沒有那種心思。一個家庭需要很多的麻煩，而我的健康也支持不住。』」

「他作我的房客這樣生活了有三年，宛如一個小老鼠，然後他喝馬奶去養病，也就死在大草原上，我期待會有旁的人來，承繼他的財產，可是他好像並沒有親戚和朋友，

從沒有一個人來過，他的全部東西——一件小襯衣，那些圖畫，一個筆記本——就一直留在這裏。」

我請他給我看看那個筆記本，她很高興走到廚櫃，拿出一本黑印花布的大書。在封面上，黏着一方硬紙塊，上邊用古式的文字寫着：

靈魂的食糧

我的記憶的筆錄

A·A·K·——我的年代

自一八八九年三月。

第一頁上是一篇小版畫，用鉛筆畫的很精緻：在橡樹葉和蘋果樹葉的花邊當中，有一節樹幹，樹幹上盤着一條蛇，蛇頭揚在空中，張着嘴，露出牙齒。其次，顯然是用一種寫墓誌銘的方式，以精美圓筆的字體，小心地寫了如下的字句：

「當我們開始檢查一件犯罪時，通常的慣例是，我們立即發覺有許多基督教徒。」
節自普里那斯給特拉兼皇帝的信。

再看下去我們馬上又看到一些斜體的花字，字大而有點造作：

我比柯林西安·阿波羅（註）是聰明得多多，更不要提他是一個醉鬼。

每一頁上差不多都有圖畫和版畫，最常見的是一個胖面孔的婦人，鼻子蹺起而有一對蒙古人的眼睛。筆記並不多，很少有寫滿一兩頁的，通常只是幾行，但都是很細心寫出來的。從沒有塗改或寫錯的字——像是對於全部的事都胸有成竹的樣子——一切都像是首先經過一番草稿，然後再記出來的。

越來越覺得有趣，我就把那筆記本放在我的口袋裏，帶回家去。

下面便有幾段我在那黑色的筆記本裏所尋到的記錄：

（註：——一個俄國作家的假名。）

所謂藝術主要地是寄生在各種犯罪的表現與描寫上，我曾經注意到那犯罪越卑劣，那本書也就越爲人所愛讀，而那犯罪的描寫也越被人所讚揚。把一切事情都考慮在內，藝術的趣味是一種犯罪的趣味。從這一點來看，藝術對於青年人的不愉快的影響是明顯的。

一條鯉魚應當填上紅蘿蔔，但却從來沒有人想過這樣作。

加里遲的烏萊狄米遲公爵到匈牙利國王手下去當臣子，約有四年。其後，又返回加里遲，他獻身於建築教堂。

每一種犯罪都需要那種犯罪的內在的才幹——尤其是屠殺。

柯爾的阿皮，寫了幾句打油詩，開我的玩笑。不過，我却全然不顧他的惡毒，把

那記在下面：

靈魂應當更全部是彈性的；

也便是，更柔軟，唉，更像一個工具；

一個人必得放縱於精神的體操裏；

也便是，說得簡單點，當一個傻瓜。

一次成功的——也便是未受懲罰的——暗殺，應當是出其不意做成了的。

這個安詳的小人用了各式各樣的文字寫了以上這些最有趣的思想，他顯然是在顯耀他的技術。但凡是談到暗殺的，都是用那種精美的圓筆字，正和他寫普里尼給特拉兼皇帝的信中的引句一樣。我大胆猜測這種字體是他個人獨特的手跡。

用美麗的花字畫出來的是如下的一句：

思想是每一個受教育的人的責任。

寫成華美的斯拉夫文字的有：

我從不叫我自己忘掉任何侮辱。

同時用他精美的圓體的筆跡，他寫道：

出其不意的意思，絕不是說對於你心目中的犧牲者不預先作一番仔細的研究。尤其是幾個重要點：巡視的時間或地點；那個人演講後回家的時間；他夜間從俱樂部裏回來的時間。

有兩頁是關於伏爾加河上一次船宴的詳細而沉悶的描寫，其次用斜體字寫道：

保爾·彼德有一個壞習慣，好用她的手指抓她的左膝的底面。她喜歡交叉腿坐着——因此她的膝的底面會發癢——這樣大概就停止了血液的循環。那個傻瓜，他沒有

注意到這一點。而且她還有一個使人不愉快的習慣，她老是說：「你不是這個意思吧？」——這話響在她的嘴唇上像是譏笑的樣子。保林——就等於佩萊蓋雅。佩萊蓋雅是一個比較粗俗的農民的名字。

其次又是圓體的筆跡：

如何離開城市出其不意地回來呢：叫一輛馬車——說「叫一輛馬車」是極其愚蠢的——我們應當說「雇一輛馬車」——在回家的路上，藉口胃痛，跳下車來，跑到那個地方，殺了人，然後再乘車走去。

再看過去，是一個蒙古婦人的面孔與一個醜陋短腿的小人，這人生有一個小臉，在眼睛的地位有許多問話號，他還有濃重的鬍鬚。

其次，是一個書記的華美的毛筆：

他開始訪問、也就是拜客、那個老妖婆，那個女詩人尼索夫斯基。全部地方的革

命黨都聚集在她的房子裏了。

又是圓體的筆跡：

行動的寂然是成功的保證。雇一個老馬車伕，如果可能的話找一個眼力壞的，跳下車來，用你的雙手按住胃部表示痛苦。走向邊道他所在的地方，一直地走向他去，但不要露出認識他的樣子。這會使他感到狼狽的。越過他去，於是驀的轉回頭來，對準要害向他一擊。（此處插入一個大力士的拉丁文縮寫名字。）急忙轉來找到那個馬車伕，扣好背心，說些粗鄙的笑話。你一到家裏，吞下一些克羅顛壓止胃痛。到了事情被發覺之際，你的作法表示好奇而輕逸的樣子。幫忙辦理喪事。

關於這個題目再沒有記載了，最後一篇尾上有一個版畫：一個沒有十字架的墳墓；墳上有一棵折斷的死樹；四外是濃濃的長草；同時在天空裏代替月亮的位置懸掛着一個流淚的蒙古女人的面孔。

再看下去還有四段筆記：

一本德國雜誌裏有一句愚蠢的話：一個教授問他的新娘：「愛狄兒——爲什麼你老是『重說』我所說的一切？」

今天在日落時，一隻歐椋鳥在花園裏唱得很奇妙；牠的唱宛如像是在唱牠最後一次的歌唱了。

遇到一個人並非總是有危險的含意；不過，一個人仍然要在選擇朋友上更加小心。我將永不再認識紅頭髮的人了……

只有害過牙痛的人，而且只有在他真正牙痛的時候，他才曉得牙痛的味道。事情一過去，一個人便忘記了那到底是怎樣的痛苦。如果世界上整個的居民每一個月至少能有幾個鐘點，而且全部在同一個時候，害着牙痛，那真是一件令人讚美的事。只有這種事才能叫人們彼此理解……

到此，這本書終結了，那位善寫字的安詳的小教師，把這本書題名爲：「靈魂的食糧」。他像是保存了這本書約有九年零四個月。

十三 被毀壞的作家

一天夜裏，在一家小酒店，在半醉半醒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羣的烟霧騰騰的氛圍中，一個頗受生活折磨却還年青的人對我說道：

「我的一生是被那個電報員馬拉辛給毀壞了。」

他戴着皺皺的騎士帽的頭俯下去，眼望着桌下，用雙手動動他的跛腿，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是的，被那個電報員馬拉辛破壞的。我們的牧師通常稱呼他『神聖面像的青年』，女孩子們叫他『馬拉沙』，他是一個細小的少年，薔薇色的雙頰，棕色的眼睛，黑眉毛，還有一雙女性的手——纖美如畫。在我們的小鎮上，他對於任何人總是快活可愛的，他受盡人們的嬌寵，甚至可以說被人愛着，我們小鎮上的三千五百居民，樂天地接受那降落在人類運命上的每日的辛勞。」

「我二十三歲那一年，是滿懷的人生厭倦，連靈魂都是麻痺的；人間小小的紛擾都

使我神經不安，甚至可以說使我畏懼。我根本不理解其中的意義，我以幾近於狼狽的情形望着我週圍的一切。有一次，因爲一時的衝動，一陣靈感，使我寫了一篇小說，題名『人們怎樣生活』，並把原稿送給『尼瓦』雜誌。一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最後我不再希望編者有信給我。『他收得太多，看中的太少，』我自言自語地說。

「於是，約在三個月以後，我遇到馬拉辛：『我收到寄你的一張明信片，』他說，同時把一張明信片遞給我，上面寫道：

『你的小說引不起讀者任何特別的興趣，所以不能認爲是成功的；但看得出你頗有相當寫作的天賦。請你再寫稿來。』

「你可以想像這使我怎樣地高興。馬拉辛很有興趣地告訴我，那張明信片擱在他的口袋裏已有三天。『我帶在身上，』他說，『本想交給你，可是我總是忘記。原來你在寫作，要變成另一個托爾斯泰伯爵啦！』

「我們笑了一陣，於是分別了。但是當天晚上，我正走回家時，教堂執事坐在窗口，向外面對我叫道：『哈嘍，你這個作家！我要給你個樣子看！』他說着對我搖動着拳頭。我在歡喜中，誤解了他對我的姿勢。我之認識教堂執事，也算得上是個老朋友

了。他在年青時，曾經渴望着在歌舞劇裏歌唱，但是他頂多站到歌唱隊的第三排，再也沒有進步過。他想在本鄉裏，寫作歌舞劇，而因為劇本誇張得過火，也沒有成功。他喜歡喝酒，每逢喝得酩酊大醉，他便打賭用他的前額敲破胡桃；有一次他一口氣整整敲破過一磅胡桃，因此他前額上的皮膚完全破爛了。他的口袋裏，通常帶着一個錫罐子，夏天裝青蛙，冬天裝小老鼠。若是得到好機會，他會把那些小畜牲丟進貴婦人的額子裏去。這些惡作劇時常會得到人家的原諒，那是緣於他的快活的性質以及他對於魚類的脾性的知識——他是一個最優秀的漁夫！他自己並不吃魚，怕魚刺梗住他的喉嚨，可是他把捉來的魚分給一般熟人，因此他的朋友日漸多起來。

「這時，你看，我還走我的路，心裏高興着我收到的信。當時我是一個謙遜的青年，天性好沈思，不過我的外表的確有點怪樣子……」

他捻着雙唇間稀疏的鬚鬚，閉上他遲鈍的眼睛，用一隻顫抖的手給自己倒了一杯伏得加酒。在他二十歲時，他必定是一個拙笨瘦長的漢子；他的蓬亂灰色的鬚必定是紅色的，他的呆鈍的眼睛閃着藍光，他的臉孔滿是雀斑。現在，他鬆弛的雙頰佈滿紅血管的

脈絡，他的紫色的酒糟鼻子悲哀地懸掛在稀疏的鬚鬚上。那杯伏得加酒並不能振起他的精神來，他像是在夢中一樣很用力地講話：

「我把自已看作一個漂亮人物，一個顯赫的男子，事實上，我是自銜得過甚了！我的靈魂像百靈鳥般歌唱着。我開始熱烈地寫作，整夜地寫；我的文章一瀉千里，那是多麼幸福啊！不過，我開始注意到，無論我到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鎮上的人都以特別的眼光注視我，我心裏想，他們妬嫉啦！……」

「有一天馬拉辛約我到收稅官的家裏去飲茶，這家有一個女兒，一個年青的很標緻的女兒。他們同時還約請了好幾個青年人。每一個認識的人都走過來對我說：『你在寫文章，是不是？你的茶裏要放點糖吧？』」

「哈，我心裏想，他們都在敬糖給我！我用匙攪着我杯子裏的糖，嚐了嚐，奇怪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為茶是鹹的——事實上很辣。不過我仍然喝下去，我當時是那麼好差的。於是突然間，他們全都哄笑起來，同時馬拉辛，揚起他的面孔，對我說：

「『這是怎麼回事？一個作家當然能夠分辨善與惡，可是你分辨不出鹽與糖！這是什麼道理？』」

「我心裏鬧得非常亂，我自尊的情感迅速沉落下去。」這當然是開玩笑的，」我說。「他們愈加大笑起來。其次，他們全都慫恿我朗誦幾節詩——我也試寫過詩，馬拉辛曉得的。」

「『詩人總是在社交時朗誦他們的詩的，所以你也必需朗誦。』」

「這時一個面孔笨呆的、軍官的兒子提出了抗議：『好詩只有軍隊裏的人才寫得出來。』」

「年青的太太小姐們開始同他辯論這一點，於是在糟雜之間我偷偷地溜開了。」

「從那天晚上起，整個鎮上的人都想網羅我，宛如我是一個奇怪的動物。在下一個禮拜天，我遇見教堂執事，擔着釣魚竿，像一隻象似地踏步而來。」

「『停住，』他叫道；『你在寫作，你嗎，你這個傻瓜！我在這裏訓練歌舞劇約有三年，』他接着說，『可是我還比你不過。究竟你算個什麼？你不過是一隻蒼蠅。像你這樣的蒼蠅，只能髒了文學的鏡子，你這個臭鼬鼠！』他把我罵得那麼厲害，使我簡直不堪。他爲什麼要這樣呢？我心裏尋思。」

「在這不久之後，我的伯母——我是一個孤兒，我通常是和伯母生活在一起的——

來和我說：『他們大家都在談論你，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在寫作？你頂好不要作這種事；你已經到了結婚的年紀了。』我設法對她解說，寫作是沒有什麼壞處的，就連伯爵公卿都寫作的，那完全是一種潔淨的職業，是一種高貴的職業。她並不聽我的話，開始哭起來，說道：『老天哪，什麼下流東西教會你作這種把戲呀？』

「第二天馬拉辛在街上遇見我，對我大聲喊叫，『早晨好，小托爾斯泰伯爵！』他給我編了一個無聊的歌，只要鎮上的小孩子們在大街上一見到我，便合唱起來。

『所有的小鳥兒，金絲雀，

悲哀地唱着過去，

但是，我敢說，他們的歌唱，

給他們得不到一文錢。』

「我心裏尋思，這些都滾開吧，我像是因為寫作惹出不可開交的麻煩了！最後我簡直不敢在大街上出頭露面了——他們全都尋我的麻煩！那位教堂執事是特別地憤怒，隨

時都準備要打我。『我努力過三年，』他吼叫道；『可是你這個奴才，你這個……』

『我時常在夜裏坐在河邊，尋思爲什麼他們都要這樣作，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在河的對方，有一個寂靜的隱僻的場所——一個小島，一個樹叢；我會爬到那裏，望着溪流，彷彿覺得那條黑水，從鎮市濾過來，沖過我的靈魂，在其中遺留下辛酸污穢的餘味。』

『我有一個女朋友，一個刺繡的女人，我以最尊敬的心向她求愛，而我相信她必定可以接受我的求婚。但是她也逐漸和我麻煩了，不信任地問我，『你真地在報紙上寫過我們，寫過鎮上的事情嗎？』』

『誰告訴你的？』

『最初她不肯答覆，但終於她承認了，而且說道：『馬拉辛得到過你的原稿。他唸給每一個人聽，每一個人都開你的玩笑，說你已經超過托爾斯泰伯爵了。爲什麼你把你寫的寫作拿給馬拉辛呢？』』

『大地在我的脚下搖擺了。可惡的東西！我心裏想，這事真糟——在那篇小說裏寫了好多收稅官和教堂執事的事，但是我想不到他們會特別地感到不快！因此那個教堂執

事……當然我從來沒有把我的珍寶拿給馬拉辛；他只是從郵局裏偷去的。這時我的愛人更刺激着我說道：

「我的朋友們都因為我和你一起走路，對我開玩笑……我真不曉得怎樣才好……」

「都給我滾開吧！我想。但是我去找了馬拉辛。」

「請你把原稿還給我，」我說。

「『你要它作什麼？』他冷冰冰地說，『人家都已經不要的了。』我無法叫他還給我。事實上我注意到，一篇無用的文章通常是比有用的還更可珍貴，正如惡作的人是比较的人更令人高興。一匹拉車的馬在一個人的心裏從沒有像一匹賽跑的馬那樣地珍貴，雖然人們並不是由競賽而是用辛勞的工作而生活。」

「不久之後到了聖誕節。馬拉辛約我參加假裝舞蹈會。我裝扮成一個惡魔，他們在我的皮帽子上按上兩支羊犄角，在我的面孔上罩上假面具。喔，我們跳舞，同時作些無聊的勾當；最後，渾身大汗，我發覺我的面孔痛得難過。我決心回家去，但在路上，三個滑稽人捉牢我，叫道：『惡魔！打倒他！』」

「我拿起腳來就跑，但是他們捉到我，開始拳打腳踢——並沒有打傷，可是我的面

孔痛得難過，我痛苦地吼叫着。我總算是躺到牀上，而到早晨，爬到鏡子前，這一看哪！我的面孔全都紫啦，我的鼻子腫起來，我的眼睛在眼瞼下幾乎看不見了，水淋淋的。這時，我心裏想，他們把我的樣子弄得真好看！他們在假面具裏面，塗上一些流酸，一熱起來便浸進皮膚裏。我只得去找醫生，整整治療了五個星期。我以為我的眼睛會迸裂開來的。不過，過一個時期總算好起來。

「其次我決心不能再在那個鎮上生活下去。於是我悄悄地走開了。到現在我一直漂泊了十三年。」

* * *

他打了一個呵欠，然後疲倦地合上他的眼睛。看樣子他像是一個五十歲的人了。

「你以什麼爲生呢？」我問道。

「我是一個馬師：我在一個賽馬的馬廄裏得到了工作。我可以事先告訴我認識的新聞記者預測馬的勝負。」

其次，他露出緩慢親切的微笑，繼續說道：

「真的，馬是多麼高貴的動物！天底下沒有東西可以和牠們比！但是，運氣不好，

有一匹馬在不久以前摔壞了我的腿……」

他嘆息一聲，然後像背誦一行詩歌似地，說道：

「那一個我最愛的人哪……」

十四 牧羊人談學問

威深基村的牧羊人蒂莫西·勃爾左夫，是一個非常人可比的人：有點兒像一個魔術家，一個「預言者」，一個「獸醫」，但也曉得如何處理人間的事——一個「家庭糾紛的法官」，而且，如他自稱，是「編草的大師」，也就是說，他能巧妙地用草編製匣子、手提包、香煙盒和像架子，並加以彩色紙和金箔的裝璜。

較重要的村民談起他來很驕傲：「他是一個有頭腦的人，真是的。他是此地的一個政治家！」

青年人很敬畏他，稱呼他「蒂姆伯伯」。全村的人都因為他的頭腦、他的正義感、他的端莊的生活以及他的財富，而尊敬他。雖然一切集會，他總是仔細靜聽過旁的人們發話之後，才作最後一個發言人，而他却是一個首腦。

還在他是牧童的時候，一頭牛曾經撞倒了他，而在青年時，有幾個新募兵打斷了他的肋骨。就因為這個緣故，勃爾左夫走起路來，他的強壯的體格很有趣地左右搖擺着，

宛如他要斜着右身子臥倒在地上，把耳朵緊貼在地面上，傾聽地下的什麼聲音似的。

他已有六十來歲，但他仍然是一個粗壯，胸肩闊大，鐵面孔的人；他那又大又白的牙齒都很堅固；在長長的灰髮間埋藏着縷縷的紅髮，這給人一種印象，以為他的頭髮不是變白而是變紅了。他的頭髮是那麼濃，所以在冬天，甚至在大風霜的天氣裏，他從來也不戴帽子。對他的牲畜和他的助手，他的聲音洪亮而有力，但在談話時，他說話說得很慢，而且像是有意放低聲調，以便叫人更仔細地傾聽。

但主要的一點在於，他是一個哲學家。他時常到城裏去賣他用草編製的東西；他的見識很廣，對於每一件事都予以深思。

從清晨直到日落，他都坐在田野間、小山上、孤獨的樺樹的蔭涼下，或是森林的邊緣上，嚴厲地大聲發着命令，或是威嚇着牧童，他的熟練的手指不斷地編製，身邊放着一捆草。

「為什麼人們彼此這麼不諧和地生活着呢？」他大聲問了，於是又自己答道：「這完全是學問造成的。當某些人們一發見可詛咒的教育、書籍、以及各種的法律和規程成為他們必需的東西，從那一天起人們便彼此不能和諧了。它的結果就是如此。你對我發

你的命令，但是我却不懂你的意思，因為我沒有受過教育。例如吧：你是一個動物的醫生，我們叫做一個「獸醫」；我也曉得我醫治動物的方法；但是我們彼此不理解，罪過就在書籍。是的——是的。」

我靜聽他講話，望着他那紅灰兩色的鬚鬚，他那纏在鬚鬚裏的大猴鼻子，還有那一雙綠色蝦蟆眼睛，在毛髮裏閃着狡滑的光，如梟鳥眼睛般突出着。但是嘴却看不見。勃爾左夫說話時，人們只能意識到鬚鬚裏面有什麼東西在動，偶而有一排冷冷的白牙閃出光來。

「在我的面前你站在那裏，說話像一個外國人或是一個匈奴。那個警察監督或是其他任何官員都是這樣的。如果你使用一般俗話，噯，當然，我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有人一拿出有學問的架子同我談話，便在我們的面前橫了一道深淵！於是我在這一邊，他在那一邊，我們兩個誰也聽不懂誰的話。此外還有那個牧師：你想有人懂得他在教堂裏叫的是什麼嗎？教堂裏一切都很好，宛如在夢裏一樣，至於說是理解什麼，我可不行！教師們的情形也和這相同：他們聚集了許多小孩子，年年地對他們胡說八道！幸而那些孩子們長大了，便忘掉他們的學識，否則農民們也會彼此不理解了。因此我總講人民的

最大的惡害都是從書本上來的。」

我設法要他相信恰恰相反的事，但是非常地不見效。半迷繞着、隱藏着他那狡猾的小眼睛，他默默地靜聽我講話，他的下頷突出着，顯得他的落腮鬍鬚結成毛茸茸的一團。他的面孔上罩着一種愚蠢的表情，搖着他的頑固的頭，憐恤地說道：

「天哪！我們在做什麼呢？我不明白！既不明白你的言語，就收起你的思想吧！你說『科學的』——而我聽那個名辭是『蜘蛛』，我開始認為，你是一個蜘蛛，而你正用你的網來纏我，宛如我是一隻蒼蠅。」

「其次你又說，所有的人都應該讀書。但那真正是廢話；就沒有那麼多的書給每一個人！不僅於此，就連食物也沒有那麼多。人哪，你正在想什麼呢？主啊，學問能引領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呢！我賭咒說！」

當然，我明白他是在嘲笑我，但我也固執的，我想同「蒂姆伯伯」更親熟一些。我對於他的嘲笑並不在意，他很高興，開始更有興致更自然地談起話來。但是他說過一個故事之後，我便像一個球被棍子撞了一下似地跳起身來跑開了。

一天傍晚，日落之後，他正坐在小屋前面大門口的凳子上。蛙在油亮亮的池水上闖

開叫着，蚊子在頭上的空中嗡嗡。勃爾左夫從他身邊的一捆草裏剔出草梗在整理，在這之間他對我宣講一種懶惰的哲學：

「很好，我們暫時得到一個同意；我們兩個人全都承認我們需要一個良好的人統御我們。但爲了要他好，他必需像似怎樣呢？我們姑且這麼說吧；他必不得掠奪他的隣人，他必需對窮人寬厚，而且工作勤苦——這樣他將成爲一個最好的人。他必得明瞭一切的規則：你自己不要吞食了一切，也留一塊給狗吃；不屬於你的東西，你不要摸它，屬於你的，你好好照管。『穿得暖暖的，然後信賴上帝吧。』他所需要的僅於此了。不需要許多的學問。我們全部的帝國就依賴這樣的一個人，統領一切的韃靼人和莫爾多威亞人。」

「這個人在世上負責飼養全世界，每一種人民都擁向他去；匈奴和法國人和土耳其人——都來麻煩他。你自己曉得他們有多少次想要操縱他——他們，那些討厭的人，渾身上下都武裝起來一直衝向莫斯科。而他就只安靜地坐在那裏等候着。是的。但當他們全都來到了，那十二個國家——或許還更多吧？——他站立起來，於是——蹣的一聲！全部的武士像灰塵般洒了下來。他們什麼都沒有剩下。他們那時是——不過他們再也什

麼都沒有了。其次過了許多年，那些勇敢的討厭的人越來越少，而我們越來越多。於是到了現在，人們再不曉得已經把他們收藏在什麼地方了。是的，是的。

「但依照你的意思，好像一個善良的人是一個可憐的動物，而且差不多是一個傻子。他的工作是什麼呢？他大聲對自己吼叫，吼叫一些與他自己無關的事情，於是因此就被送進監獄裏。依照你的意思，人們想像中的善良的人就是這樣。」

「我曾經認識這樣的人，我認識一大羣這類廢物和各種各樣的傻子。就連警察監督大人都對我講過許多次：『你曉得的很多，勃爾左夫，你有一個聰明的大頭腦！』當然，聽了這些話，我對他摘下我的帽子來，但是我心裏尋思：『這個人是一個傻瓜。』他有一個女人，她已經麻痺了七年，而他就坐在她的身邊，有如一隻養得肥壯的獵犬守著一塊羊肉。她死的那一年，他也死了——人們說他是因為哀愁而死的。關於他，人們時常說：『他是一個好人。』但是他唯一的一件好東西，就是他的馬。我有一次替他放過血。一匹閹馬，真的。一匹強壯的駿馬，在各方面都是第一流的。」

「在那些所謂『好人』之中，我看見過的一個最滑稽的人就是我的女主人的兒子，女主人名叫奧爾加·尼柯萊烏娜·杜勃洛文娜，她是那領地的貴夫人。她是一個古怪的

傢伙：她的丈夫離開她，躲到國外去了。她是一個尖鼻子的婦人；與致很好。她戴一付眼鏡，吊在一條黑線上，黑線繫在耳朵上。『我是一個醫生，』她時常說。她也確實醫治過幾個人。在一次火燒之間，她的腿被打斷了，那叫她稍微安靜了一點。

「她的兒子米蒂亞，是我的一個同伴；我們小時候常常一起玩。他長大了，到某一個地方去讀書，有好幾年我沒有見過他。其後，突然間，好像他從沼地裏鑽出來的，他又回來了。當時我已經變成了一個牧羊人，我正坐在森林的邊緣上，雕刻着煙斗，這時他跑着來了。『你不認識我了嗎？』他問道。他已長成細長身子，禿頭也像他母親一樣，戴眼鏡。他手裏拿着一根手杖，挑着一個綢布的袋子；一個錫盒子背在他的肩上；他那細小的腿，看起來簡直像一個馬戲班的小丑。他正在捕蛾子、蝴蝶和硬殼蟲，像一個大魔術家似地蒐集着各種草。他不斷對我談起從前我們孩子時候的事情。『你記得嗎，你記得嗎？』他不斷地問。有一件事我看得很明白；米蒂亞已經最成功地學會了做一個傻瓜。

「『你現在正在作什麼，得米特里·派烏洛維奇？』我問他。

「『我正在寫作，』他說，『論昆蟲和牠們的生活。』」

「原來如此？」我說；「這是很有趣的一種工作，絕沒有疑問的。」

「我時常用心觀察他，不久我就發覺他是一個慷慨而又同樣好酒的人——絲毫都不吝嗇。同村的人開始求他幫忙，先來一次然後再來。我也常求他。我騙過他一頂草帽，那真是一頂好帽子；就是因為那頂帽子，我才學會用草編製各種各樣的玩物。當然，我也常常拿他的錢用，因為我們是老伙伴。有一天他給了我一把刀子，很好看的。」

「他的心靈有如一隻老鼠，因為他一直在讀書研究，弄得他喪失了一切的理性。他時常說：『蚊子是傳染寒熱的，要當心蚊子啊！』當然，我不笑他的，假裝相信他的話。因此我問他：『那是怎麼回事呢？』於是他就打開了他的話匣子。我的老天哪！他會吐出無數言談，而那比一個鳥嘴裏吐出來的，意思還更不明瞭。否則他就會談起農民的事來：他們是多麼艱苦啊！他一鑽進這個牛犄角，你便問他要什麼都行了：『如果他們是像你所說地那麼苦，為什麼你不能幫他們一點忙呢？』於是他就會給你一百盧布。他的心腸軟得像一個女人。我望着他心裏尋思：『你可以比我看得更遠，但毫無疑問你却把你的生活弄得亂七八糟。你要什麼呢？你穿的好、戴的好、吃的好，你的田地抵押了出去，你得到了錢，你還要什麼呢，你這個呆子，你這個莫名其妙的人！』我時常

非常氣他。

「他繼續蒐集着小昆蟲，走在路上隨處嗅着，於是我就領他走向沼地最爛泥的地方去捉蟲子。在山丘地裏有幾處是很深的泥塘——一個人要時刻小心提防。有時，一個牧童若是一時失了神，一隻牛犢或是一隻羊在沼地裏迷了路，那麼你就要永遠和牠們告別了。那就必定被吞進地裏去。當然，他也會突然跌進泥沼裏，就陷在那裏，大聲呼喊。」

牧羊人對這回憶皺皺眉頭，手指縷着他的鬚鬚，把聲調放得更低，繼續說道：

「有一天他一直陷到頸頸；人們把他拉出來，他脫掉他的衣服，掛在小樹上曬乾。這時我對我手下的一個孩子說道：『尼柯爾卡，跑去把他的褲子藏起來！』那個孩子歡天喜地地跑去，依着我的話作了。天已快到日落的時候。我叫人把羊羣趕回家去，米蒂亞便只得光着下身跑回家去了——那天正好是一個休假日，婦人和女孩子們正在各處閒遊——她們簡直都笑不出來了！但這事給我惹起了一個惡果。尼柯爾卡把這秘密洩露出來，告訴每一個人說那是我的主使；這話傳到米蒂亞耳裏，他怒氣衝衝跑向我來，像風車一般嘩咕不停。他說了那麼多的話，他的臉全都漲紅了，頰上流着淚。

「『我給了你不少的好處，』他說，『而這就是你給我的報答，你說是不是？』」

「這便成了我們的友誼的結局；他不肯聽我解說，不久以後他便病倒了。到了春天他死在城裏。據說，害的是肺病……」

「喔——這是『一個好人』的絕好的例子；但他這個人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你能和他怎樣呢？他有什麼用處呢？他像是手指上的一塊裂片。我看見上流社會裏有無數無數這樣的人。一句老話說得很有道理：『在上流社會裏，他若不是一隻獵犬，便是一個野獸。』一個牛犢，是的，是的。」

「從前我們有過一個教師，彼得·亞力山得洛夫。喔，他自己勤敏讀書，而結果他却教導孩子們，說一切的哀愁是來自俄皇。於是學校裏最大的一個孩子費德卡·薩文，辦法很對——他報告了警察。費德卡因此得到一個價值七個半盧布的金幣，而那位教師夜裏便被警察拉到監獄裏去。那便是他同他的學問的收場。」

「所以我還要說：有學問的人就是容易受刺激的莫名其妙的人。他們作不出好事的，一點好處沒有，但有一大堆的胡說八道。拿你作例來說罷：你是一個健康的人，你和人民相處都能應付，你似乎曉得我們是怎樣的人民。但你却同樣有些危險的地方，不過我說不明白。你需要的是什麼呢？我明明白白需要一個袋子裝我的煙草，一個皮子

的。喔，我敢說，如果我開口找你要一個，你一定會買一個來給我。但那只因爲你們的錢是來得容易的。所有你們這些有學問的人，沒有旁的道理，就因爲錢來得容易。但你需要的是什麼呢？我敢打賭，你自己也不曉得。至於我，一切的事我都明明白白，正如燈光一樣地明白。我可以這麼譬喻：我走寬闊的大道，而你們却在小路上摸索。」

牧羊人合上他的眼睛，頭揚向頸子後頭，他那有毛的眼瞳古怪地凸出來，他的鬚鬚裏發出奇怪的吼聲：他在笑了。其次，用一支手指擦着眼睛，他繼續說道：

「不久以前你們說過，大地是旋轉的，那話是完全不正確。從前我也聽見過這種說法。但它之所以旋轉，就只因爲你們的頭腦同你們所讀的書在旋轉。可是你們却跑着喊道：『哈，大地在旋轉！哈，大地在旋轉！』我說，那完全是胡說八道。大地不敢旋轉的，人們受不了。」

他的眼睛閃着勝利的光，他對月亮的紅輪瞥了一眼，其次凝視着油亮亮的池水上他自己的映像。

「例如，你們不曉得明天的天氣將是怎樣的，你們曉得嗎？我曉得：明天是壞天氣。我怎麼曉得的呢？我不願意告訴你們；其中的道理你們一點都不曉得。」

他滾着一支香煙，更發出大言不慚地聲調說道：

「一個牧羊人總是會嗅到天氣的。」

那天晚上，我對勃爾左夫開始感到一種敵意；我再也不想同他會面，而事實上我也有好幾個月沒有見到他。不久，我無意中聽到——不記得是從誰聽來的了——牧羊人有兩個孤兒的姪子，他供給他們兩個讀書，一個在卡贊的獸醫學校，一個在烏拉狄米爾學院。在一家店舖裏，我又偶然遇到勃爾左夫，我拿這事來刺激他。

「蒂姆伯伯，你看，你爲什麼對我這麼漫天扯謊？爲什麼，你一面說學問沒有一點好處，而你同時却把你的兩個姪子送到學校裏去唸書？」

他迷縫着他蝦蟆似的眼睛，搖動着他的鬍鬚，答道：

「喔——喔，爲什麼我老應當對你講真話呢？一個人常常因爲說真話會惹到麻煩。」他的笑像一個魔術家似的，他站在那裏搖擺着，一面笑着，霎着眼睛，聲音很低地說道：

「兩個姪子是我自己近親的血統，而你不過是一個陌生人，和過路的乞丐一樣。因此我的說話和作爲，要於我有利的。每一個有點理性的人都要這樣作。我自己的人，必

需求學，而陌生人則可以不必；對不對？喔——就是這個道理。」

他把他厚大的手掌放在我的肩膀上，謙卑地說道：

「古語說，『每一個人都不自願作別人的弟兄。』也就因此，我只關心我自己的。你想我會喜歡看見他們成爲上等人嗎，我們過去也是上等人，我們全都是的，當然如此；只有眼前我們在最下一層。喔，現在吸一口煙吧，你這個小驢子。」

我們坐下來吸煙。我暴躁地說道：

「你很巧妙地哄了我，蒂姆伯伯。你真是一個好戲子。」

他不喜歡這種話，咕嚕着答道：

「又是胡說八道。你是一個怪傢伙，的的確確是的。俄國有一個老字形容得很好——『小丑』。你們有學問的人的一切壞習慣都是猴子傳下來的……」

十五 朵拉

在療養院裏，有八個患肺病的人。在一切病人之中，肺病患者通常是最任性的：因為只要他們的體溫升高一點點，他們便會無緣無故地恐懼，憤怒，或是頹喪。

肺癆菌有一種兩相抵觸的力量：它一面殺害一個人的生命，一面又喚起他對於人生的渴望。這一點可由下列的事實看得出來：肺病通常都具有一種高度的色情的特色，同時，就連最無望的病人都對於恢復健康具有頑強崇高的信仰。我彷彿記得病理學者斯特朗佩爾稱這種狀況為「肺結核的希望」。

有八個肺癆患者一同生活在克里米亞的一家療養院裏，他們全被一個身世不明名叫朵拉的侍女所看護。有時她說她是愛沙尼亞人。有時又說她是卡列里亞人。不過，她說話的樣子，像是一個陶立德人。她說話有時發出韃靼人的聲調，又有時發出亞美尼亞人的聲調。她身材高大而健壯，但是脚步很輕，她的行動敏捷而靈巧。在她的面孔上有一種馴馬似的良好性質；她的紅唇涵有親切多脂肪似的微笑，她那雙大眼睛，發出奇怪的

淡紫色的色澤，包藏着那種微笑的油質。當她沈思時，她那比較無光的眼睛，便罩上陰雲，眼光變成死板的。她沒有什麼學識而顯得蠢，尤其當她要裝作狡滑的時候，她顯得特別地蠢。因此病人們稱她為「杜拉」（俄語傻瓜之意），並不十分高明地戲弄着她的名字。但是那個女兒並不因此生氣，繼續地微笑着。對待病人，她像一個母親對待孩子們那麼寬容。每當肺病的男人伸出冰冷鉛色的手抓她時，她便用她那又大又紅的手掌穩靜地推開那個不幸的人的可憐濕潤的手，同時說道：「別抓——這樣對你不好。」

各式各樣的人固執地向她求愛：店舖伙計，腳伕，有一次是一個嚴峻強力的漁夫——一個鱈夫。他們喜歡她的粗壯美，她的體力，她的不倦不休的精力，她的樂天的性質。每一個人都想爭取這個和平溫順的動物為他的人生伴侶；但是她對於男人的態度，像是一個自由自在的富翁，她十分明瞭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應當使用她的資本。她用那千篇一律的無表情而不得罪人的微笑，拒絕那些結婚的提議，她靜聽着病人們說不完的想法，推開他們魯莽的愛撫。

無論天刮北風，或是濃霧帶着一層嚴霜裹住小山頂上的房屋，無論病人們畏縮在厚被窩裏，或是穿起暖暖的衣服還在抱怨天冷的時候，她都熱得難過。到了夜間，安排每

一個人都睡了之後，朶拉便在頭上裹住一條角上刺繡着紅薔薇花的黑色領巾，走到洋台上，在我的窗下，跪下地來，眼望着天空，嘆息着祈禱：

「啊，聖母啊……基督，主啊！你，聖尼格拉，上帝的謙遜的僕人！……」

在朶拉身上，我看不出詩意，她不喜歡花，認為花只會弄亂了房間。一天夜裏，一個牧師的妻，正在苦痛着腸內的結核菌，而因為天空與羣星的光彩一陣狂喜之時，朶拉粗暴地驅逐開她的熱情。「天空，」她說，「像是一個野菜肉丸子……」

有一天，第九個病人來了。他很費力地喘息着，爬到閣樓上的樓梯，把住頂上的欄干對朶拉說：「你看我是多麼漂亮的一個漢子，是不是？」

這種說話裏是混合着哀慟與快活。他微笑着，警視着那個魁偉的大姑娘和她圓圓的豐滿的胸膛。

「哈！你是一個多麼健康的動物！」他說着急忙咽進一口冷氣。「呢，你可以幫助我恢復健康，你可以吧？」

「喔，當然的，」朶拉發着她亞美尼美人的聲調答道。

這個人有一副夜貓子的面孔，一雙圓圓的貓眼睛，一隻鼻頭下捲的鼻子，少許黑鬚

鬚，總之是一副冷笑殘忍的面孔。

從那一天起，朵拉像是受了魔術似地改變了，給我們很大的不舒服。她開始不睬我們的願望，匆匆忙忙地走過我們的房間，無氣無力地打掃着，對於我們的怨言和責難只是惱怒地答應着，然而同時在她馴馬似的眼睛裏却閃出一線陶醉的光。她像是突然間變得又聾又啞，時常關切地轉頭對着閣樓，那個像夜貓子的小學生菲力波夫，便躺在閣樓裏咳嗽着喘不過氣來。白天一有空，朵拉就跑到他那裏去，在他的房間裏一直呆到日落，絕沒有辦法把她誘引出來。

說到那個人——他快要死了。死的情景和平常不一樣，他嬉笑嘲罵，從始至終嘴裏呼哨着一個喜劇音樂的調子，可是因為陣陣的咳嗽，歌調時常中途斷了。他有點故意作做；他看樣子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惡魔，但是那假面具終於很巧妙地揭穿了。

「這些怪事你都怎麼想法，我親愛的朋友？」他時常這樣對我說，同時霧着他的貓眼睛。「這些你都歡喜嗎？白日，夜晚，誕生，戀愛，知識，死亡，是不是？這不滑稽嗎？正如法國人所謂 *N'est-ce Pas* 對於一個二十六歲年紀的人尤其是滑稽——這一點我是講我自己……朵拉！」

這時我聽見匙子聲和傢具的沙沙聲，朶拉出現了，張大着眼睛，沉默地等待這個人的吩咐。

「我的善良的老象，給我拿些葡萄來，趕快！」他會這樣吩咐她，然後轉過來對我說：「一個極無知而愚蠢的女人。」

他恨一切的病人，他們只要露出一點點的怪樣子，他便無情地譏笑，人家也不喜歡他。至於我，他所以和我成了朋友，是因為他喜歡文學，這使我們很親密。

「文學是人的一切發明中最好的一種，」他會用他鉛色的手摸着唇這樣說。「越是與生活接近的越好……」

據我看來，他之要死，肺病的關係少；倒是因為他的靈魂受了嚴重的打擊。

他在進了療養院的第六十九天死去了，在死亡的痛苦中他茫然地噁咕着，「菲瑪……我整個的一生……我愛你……只有你……永遠地，菲瑪……親愛的……」

當時我正坐在他的床腳邊，朶拉站在菲力波夫的身旁，她吸着鼻息，用她的大手掌拍着他的乾頭髮。

她拿了一包東西，夾在她的臂窩裏。

「他正說什麼？」她不安地伸直了身子說道。「他說的『菲瑪』是什麼人？」

「顯然是一個女兒，一個婦人，他以前愛過的，眼前還在愛着。」

「他嗎？這個——菲瑪？」朶拉驚訝地大聲問。「不——不，他愛的是我。他一來到這裏，他就愛我……」

但是她再靜聽那個學生的謔語，她揚起她灰色的眉毛，用她的圍巾擦乾她的濕潤的面孔，把那包東西丟到我的膝上，說道，「這是他的葬衣；襪子，襯衫，拖鞋。」於是她悄悄地離開了房間。

二十分鐘以後那個學生菲力波夫停止謔語了。他很熱烈地望着白牆壁上黑色方形的窗口，嘆息一聲。顯然他要說什麼話，但是說不出來。其次，他的渺小的肉體，一直精疲力盡到骨髓，便在永恆的和平中挺直了。

我去找朶拉。她正站在洋台上，下瞰天空與海交接的地方，那樣地黑暗，却在兩面有所不同。她轉過她的胖臉來望着我，我驚訝地發見那臉孔是異常地嚴峻。

「他已經死啦。你去安葬他吧，朶拉。」

「我不願意。」

朶拉開始用腳擦地，宛如要塗掉唾沫的樣子。

「我不願意，」她反復地說。「我不想替那樣的一個人作任何事情！你想想看，他算是什麼人！他說他愛我，然而他却一向都在……」

「是的，但是你看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喔，那有什麼關係？當然我曉得他死了。我不是瞎子，對吧？我甚至用了我最後的一文錢替他買了葬衣。他剛剛一到這裏，我就曉得他要死的，可是我對我自己說：可憐的孩子！……一定會死的！然而每一個人都不能不死。但是他爲什麼要作假呢？『我從沒有愛過一個女兒，』他說。好吧，現在你躺在這裏，並有一個女兒給你。……死可以隨你去死，但是不能作假……」

她聲音低低地在說話，像是心裏想着什麼旁的事情。其次，突然間，她啜泣起來——那麼傷心的啜泣，宛如她吞了滿滿一杯的滾水，燙壞了自己。

「來吧，朶拉！……」

「如果對於這種人——你的心地還那麼好，你自己替他穿衣服吧！至於我——不，不，我不願意。他對我算得了什麼呢？——一次遊戲而已！」

「我不曉得怎樣替死人穿衣服……」

「我管這些作什麼？我不認識他，你說我認識他嗎？」

「但他究竟是死掉了啊！」

「喔，那又怎樣呢？你別勸我。我不想看那樣的一個人……不應該作假……」

到底她拒絕了替他穿衣服，獨自留在洋台上。

當我替那個學生菲力波夫穿葬衣的時候，我猛地聽見一陣低低的痛心的悲泣。我跑到她拒絕了替他穿衣服，獨自留在洋台上。

有時，會使人類特別地流淚，兇猛的，刺心的淚：朵拉哭出來的就是這樣的淚。跪在地板上。頭撞着欄干，哽咽着，悲泣着，發出刺耳的嘶叫聲，吐着這樣的言語：

「我暴虐的親人哪，我的小怪物，我的最親愛的，我忘不掉的兒呀……」

十六 一個人獨自時的姿態

今天我望見一個美麗的小婦人，穿乳白色的長襪，身姿未成熟像一個孩子，她站在特洛慈基橋上，戴着灰色手套的雙手把住欄干，像是準備跳進涅瓦河似的，這時我看見她在月光下伸出尖尖的紅色的小舌頭。

月亮裏的老人，天上的那個狡滑的狐狸，偷偷地正在一片烏雲中穿行。他顯得很大，他的雙頰是紫紅色的，宛如喝多了酒。那個少婦很熱心地，甚至是報復地，在和他糾纏——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的。

她使我回憶到曾經許久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某些人的「怪行爲」。每逢我看見一個人獨自時的動作，我總是得到一個結論：這人「神經失常」，此外我再也尋不到旁的言語來形容。

我第一次注意到這種事，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一個名叫朗代爾的馬戲班的小丑，是一個英國人，他正在馬戲場的黑暗無人的行人道上漫步着，面向着鏡子，取下他

的尖頂帽，對着自己的影像很有禮貌地鞠了一躬。行人道上他自己以外再沒有別人。我正坐在他的上方的一個水糟上，所以他看不見我，剛剛在他鞠躬時，我探出我的頭來。這個丑角的行動使我潛入一種黑暗的不愉快的思索中。他是一個丑角，而且他又是一個英國人，他的職業——或是技藝，就在於他的怪模怪樣。

其次，我注意到一個鄰人。柴霍夫，他正坐在花園裏，徒勞地要用他的帽子捉住陽光，要將陽光和帽子一同戴在頭上。我可以看見這個陽光獵取者的失敗使他煩擾不安；他的面孔越來越紅，最後在他的膝上敲打着他的帽子，動作迅速地戴在頭上，不耐煩地趕走他的狗，於是，半閉着他的眼睛，偷偷地望着天空，大步走向房裏去，既看見我在門廊裏，他微笑着說道：

「早晨好。你讀過貝爾孟特的詩『太陽發散草的氣息』嗎？無聊，你說是吧？在俄羅斯，太陽發散卡贊肥皂的氣息，而在此地，發散着韃靼人的汗味。」

也就是柴霍夫，他一心一意地用一根粗粗的紅鉛筆，突進一個小藥瓶的頸口裏，藉此想打破醫學上的某一種法則，同時破壞了那個瓶子。他以一個科學家從事實驗時那種固執，平心靜氣地作着這件事。

有一次，萊歐·托爾斯泰對一個蜆子低語道：「你幸福吧，是不是？」

那隻蜆子正在杜爾柏大路的叢藪間一塊石頭上溫暖着自己，這時他站在那裏守望着，雙手插在他的皮帶裏。其次，這個偉大的人物很小心地望望周圍，對那隻蜆子吐露着心思話：「講到我——我是不幸的！」

藥劑師蒂霍夫斯基教授，坐在我的餐廳裏，對一個銅茶盤裏的自己的映像說道：「喔，老孩子，人生是怎麼回事呀？」

映像沒有答話；於是蒂霍夫斯基深深嘆了一口氣，開始小心地用手掌擦掉那映像，皺着眉頭，扭着鼻子，看來像是一個象胎的軀幹。

據說有一次有人看見N·S·列斯柯夫誠心誠意地坐在桌邊揚起一撮綿毛在空中，於是讓它落在磁碗裏，屈着身子靜聽，顯然希望那撮毛落在磁碗時會發出聲響。

僧人烏拉狄米爾斯基，有一次把一隻皮靴放在面前，語氣莊重地對它說道：「現在——走吧！」於是，「啊，你走不動嗎？」其次，很尊嚴而有自信地說道：「你看，沒有我你什麼地方都不能去！」

「你在作什麼，師傅？」正在這時我走進房裏來問道。

他很用心地望著我於是解釋道：「就是這隻靴子，連腳跟破爛光了，這年頭人們造這樣的壞靴子！」

我時常看過當人們獨自時，他們是怎樣地哭或笑。一個作家，一個從沒有縱過酒的非常穩健的人，時常獨自哭泣，並吹哨着手風琴的老調子「當我獨自走在大路上！」裏。他吹得很壞，像一個女人似的，他的唇顫抖着：淚慢慢地滾出他的眼睛，隱隱在黑鬍鬚有一次他在旅館的房間裏哭泣，背着窗戶站着，展開他的雙臂，作着游泳的姿勢；但這並不是爲了運動，因爲動作是緩慢的，既無力而又無節奏。

不過，這還不算十分奇怪：笑與淚是正常而自然心境的表現，那並不使人費解。孤獨的夜行人，在田野間，在森林裏，在平原上，在海上，獨自祈禱，就都是這麼一回事。

我的一個在克尼雅基·得佛的隣人——佛龍諾支地方的一個地主，有一天晚上，半裸體，而神志非常清楚地，錯走進我的屋裏，屋裏充滿月光，從掛帳的一個洞間，我可以看見他冷冷的面孔現着奇怪的微笑。他聲音低低地自言自語問答着：

「那裏是什麼人？」

「是我。」

「這不是你的房間。」

「啊，我請你原諒！」

「請你……」

他不再說下去，向房裏四外望了望，對着鏡子讚美了他的鬚髭，於是柔和地歌唱了：

「我走錯了地方，地方……」

我怎會作了這個，這個，這個？」

在這之後，他並不走出房間去，拿起一本書來，放在眼前的桌上，眼望着屋外的大街。好像在責罵某個人似地大聲說道：

「現在和白天一樣地光明——可是在白天黑暗而可怕。很好的安排呢。不是嗎？……」

於是他蹣跚起脚尖，展開雙臂保持身子的平衡，小心翼翼一點聲響沒有關上門，走出去了。

看見一個孩子用他的手指要從書頁上撕掉一幅圖畫並不是稀奇的事；但是看見一個科學家或是一個教授想作這種事，而且向過圍看看靜聽着像是怕被人捉到的樣子，這真是奇怪的事。

我們說的這位教授顯然確信那印上的圖案是可以從紙上移動下來，於是把它藏在背心的口袋裏。有一兩次他認爲他已經成功了。他從紙上捉住一塊畫，像兩指捏着錢幣似地揚起來，想要送進口袋裏；但是，看看他的手指，皺皺眉頭，把那畫拿到光亮處，開始固執地磨擦那圖案。最後，明白這事不會有什麼結果，便把書丟到一邊，大步邁出屋外，憤怒地踏着脚步。我曾經非常仔細地檢閱過那本書。那是一本德文的機械書籍，有各種電氣發動機及許多零件的照片。書裏並沒有一幅畫是粘在上邊的，所以很顯然印上的畫是不能從紙上移動裝進口袋裏去的！這位教授或許也曉得這一點，雖然他並不是一個技師而是一個人文科學的教授。

婦女耐心玩着一種遊戲或是在梳粧室裏忙着打扮的時候，時常會自言自語的，但是有一天我整整費了五分鐘看一個很有教養的婦人，獨自吃着糖果，把每一塊糖用鉗子舉在空中，一次一次地對它們講話：

「啊，我要把你吃下去！」於是她把它吃下去，而且問道：「誰呀？」

「喔，我沒有吃嗎？」

其次，又是：「我要把你吃下去！」

「我沒有吃嗎？」

這時她正坐在窗口的一張圓椅中，是夏日傍晚五點鐘的時候，從街道上傳來的這個大城市的喧囂充滿了房間。婦人的面孔是很認真的樣子，她的灰色的眼睛誠摯地釘住她膝上的糖果盒子……

在一家戲院的走廊裏，有一次我看見一個標緻的黑髮的婦人，因為來遲了，便站在鏡子前整理着她的頭髮，用一種嚴厲而較高的聲音在對某一個人講話：

「然而——一個人還是要死嗎？」

在走廊裏除去我之外，再沒有旁的人，我也是來遲了，但是她並沒有注意到我，既使算是她看見了我吧，我希望她不會用這種摸不着邊際的問題來問我的！

是的，有許多人，當他們獨自時，他們作出這一類性質的「怪行爲」。下面是另外的一個例子：

亞力山大·布洛克，站在公共圖書館的樓梯口，正用鉛筆在一本書的邊緣上寫着什麼，而這時，他突然地走近欄干，很有禮貌地讓路給一個人。我站得很近望着他，但是看不見有人走過去……我正站在樓梯口的頂端，於是當布洛克的眼睛現出微笑的表情，追隨着他讓路過去的某一個人而遇到我的視線時，也許因爲一驚，把鉛筆落在地上，他俯下身子檢起來，對我問道：

「我來晚了嗎？」

十七 關於托爾斯泰

一個熱天，在窪地的路上，他趕上我。他騎在一匹馴順的韃靼小馬上，正對着里瓦達的方向走去，渾身灰色而蓬鬆，頭戴一頂蕈形的白色絨帽，他看起來活像一個地鬼。拉回他的馬，他對我呼叫，於是在他的身邊走着，同他閒談之間，告訴他，我剛剛收到V·G·柯洛倫柯的一封信。托爾斯泰惱怒地搖着他的鬍子。

「他相信上帝嗎？」他問道。

「我不曉得。」

「這就是說，他的主要的一點你不曉得。他是一個信徒，但是在無神論者的面前他不敢承認。」

他說話時噁噁咕咕聲音暴躁，半合着眼臉憤怒地窺視着我。很明白地沒有心情和我談話，但是當我表示要走開的時候，他又止住我。

「你往那裏去？」他問道：「我走得不太快吧，是不是？」

於是他又開始嘖咕了：

「你們的安得列夫也是怕無神論者的，但是他也信仰上帝——所以上帝使他懷有敬畏。」

當我們走到 A·M·羅曼諾夫大公的花園的邊緣時，我們遇見三個羅曼諾夫家裏的人，他們彼此靠得很近正站在大路上。一個就是艾·托多的主人，另一個是喬治，第三個大概是來自杜爾柏特的皮奧特爾·尼柯拉葉微遲——他們全是強壯專橫的人。大路被一匹馬的車輪所遮斷，稍微在邊上另有一匹裝好鞍轡的馬·萊歐·尼柯拉葉微遲（托爾斯泰）從它們之間穿不過去。他對着羅曼諾夫家人嚴峻而又期望地睨視着，但是在他走近之前，他們已經轉過臉去了。最後那匹裝有鞍轡的馬神經質地跳躍着向邊上走了幾步，讓托爾斯泰的馬穿了過去。

默默地騎馬走了幾分鐘之後，他叫道：「他們認識我的，這些傻瓜。」又停了片刻他接着說：「那匹馬曉得牠必得爲托爾斯泰讓路的！」

「首先留心你自己——然後你會替旁人留心很多了。」

「當我們說我們「曉得」，我們的意思是什麼呢？當然，我曉得我是作家托爾斯泰，我有一個妻與幾個孩子，灰色頭髮，醜面孔，還有一縷鬍子——這一切都寫在我的護照上。但是關於靈魂護照上沒有記一個字，而關於靈魂我曉得一點：它需要接近上帝。

「但上帝是什麼呢？上帝是我的靈魂成爲它的一個原子的東西。再沒有別的。凡是學會沉思的人覺得那很難於相信；不過只有經過信仰，一個人才能生存於上帝之中，因此特屠利安寫道：「思想是惡害。」

雖然他的說教是單調的，然而在這個幾乎是神話的人之中，可以發見怎樣無限的變化呀！今天，在公園裏，當他同哈斯波勒的法師談話時，他的作爲有如一個誠實的心地簡單的小農民——他已經臨到必得思索他最終日子的時候了。他在那個肥胖而體格寬大的韃靼人的身旁，看起來顯得身材既小而又縮作一團，像是一個小老人，他的靈魂對那一向埋在其中的某種事物剛剛覺醒了一種意識，而且他懼怕由這種覺醒所可能引起的問題。

他驚訝地抬起他多毛的眉宇，他那雙炯炯的小眼睛怯怯地閃爍着，熄滅了那燃燒在眼中的不能忍受的刺人的火焰。他那透視一切的眼睛釘住法師的闊大的面孔，眼瞳裏失掉了那使人不安的銳利。

關於人生，靈魂，上帝的意義，他對法師提出了許多極幼稚的問題，非常靈活地用聖經與豫言者的詩文來代替可蘭經的詩文。總之他是表現出驚人的技術，這只有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而同時又是一個偉大的聖人才能作出。

可是幾天之後，當他同塔涅芥夫與蘇勒談論音樂的時候，他又像一個孩子似地狂喜起來了。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在讚美他自己的情熱，或者更正確地講，他是在讚美他對於熱情的能幹。他認為叔本華關於音樂比任何人都寫得更聰穎更深刻；他用註解告訴我們關於費特的一件滑稽的軼事，而且描寫音樂為「靈魂的啞然的祈禱」。

「爲什麼是啞的呢？」蘇勒問道。

「因爲它不使用語言，在音響裏比在思想中有更多的靈魂。思想像是一個錢袋——裝有銅板或零碎東西，而音樂總不黏污穢——自始至終是純潔的。」

表現出明顯的歡欣，使用迷人的單純的語言，他表現着他的觀念，選擇着——這在

他是很少有的事——他所能想到的最精美最纖巧的詩句。於是出人意外地在鬚子裏微笑着，戲弄而溫柔地囁嚅道：

「一切的音樂家都是蠢人，越有天賦的音樂家，他就越淺薄，他們全都會如此虔誠是有趣的……。」

在電話裏，他有一次對柴霍夫說道：

「今天對於我是這麼好的一個日子；我的靈魂是充滿了歡喜，所以我望你也是歡喜的。特別是你。你是一個很好的人，一個很好的人。」

當你同托爾斯泰談些他沒有用處的事情的時候，他漠不關心而不信任地聽着。實際上他並不問話——只是在審問，像一個古董的收集人一樣，他只收集那些和他的蒐集品有關的一些東西。

有一天他在整理他的書信：

「這些東西都會替我惹起許多麻煩，」他說。「無論寫作，或是諸如此類的事情。但是到了最後，我死了的時候，也許不過一兩年，人們會說道：『托爾斯泰嗎？啊，是那個自己要做靴子的伯爵吧；後來他遇到一些奇離古怪的事情，你說的就是這個傢伙吧？』」

有好幾次，我在他的面孔上，在他的眼光中，注意到一種狡滑而滿意的微笑，這種微笑是一個人不期然地發見了他隱藏起來的東西時才有的。他把那東西藏了起來，於是便忘記了。它在什麼地方呢？他暗中哀傷，不斷地思索，度過了許多日子：「在什麼地方，啊，在什麼地方我放起了我那麼需要的東西呢？」他駭呆了，否則他週圍的人便會注意到他的痛苦，便會曉得了他的損失，而以此煩擾他或是傷害他。其次他突然間想起來尋到了。歡喜着他的成功，也不再畏懼對旁的人們表現出他的情感，於是他就以一種狡滑的眼色望着他身邊的人，好像在說：「你現在不能傷害我了！」

但是若問他尋到了什麼，在什麼地方尋到的——那仍然還是一個祕密。

人們思索着他的事總不會感到厭倦的，但是時常和他會面真是磨練人的事。我個人

覺得同他住在一所房子裏是不可能的，不用說同住在一間屋子裏了。他的週圍像是變成了一個沙漠，那裏的一切都被太陽燒焦，而太陽本身正在窒息發烟，威脅着一個黑暗永恆的夜。

十八 亞力山大·布洛克

我時常覺得俄羅斯人的心靈，有一種病——怕它自己；這種病在於它之企圖脫離一切理性，使它怨恨理性並懼怕理性。

那個聰明而狡猾的蛇V·V·羅珊諾夫，在「退休中」(“Уединенно”)辛酸地悲嘆着：「我的經驗是多麼悲哀的經驗哪！爲什麼我要知道一切的事情呢？現在我不能如我所希望地死於平靜之中。」

在萊歐·托爾斯泰的「一八五一年後我的青春日記」中，有着這樣嚴峻的宣示：「意識是能捉牢一個人的最大惡害。」

陀司妥也夫斯基也曾說過同樣的話：「……過於正確地意識着，是一個失敗，一個真正的，完全的失敗；過多的意識——我甚至要說每一種的意識——是一個失敗。我堅持那是這樣的。」

現實主義者，皮賽姆斯基，在他寫給梅林尼柯夫·佩柴爾斯基的書簡中說道：「咀

咒吧，這種思想的習慣，這種靈魂的疥瘡！」

L·安得列夫曾經說過，「理性的本身是具有間諜或密探的成份。」而且他也歸納出如下的論斷：「很可能理性就是那個老婆婆的良心扮裝成的。」

我們可以從俄國作家中搜集一大堆這類的格言，這些話裏全都顯示着對於理性的力量缺乏信任。這是一個國家人民的特點——這個國家，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甚的，把生活建立在缺乏一切理性的原則之上。我們若注意到，就連「活躍的進步」之作者P·F·尼柯拉葉夫，都曾寫過如下的話，真是有趣的，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是不應當很自然地寫出如下的思想，他於一九〇六年寫道：「智識增大了需求，需求產生了不滿，一個不滿意的人是不幸而可憐的——因此從社會的立場來講是有價值的，從個人的立場來說，是魅人的。」這是一種完全不可了解而有點像佛教徒的思想！

蒙恬也曾嘆怨過：「我們為什麼用無益的知識來危害我們自己呢？那些精神的選民的枕頭——無知與心地單純——是多麼甜蜜多麼安逸呀！」他解說原始人民的長壽，是因為他對於一切科學一切宗教的無知——他們不曉得他們領有這一切本源的事實。享樂主義者的蒙恬是生存在宗教戰爭的時代。他滿懷光明歡欣的智慧，認為宗教裁判所的苦

刑是比食人主義更令人厭忌。三百年之後，托爾斯泰談到他說：「蒙恬是平常而庸俗。」托爾斯泰的心靈在形狀上以及在本質上都同樣是宗教的。我想，獨斷論不會對他發生誘惑的，同時也很難設想，像思想本身的過程對於某些哲學者所引起的歡喜：會使托爾斯泰感到的，例如，就以叔本華來說吧，他就時常欣然地默考他自己思想的發展。據我的看法，托爾斯泰認為一切思想，一切反省，是為一種可咀咒的義務，同時我認為，他總是在記住特屠里安的言語，那表現一個懷疑所苦的熱狂者的絕望之言語：「思想是惡害。」

也許心靈喚起的恐懼的泉源以及對恐懼的厭惡全都給獨斷論者包容在聖經裏（第六卷第一章第四節）。

「阿拉柴爾教人使用刀和劍……他發明了它們，應用於各種技藝……解釋了星星與月亮的行徑。於是大無神時代來臨，世界腐化，人類的道路變成痛苦的……」

當我昨天同亞力山大·布洛克偶然談過一次話之後，我記起了以上這一切，我離開

了他的「宇宙文學」公司的辦公廳，當時他問我，對於他的著作「人道主義的衰頹」，我的意見如何。不多幾天以前，關於這個問題，他發表了一篇類似演講的東西。那篇文章在我看來像是有些不完整，但是充滿了悲劇的豫兆。當布洛克正在讀着那篇文章時，他使我想起了一篇童話裏迷失在森林中的一個幼兒：他意識到黑暗中有許多怪物出來了，於是他囁囁着斷斷續續的祈禱，希望藉此可以把怪物駭跑。布洛克翻着他的原稿時，他的手指顫抖着。我不理解人道主義的衰頹是使他憂愁還是使他歡喜。他的才幹在散文上不如在詩上那麼豐滿，但他這個人的精神無疑是破壞性很深的——簡而言之，他是一個「頹廢」時期的人。據我看來，布洛克本人對於他之所信並不完全清楚；像石頭上苔蘚似的言語，并未穿透他的思想的深處，而思想正如他稱爲人道主義的毀滅一樣，成爲他的毀滅之因。他的某些思想，依我看來，像是並沒有經過十分仔細的思考。例如：

「設法啓化羣衆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發明取發見而代之。」

十一與十二世紀在發明上是有非常的收穫，那就正因爲在那兩世紀裏獲有最多數最偉大的發見。至於講到俄羅斯人民文化之不可能與無益，顯然是指「歐亞化」而言，而

依我之理解，這只是認定俄國羣衆有機地缺乏「國家」本能，然而布洛克爲什麼要成爲一個歐亞化的運動者呢？

我盡我可能溫和而巧妙地把這些話說給他聽。同他談話很是困難——他給我的印象是，無論什麼人只要覺得他的世界是有點奇怪或不可理解，他都輕蔑——而他的世界，由我看來，確實是有點奇怪的，最近有兩次，在「宇宙文學」的編輯會議上，我就坐在他的身旁，同時常常和他辯論從俄國語言的精神觀點來看翻譯的不完整這個問題。這一類的工作是不能使人相親的，差不多所有的人在這種會議上，工作的態度，都是冷淡而公式的，他也不例外。他說，他看到我解脫了「知識階級所重視的、解決社會生存問題的習慣」，很爲高興。

「我總覺得那不是你真的自己，」他說。「在『小城奧庫樓』裏，已經可以看出你是被那些『幼稚的問題』——最深邃最可怕的問題——煩擾着了。」

他的話是錯誤的，但我並不抗議，我隨他高興地想去吧。

「你爲什麼不寫這些問題呢？」他固執地追問我。

我對他說，人生的意義這個問題，愛與死，是絕對的內心的個人事件，只有關我自

己一個人。我不想把這些都宣揚到大街上，如果我免強要這樣作的話，那必定是很拙而沒有任何技術，「談着自己是一種微妙的藝術——我沒有這種本領。」

我們走進夏花園裏，坐在一張凳子上。布洛克眼裏的閃光，我覺得很像瘋人的光。由於眼睛的光芒，由於冰冷痛苦的面孔的戰慄，我可以曉得，他正在渴望着來談或追問一些問題的。他像是要用他的鞋後跟擦掉石子上的一道陽光，責難地談道：

「你在隱匿你真實的自我。談句真話，在精神上你隱匿了你自己的思想。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還沒來得及答話，他使用那污蔑的閒言爛語談起俄國的智識階級了——這些爛調，在如今革命之後，尤其令人覺得不恰當。

我對他講，據我理解，對於智識階級的否定的態度，是由智識階級本身產生的。在農民之間就不會產生這種態度，因為他們除謙卑的鄉下醫生和崇高的村鎮教師以外，便不知道智識份子；在職工間也不會有這種態度，因為他們的全部的政治教育都是來自知識階級。這種態度是有害而不健康的，毀壞掉知識階級的自尊，毀壞掉他們自己歷史的文化工作的評價。

知識階級過去一向是而且將來將繼續扮演着歷史的馱馬的角色。緣於它的不倦不休的工作，曾使普羅列塔利亞達於革命的高潮，把那些問題的深度與闊度展現在我們的面前，要求立刻解決。

我認爲他並沒有傾聽我的話，因爲他在陰鬱地注視着他脚下的地面，我的話剛一說完，他就又開始說起知識階級在接受布爾札維克主義之猶豫不決。在許多旁的話之中，有一段話他說得很公正：

「知識階級從黑暗中召喚起破壞的精神之後，便說：這不是我們作的，而是那邊的人們作的，這話是不誠實的。布爾札維克主義，是知識階級在各種說教上，在編輯室裏，以及在他們『地下』的教訓裏，所必然產生的結果。」

當時恰巧有一個漂亮的青年婦人從面前走過，表示親愛的致意鞠着躬；他冷淡得幾乎是輕蔑地答禮着，於是她露出不安的微笑走過去。當她躊躇地走開時，布洛克從後面望着她細小的脚步，對我問道：

「關於不朽，關於不朽的有無，你怎樣想法？」

他很斷然的樣子問我，他的眼睛牢牢地釘住我的面孔，我答道，大概拉姆奈的說法

是對的；如果我們承認宇宙的物質是限定的。那麼就得設想它的混合體是在無限的時間之無限的變化中重現的。這種觀點可以變成：就在幾百萬年以後，在彼得堡；在一個春天的多霧的午後，布洛克與高爾基將會又坐在夏花園裏的凳子上，談論着不朽。

「你不是認真地講吧，是不是？」他說。

他的追根問底既使我驚異又使我麻煩，雖然我已感到他的追問並不單是因為好奇心，而是有一種欲望強迫他把那煩擾着他的某一種沉重的思想粉碎掉消滅掉。

「我沒有理由設想拉姆奈對於這問題的觀點是比所有旁的觀點更不可信，」我答道。

「但是你個人對於這問題怎樣想法？」他不耐煩地蹣着他的腳，直到那一夜以前，我看他總像是非常地安靜非常地不願講話。

「說到我個人，我甯願想像人是一種機器，在其自身中把所謂『死的物質』在相當遙遠的未來變成一種靈魂的力與意志，並且把整個的世界變成一個純粹靈魂的世界。」

「我不理解——你說這不是汎心論嗎？」

「不，因為在那個時候除去思想以外什麼都不存在。一切都將消失，一切都將變成純粹的思想，只有思想將是存在的，把整個人類的心靈從最初的一閃到其最後爆炸的

瞬間予以化身。」

「我不理解，」布洛克搖着頭重複說。

我提示，他應當想像着世界是物質分解的不間斷的進程。物質，分解着，繼續發出如光、電、電磁石的波、黑爾岑的電波等等種類的力。此外當然還要加上放射能的活動的一切符號。思想是頭腦的原子的分解的結果；頭腦是「死的」無機物質的原素所組成的。在人的頭腦的實質中，這種物質不間斷地變形成靈魂的物質，我自己相信，在將來的一個時期，一切爲人所吸收的物質，都將由他以及他頭腦變形成一種唯一的力——一種靈魂的力。這種力將在其自身中發見和諧，將凝結成自我觀察——成爲對一切隱藏着的無限變化的創造的可能性的一種默想。

「這是多麼陰鬱的一種幻像啊？」布洛克說，諷譏地微笑着。「曉得物質保存的法則與此相矛盾，是使人愉快的。」

「至於我，我却高興地想到，從實驗室裏所生的法則並不總是與我們所未知的宇宙的法則相一致。我相信如果我們時時量量我們的星座，我們應當看出他的重量是逐漸減少的。」

「這真是很淒涼的事，」布洛克搖着頭說。「這全然是簡單化；事情是這樣，我們對於相信上帝是過份的聰明，但是卻不夠強壯來相信我們自己的自我。作爲人生信仰的一個支柱——是只有上帝和我自己，人類嗎？但是在這次戰爭之後，而又在另一次更殘忍的戰爭的前夜，我們能夠對於人類的智慧有任何信仰嗎？不，你的這幅圖畫……那是太可怕了！……但我仍然相信你不是認真這樣講的。」

他嘆息了。「只要能夠完全停止思想，哪麼只有十年呢！如果我們能夠消滅掉那引我們更深地走入世界的黑夜的、那條陰謀的霧似的小光，而能用我們的心臟傾聽宇宙的和諧呀！這個頭腦，這個頭腦……它不是一個信賴的機關——它是大得奇怪，發展得奇怪。它是一個疙瘩，像是甲狀腺腫。」

他沉默了幾分鐘，他的雙唇緊閉，於是發出低低的聲音說道：「把每一時一刻都停止住，讓時間『計算時間』！」

「如果各式各樣的動力發出同樣的速度，時間會停止的。」
布洛克從他的眼角看我，揚起他的眉毛。於是他說話開始快起來，而不連貫，那麼一種失常的樣子，使我無法聽得懂了。這是一種奇怪的印象——宛如他從他的身上撕着

破爛布片。然後他驀地站起來，對我伸出他的手，走去趕電車。猛眼看來，他的身姿像是穩固的，可是仔細一注意，他走路並不穩，他的均衡一會兒倒在這隻腳上一會倒在那隻腳上。而且無論他穿得那麼整齊，我們却總在想看他和旁人穿不同的衣服。而古米拉夫，縱算穿上撒慕耶人或賴普蘭人的皮衣服，看起來也和一般人沒有兩樣。布洛克需要一種不平常的衣服。

我剛剛記完和布洛克的這篇談話，波羅底海艦隊的一個水手W氏走來要我借「一本有趣的書」去讀。他非常珍愛科學，希望科學能解決一切人生之謎，而且一談起科學來便總是狂喜而有信仰。今天他宣佈了驚人的消息：

「你曉得嗎，據說一個有學問的美國人發明了一架機器，一個簡單得奇怪的機器，就是一個望遠鏡，一個輪子加上一個柄。你一轉動那個柄，你便什麼都可以看見了：解析幾何、三角、批評，實際上世界歷史的全部意義都在。這個機器把這一切都顯示給你——而且還會呼哨！」

我最喜歡那個機器的，是它會呼哨。

十九 柴霍夫

已有五天，我的體溫超乎尋常，但是躺在床上，使我厭氣。

一場爽快的陰雨，帶着濕潤的塵埃，灑在大地上。我可以聽得見伊柯港的鎗砲聲——敵人正要向港進攻。探照燈的長舌頭舐着夜間的陰鬱；那景象使人不安，因為它令人忘不掉這種惡魔的發明——戰爭。

我正在讀柴霍夫的作品。如果他沒有在十年前死掉的話，戰爭必定會殺死他，首先對人類的恨忌就會毒害了他的。我還記得他的葬儀。

那麼爲莫斯科所「珍愛」的這個作家的棺材，是載在一輛綠色的貨車裏，車箱上貼着大字：出賣螻蛄。集到車站上去迎接這個作家的羣衆，却都隨上那同時從滿州運來的凱勒將軍的棺材了，人們發見柴霍夫會有全副武裝的葬儀，深深地驚訝着。當這種錯誤被發覺時，有些好興緻的人便開始笑着開玩笑。隨着柴霍夫的棺材的只不過一百人，再也不多了。我特別記住兩個律師，全穿着新鞋子，繫花領帶，顯然是「新郎人物」，走

在他身後，我可以聽見他們中一個名叫V·A·馬克拉柯夫的，在談論狗的聰明；另一個我不認識，在誇耀他鄉下家庭的安逸和環境的美麗。一個身穿紫丁香色衣服的貴婦人，打着一把鑲花邊的洋傘，正想說服一個戴大眼鏡的老人，要他相信棺材裏的人的功績。「啊，他是驚人地優美，而且那麼機智……」那位老紳士疑惑地咳嗽着。那一天又熱又有灰塵。在杖儀隊的先頭，一個壯大的警察，壯嚴地騎在一匹白色大馬上。這一切都像是非常的庸俗令人難堪，與紀念這個偉大而纖巧的作家是十分不相合的事。

柴霍夫在給老人A·S·蘇佛林（「烏萊米亞報」的編輯）的一封信裏寫道：

「我們可以說，再沒有事情比庸俗的生存鬥爭是更厭人更無詩意的了，那把人生的一切歡欣取掉，迫得人麻木無感覺。」

這種言語表現出極度的俄國人的思想氣味，據我看來，那並不是A·P·柴霍夫的特色。在俄羅斯，有着無數各式各樣的事情，但是人們却缺乏對於工作本身的愛好，所以大多數人都有那樣的想法。俄國人讚美精力，但却覺得難於相信它。舉例來說，像傑克·倫敦那樣一個精神活躍的作家，在俄羅斯是不可能的。雖然他的新作在俄國極其流行，但我却覺得那些書不會感印出俄國人的活動的慾念；那些作品只能刺激起他們

的幻想。

但從這種觀點來說，柴霍夫並不能算是老牌的俄國人。在他身上，這種「生存鬥爭」，在青年的初期即已開始。日常生活是辛勞與乾燥無味，為獲得一片麵包便要費許多心計與煩難，而且還不僅養活他自己；因為他的家室是需要很大的一片麵包的。爲了這種乾燥無味的生計之謀，他用盡了他全部的青春氣力，我們只有驚異他怎能還會保持住他的幽默感。他把人生只看爲對飽滿與平靜的一種慘澹的憧憬；在重重壘積的日常雜務之下，是爲他隱藏着偉大的戲曲與悲劇。只有當他少許地解放了自己，看見他身旁的每一個人都相當地吃飽了之後，他才能透視到那些戲曲中的精華。

我從沒有認識過一個人，是像柴霍夫那樣深刻地，那樣持有各種理由，感覺到工作的重要是爲一切文化的基礎。這種感覺在他一生一切細微中都表現出來：無論他的習慣，他的選擇事物，以及他對於男性工作的高貴的愛好，他幾乎沒有挑選工作的慾望，永遠不倦不休地讚美工作爲男性創造精神的產物。他愛好建設，種植花園，裝璜大地；他感覺着勞力的詩意。他望着他花園裏他曾種植的果樹與花草，他是怎樣動人地關切呀！他滿懷的計劃，建築他在奧特卡的房屋，他時常說：

「如果每一個人都在屬於他的那塊土地上盡全力工作，這世界將是多麼美麗呀！」
我會經動手寫一篇題名「瓦斯卡·布斯列夫」（諾佛戈洛史詩的英雄）的劇本，有一天我把瓦斯卡的誇耀的獨白讀給他聽：

「哈，只要賦予我更多的精力與力量啊，

我將呼出一口熱氣——令雪融化！

我將環行世界，到處耕耘！

我將年復一年地漫步，一個又一個地建築城市，

造起無數的教堂，無止境地種植花園；

我將裝璜大地——宛如它是一個美麗的少女；

把它抱在我懷抱裏——宛如它是我的新娘；

把它舉到我的心上，並把它交付上帝：

我的上帝呀，請你望下看看這塊大地吧，

看一看瓦斯卡把它裝璜得多麼美麗！

你只把它像一塊石頭般拋進天空裏，

可是我把它造成一塊珍貴的鑽石！

你只要看看吧，我的上帝，並和我一起歡喜！

看看它在太陽的光輝裏閃輝得多麼光亮！

主啊，我將把它給你，作爲一個美麗的禮物——

只是——不——我很不願意——因爲我自己也太喜愛它了！」

柴霍夫非常地喜歡這篇獨白，興奮地咳嗽着，同時他對我以及當時在場的A·H·

阿萊克新博士說道：

「那的確很好，很真實，很人性的！在此中含存着一切哲學的精髓。人會使大地可以住居——因此他也必要替自己整理得安逸。」

他堅決確信地搖着他的頭，重復說道：

「他必需如此！」

他請求我再把瓦斯卡的獨白重讀一遍。我讀了，他從頭到尾注意傾聽，於是他說

道：

「最後的兩行是不必要的——那是不適當的，沒有必要那樣子……」

關於他自己的文藝作品，他談得很少，而且很不願意的樣子；順便我還可以說，每當他談到萊歐·托爾斯泰時，他通常是具有同樣的純真，同樣的謹慎。很少的時候，要他高興的時候，他會笑着把他的新的思想講給我們聽——大抵那是幽默的。

「你曉得，我正在寫一個女教師；她將成爲一個無神論者，崇拜達爾文，相信必要與人們的迷信和偏見鬥爭——雖然如此，她却依然要在半夜裏在浴室裏煮死一隻黑貓，而從裏邊取出一塊骨頭，因爲他相信那可以成爲很有效驗的愛情的符咒。」

他稱他的劇本是「歡樂的」，我想他是誠實地相信他所寫的劇本是「歡樂的」。也許就因爲他的影響，薩烏瓦·莫柯卓夫（註：——薩烏瓦·莫柯卓夫（Савва Мокозев）是一莫斯科偉大的商人，他是革命的，同時是藝術的保護人。）時常固執地說：「柴霍夫的戲劇應當作爲抒情的喜劇而上演的。」

但是一般地說起來，他對於文學是予以嚴密的注意，對於「新人」更是特別的關心。他會以驚人的耐力小心地讀着。B·拉扎列夫斯基，N·奧里基以及其他許多人的無數的原稿。

「我們需要更多的作家，」他時常說。「在我國，文學甚至對於少數有理解的人，都還是一種新奇的物事。在挪威，全人口中每二百六十一個人就有一個作家，而在俄羅斯，一百萬裏頭只有一個……」

他的疾病有時使他變成憂鬱病患者，幾乎是厭惡人類的，每逢這種時刻，他的論斷便是任性的，對於一切人們的態度都是不愉快的。有一天，他躺在臥榻上，咳嗽着，手裏玩弄着一個溫度表，說道：

「爲了我們老是要死而生活，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在我們未死以前便知道要死而生活着，真是蠢得可以……」

另一個時候，坐在敞開的窗口邊，望着遙遠的海上的水平線，他極其突然地，憤怒地噁咕道：

「一般人都常常一面活着一面在希望良好的天氣，豐盛的收穫，美滿的戀愛，變成富翁，受命爲警察局長，但我却從沒有遇見一個一面生活，一面希望長得更聰明。我們想着：『在下一代新的俄皇時，事情會變得更好的，而且兩百年以內還會更好，』——但

是沒有人肯費心思明天就把情形改進一下。終於生活每天變得越複雜，只是隨其自然地動下去，同時人們每天變得越來越愚蠢，而他們也就越來越在人生的圈外浪費時間。」

約有幾分鐘，他沉於深思之中，於是皺着眉毛，接着說道：

「像一個在教會隊伍間的跛脚的乞丐。」

他是一個醫生——疾病對於一個醫生總是比對於一個普通病人更難忍耐；普通病人只是感覺，而醫生在感覺之外，還更明瞭他的機構被毀壞的過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吧知識看成接近死亡。

他笑的時候，他的眼睛很美：像一個婦人的眼睛般纖巧，嫵媚而柔和。而且他的笑，幾乎是靜默的一種，是那麽一種不平常的笑。我可以看得出來，在笑中他是高興的，享樂的，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人，能夠含笑得——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如此『精神的』方式。卑俗的趣話甚至激不起微笑的。

有一天他在這樣歡喜的方式中笑着，對我說道：

「你可曉得托爾斯泰對你的態度爲什麼變化得這麼大？他是妬嫉的，他認爲蘇勒吉

茲基喜歡你更甚於喜歡他。是的，是這樣的。昨天他對我說：『我不能真誠地對待高爾基——我不曉得爲什麼要這樣——我只是不能夠。就連曉得蘇勒和他生活在一起，都使我不愉快。那對於蘇勒是不好的。高爾基是一個不親切的人。他使我想起一個神學的學生，他因爲被迫脫掉了大學制服，因此對於每一個人都是憤激的。他有一個間諜的靈魂，他曾經到過卡納恩的地方，在那裏他覺得自己是一個陌生的人，窺伺他周圍所進行的一切，注意着每一個人，報告給他自己的上帝。然而他的上帝是一個怪物，有如一般農婦講的故事中的半人半獸神和水妖。』

柴霍夫講給我聽的時候，笑得漲出眼淚來，他擦着眼睛，接着說道：

「我對他說：『高爾基是一個極親切的人！』但是他固執地說：『不，不，他的一切我都曉得！他生有一個鴨鼻子——只有不和善而不幸的人才會有那樣的一個鼻子。女人也不愛他；女人跟狗一樣，她們可以嗅出一個人的好壞，蘇勒——那是另外的一回事

——他具有無私心地愛人之真實寶貴的才能。在這一方面他是一個天才！曉得怎樣愛

——便是說曉得一切事情。』

柴霍夫停了一陣，於是接着說：

「是的，這個老人是妬嫉的……他是多麼奇怪的一個老傢伙呀！……」

他每逢談到托爾斯泰，眼裏便含有一種特別的、幾乎看不見而又柔和不安的微笑，把他的聲音放得很低，宛如在談神奇的神話似的事，需要柔和謹慎的辭句。他時常抱怨在托爾斯泰身邊沒有一個藹凱爾曼，（「歌德對話錄」的作者）沒有一個人意識地把這個老妖怪一切鋒利、驟然、時常是矛盾的思想，記錄下來。

「你應當作這件事，」他對蘇勒吉茲基說。「托爾斯泰是那麼喜歡你，他和你談話談得那麼好，而告訴你的事又那麼多……」

關於蘇勒，有一次柴霍夫對我說：「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這話是真實的。

有一天，托爾斯泰狂喜地談着柴霍夫的一篇小說，我想那就是「杜沈卡」。「那像是，」他說，「一個貞潔少女做成的花邊；在古時有過製造這樣花邊的人；在這種花邊圖案裏，他們通常描繪了他們整個的一生，他們全部幸福的夢想。他們所珍貴的一切，全部在圖案中夢想出來，在他們的花邊裏交織着他們全部純潔不定的愛。」

托爾斯泰談話時異常地興奮，眼裏滿是淚。也就在這同一天，柴霍夫的溫度高起來，雙頰通紅地坐在那裏，垂着頭，小心地擦着他的眼鏡片。他好半天都在沉默，於是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聲調低沉而羞赧地說：

「裏邊印錯了許多字……」

關於柴霍夫可記的事有許多，但要在精美微妙的方式中記出來，而我沒有這種本領。要能用他自己寫「草原」的方式來寫他的事是很好的，那一篇小說，具有一種特殊的氛圍，在俄羅斯的方式中是那麽明晰而又那麽含有憂思。一篇小說——正是一個人爲自己所需要的。它使人好好地想起這樣一個人的記憶，它給一個人的生活裏帶來塹新的精力，一種明確的意義。

人，雖有他的罪惡和缺點。總是世界的軸心。我們全部渴望着愛我們的同胞，當一人在飢餓時，就連一塊烤壞了的麵包都是甜蜜的。

二十 布洛克與娼妓

有一天，在皮卡茶室裏，我同着一個來自涅烏斯基的青年女人交談着。

「你手裏這本書，」她說，「是著名的詩人布洛克寫的吧？我也認識他，不過，真的我只見過一次。」

「一個秋天的深夜，在潮濕的霧裏——你曉得那是多麼潮濕——議會廳上的掛鐘正指在午夜間。我開始覺得非常疲倦，已經決心回家去了。暮地，從義塔聯斯卡街。有一位衣裝整齊的男人走過來，約我和他一同去。他生得極其俊秀，面上顯得那麼驕傲，我都以為他是一個外國人。」

「我們步行——走得並不遠——到卡拉凡那雅十號——一個戀人們會集的地方。我們一同走路時，我和他談話，他對我的任何話都不理。我認為很不開心，而且覺得很特別……男人們無禮的時候是和畜牲相彷彿……」

「我們到達了，我叫了一杯茶。侍者去了就沒有再來，因此我的伴侶走進大廳裏去

招呼他，可是，你曉得，我是那麼疲倦。而又那麼冰冷，馬上就睡着了，捲着身子睡倒在沙發上。其次，突然間，我醒轉來，看見他正坐在我的對面，雙手捧着頭，肘支在桌子上，用那麼嚴峻的眼睛望着我——那雙眼睛真是怕人呢。

「但是我一點都不驚駭，不過我對於自己的沉睡覺得有點難爲情。我當時想：『天哪，他必定是一個音樂家，他的頭髮是那麼捲曲。』」

「『請你原諒我，』我說：『我是非常地冰冷而且疲倦了。』」
「但是他只很有禮貌地微笑了笑，於是說道：『沒有關係。』其次他走過來靠近我坐在沙發上，使我伏在他膝上，撫弄着我的頭髮。『再睡一會兒吧，』他說。可是你曉得，我却真地又睡着了！你看這種行爲是多麼丟人！我曉得這樣子是蠢透了，然而我當時却實在支撐不住。」

「他輕輕地把我搖來搖去，我覺得他是那麼可親。只要我睜開眼對他笑一下，他便也對我微笑着。我就一直睡到他輕輕地搖着我的膀子才醒來。」

「『喔，再見吧，』他說：『我馬上就要走了。』他站起身來，在桌上留下廿五個盧布。」

「你瞧，」我說，「這是作什麼？」

「我真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求他原諒我——事情真是這麼滑稽而又這麼不平常，但他只是溫和地笑着，緊握着我的手，而且——真地吻了它。其次他走了，侍者走過來。

「你曉得他是什麼人？」我問道。

「他是布洛克，詩人——你看這兒。」他說着指給我看報紙上的一張像片。

「的確確就是他。」天哪，」我想，「我是作得多麼蠢哪！」

她說話時，她那麼傾斜的小面孔，閃動着悔恨；而且在她那惡作劇可是像一個喪家的小狗似的哀傷的眼睛裏，我可以看得見哀愁的反光。我把我所有的錢都給了她，而且從那一刻起我覺得和布洛克非常親密。

我喜歡他的驕傲的面孔和他的頭——一個文藝復興時期佛羅稜薩人的頭。

二十一 滑稽的事情

一個退伍的兵有一次對我說道：

「你曉得，在戰爭中，也時常遇見可笑的事情，例如吧，我們一起五個人出發了，到最近的樹林裏，取一些樹枝，這時，突然間，德國人的一顆鬼砲彈轟的一聲從我們的頭上壓下來，我被拋進一個窟窿裏，埋在地底下，上面蓋滿碎石子。」

「當我恢復了意識時，我就躺在那裏面想道：老伙計——塞米安，你的一切都完啦。但一點都不是這麼回事！我完好地恢復過來，擦擦我的兩眼，如是——連我的朋友們的一點影子都看不到了。但在我的上方有幾株樹，光光的沒有樹葉，幾根樹枝上懸掛着內臟的碎片。」

「看見這些我哄然大笑起來，看見我的朋友們剩下的東西就都掛在那些樹枝上是過於滑稽了。」

「當然，過了一刻，關於這件事我開始覺得有點辛酸。倒底他們是我的朋友，他和

我自己是一樣的人，可是現在，極其突然地——他們什麼都沒有留下，好像他們根本沒有存在過似的，但在最初——我大笑了。」

「我們走到一個共總不過三家茅舍的村鎮。一家旁邊正坐着一個老婦人，近邊一頭牛在吃草，『嘿，老太婆，』我們對那個老婦人說，『這隻牲畜是誰的——是你的嗎？』

「她放聲大哭大叫，跪在地上，以及等等，『我的孩子們，』她啜泣着說，『他們隱藏在地窖裏，如果你們拿走這頭牛，他們就活不成。』

「『不要亂叫，』我們把住她。『我們會給你一張收條的。』

「我們隊裏頭有一個人，一個來自柯斯特洛姆的孩子，一個十足賊頭賊腦的人。『我們寫給她下面這張收條：『這個老婆子已經活了九十歲，而且希望再活九十歲』

——但是她活不成了。』同時那個壞蛋簽了字，『上帝萬能。』

「我們給了她那張收條，牽走了那頭牛，這場小把戲使我們笑得動都不能動。有好幾次我們非得停住腳插緊肋骨，擦乾了眼淚。」

二十二 英雄們

在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四日期的「新烏萊米亞」的一張破報上，我讀到下一段文字：

「舉起我的望遠鏡，我望見我們戰壕前在微風中吹動着的綠色麥田，和麥田中生長的矢車菊的藍色斑點。再望過去，便是路旁兩邊植着樹木的那條大路。道路的對方，有一脈棕黃色泥土的小山脊，整整橫過那片田地。那就是敵人的戰壕。在那裏，離我們不過兩百碼遠的地方，德國人臥藏着。」

「有人曾經看見過一個德國人探頭到戰壕頂上窺望嗎？」我問我身旁的一個人。顯然偶而會有這樣的事的，雖然並不太常有。我們的人自然時刻都在探尋這樣的目標，有些人打快鎗真是能手。我就曾經看見過這麼一個。從外表上看，這人是一個短小粗鄙的傢伙，老像是睡不醒而不安定的樣子，他動也不動地坐着，身旁有一個構造奇妙的鋼盾，盾上有一個鎗眼，插在戰壕的土堤裏。他安詳地坐在那裏，熱心地從鎗眼裏窺望。

他成天地保持着這種姿勢。沒有人命令他作這件工作，沒有人強迫他這樣作；那完全是因爲他的高興。穿過這個鎗眼，也只有穿過它，我們才可以看見德國人到山谷去取水的地方。當然他們是盡可能地俯下他們的身子；但是當他們必得直起身子奔到另一隱蔽的時候，從俄國戰壕裏便發出碰的一鎗，那個對着鎗眼的人，這時拉出空鎗鏝，用他的刀子在鎗柄上刻一條痕記數。

「俘虜告訴我們，」一個軍官說，「他們稱那條路是死之路。在過去的幾個星期裏，約有四十個人被射死在那條路上。而那也就完全是這位先生的成績。」

「這位先生」不動聲色地聽我們談話，好像這事與他無關似的。他的有點充血的眼睛，像是缺乏睡眠般張不開來，可是仍然在注視着那盾上的鎗眼……」

這一位機械的殺人者，使我想起另一位與此類似的「先生」。

車室裏已經裝了六個人，但是在佛爾克霍夫車站，又有一個身材粗壯的兵士爬進來，他曲着背，背上壓着一個重重的袋子。他把那袋子放在我旁邊坐着的一個人的雙膝上，把他胸上的聖·喬治十字架拉直，然後凝神注視着我們。

「你們總共是六個人，」他說。「這很好。還是一樣的——動動身子讓我一個位子。」

我旁邊坐著的那個人，是一個海關的公務員，他惱怒地噤咕道：「究竟爲什麼一個人非讓位子給旁人不可？」

「當然你要讓的——爲了一個英雄！一個英雄隨便到那裏都有他的位子的。」這位英雄用他的膝部插開那個海關公務員的腿，轉過身來，擠進我們之間的位子上，用他的兩肘擠著我們。

「這很好！」

他的胖胖的臉刮得乾乾淨淨，顯出藍色，他的肥圓的腦袋，也剃得光光的，他那稀少的黑眉毛，像是一根一根拔出來的，在眉毛下面，一對小而圓的膨脹的眼睛在窺望，極像一雙魚眼睛。

火車突然動蕩了一下；我對面的幾個人半睡半醒地噤咕了幾聲，然後我們又完全沉默了，那個兵士驀地燃起一支香煙，於是我磕睡着，朦朦朧朧地傾聽他和對面的紅鬍鬚的人談話。

「那一次的戰爭，對於每一個人都是極其有趣的，」那個紅鬍髭的人說；那個兵士在地板上睡了一口，表示同意。

「那是毫無疑問的。」

「尤其因爲那一次真是弄得天翻地覆……」

「而且也因爲那一次使我們在任何方面都可以隨便。」

「那是的。不過毫無疑問却有過多的人因此而被殺掉……」

「喔——喔，一個人早晚總要死的。」

在這段開場白之後，就只有那個兵士的粗嘎的聲音堂而皇之在獨奏了，唯一的伴奏，就是火車輪子的聲響。

「舉一個例，如拿我來說吧。在這次戰爭之前，我也正和你一樣，是穿着市民服裝的一個普通的人，約有五年我在河上撐着木筏；可是眼前因後備軍已經撤消，我祇要馬上經過考試，便可變成一個伍長了。我現在正要向學校去。我受傷躺在醫院裏都在研究。他們曉得我受過訓練的，而且我練出一隻射擊的好眼睛——說句真話，這隻好眼睛夠人倒霉的。上帝待我是善良的，我時常奇怪爲什麼我會有這樣的好運氣。許多軍官，

騎兵軍官，射擊名手，時常走來看我射擊。在我第一次受傷以前，我已經把廿九個德國人送到西天去；我並沒有親自計算的；因為我很明白你自己若是一計算的話，你會算不清楚了。森林裏的一個射手，他一生所能打的野雞，都沒有我一年打倒的德國人那麼多，當然一個人比一隻雞或鴨是更大的，不過你却很少時候看到一個人整個的身體——你只能，當他探出戰壕或是奔馳在交通路上時，描準他的頭。你要曉得，我的工作只限定在戰壕裏的一塊地方。我經常對着一個槍眼坐着。在這槍眼的前面是一片約有一百碼寬的沼地，沼地後面就是德國人。我要承認他們是不歡喜我的；有一次我一天打倒了他們八個。」

他哄然笑了——像其爾吉次人那樣的一種奇怪的喀喀的笑聲——然後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這種把戲的成功獲得很大的讚揚……」

我瞥了他一眼。在秋天的灰黯的光輝裏，這位英雄又圓又光的面孔，像是塗了油脂般閃着光。他在很高興他自己，而且很驕傲；他那雙小魚眼睛幸福地微笑着……

我把這個兵的故事講給我認識的一個牧師聽。

「這事有什麼使你這麼氣憤呢？」他問道。「如果我們相信我們的行動是無可奈何的，我們就只得盡我們的所能做我們的工作，做我們日常的苦工。如果上帝認可戰爭所加的惡害的懲罰，我們就必得拿它當作法律而接受它。而且如果說那就是上帝的法律，那麼——他聳聳他的肩膀——「上帝也並不比我們更殘忍；所以讓我們按照他的意旨去作吧，而且，我再返覆一句，盡我們的所能去做……」

他是一個乾枯的身材矮小的人；他的明亮幼稚的小眼睛憂鬱地望着我。然後他放低眼睛輕輕地說道：

「上帝並不比我們更殘忍……」

二十三 關於戰爭的幾種見解

他是一個莫斯科的馬車夫，生着一張木頭似的扁平眼睛的面孔，他的一匹馬，是駱駝和羊的雜種。他戴着一頂破爛的皺皺的帽子，一件藍色的大衣，胳膊底下都破了，他的長筒絨靴子穿破一個洞，從那裏可以瞥見一塊醜醜的襪子。好像這個人的衣裝是故意要穿得那麼破爛給人看的。「你看看我是多麼窮的一個人，」或許他會這麼說。他會坐在車箱上的一邊，每過一個教堂，便在身上畫一個十字；他坐在那裏便要懶散地談起生活是怎樣地高了，並非是抱怨，就只是發出有些粗啞的聲音在閒談。

有一次我問他，關於戰爭他的想法如何。

「根本我們爲什麼要想它呢？」他答道。「打仗的是俄皇——所以他才要想。」

「你看報嗎？」

「不——我們不是讀書人。有時在法院裏，我們偶爾也聽到一兩段消息：前進啦——退守啦——諸如此類。但是報紙有什麼用處呢？這裏鄉下有一個人隨便說謊——他

就被人稱爲『報紙』。

他用他的鞭子搔着腋下，於是問道：「德國人也在打我們嗎？」

「是的，」我告訴他。

「可是哪邊的人多？德國人多還是我們自己的人多？」

「我們的人多，」我答道。

他的鞭子在馬的毛茸茸的肋骨上拍的一聲響了一下，然後拿出哲學的冷靜辯解道：「喔——你看，牛油是不會融化在水裏的。」

一個理髮匠正在替一個鐵路員工刮臉。

「毫無疑問，」他很有把握地說，「德國人要我們吃點苦頭；他們向來是這樣的。」

那個鐵路員工反駁道：「不，這一次要輪到我們來打他們了。例如吧，在伊麗莎白皇后統御時期，我們甚至佔領過柏林。」

「我從沒有聽過這種話！」理髮匠說。「我自己就當過兵——但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話。」於是他好像對這故事完全瞭然似地說道：「也許那是杜撰出來要我們高興，振

作我們的勇氣的。」

就在去年，也是這位理髮匠，他告訴我他跪在冬宮的前面，唱了國歌，他的面孔上流滿了淚。「我整個的靈魂都在歌唱，」他說，「那真是光榮的一刻……」

在納羅德尼·多姆（俄國國家劇院）前面的花園裏，一大羣雜七雜八的人正在靜聽一個小兵講大話。他的頭纏着布帶，他的明亮的眼睛閃着靈感的光。他說話發出刺耳的聲音，因為急於要感動他的聽衆，用手抓牢那站在他身旁的人。

「以實際而論，」他說，「當然我們是更強的，但在其他各方面，和他們比我們簡直拿不起一根蠟燭。德國人打杖是有計算的，謹慎地使用他們的士兵，同時我們呢——碰的一聲！——像一大堆稀粥一起都倒在鍋裏一樣……」

一個身材高大結實的農民，穿着一件破外衣，這時發出沉重的聲音實是求是的樣子說話了：「我們的人多得我們不曉得怎樣處置他們了。謝謝上帝，幸而我們的作法是和德國人有所不同。我們整個的目的是在減少這個國家人數，好讓那些活着的能夠得到更多的地方。」

一個灰色皺皺縮縮的小人隨聲符合了。「這話很對，」他說。「戰爭就是爲了這個——或是獲取外國的土地，或是減少我們自己的人民。」

那個兵士繼續說道：「此外，把波蘭交給波蘭人，就已經作成了一個大錯。他們原本遍佈各地。有些已經歸化匈奴，有些到了我們這裏來，而現在我們全都混在一起了。他們已經不熱心彼此殘殺了。」

「啊——如果生就是如此的，」那個身材高大的農民冷靜而有確信地說道，「他們還照樣要彼此殘殺！只要有什麼人要他們那樣做，他們便會繼續殘殺！我們的人民喜歡打扶。」

總之，我覺得那個在大街上講話的人，他談那種討厭的褻瀆的殘殺，宛如完全是一個不相干的人，他有點像一個旁觀者在觀望的樣子；有時他談這種話是涵有相當的惡意，雖然我總不能明白這種惡意是針對着誰而發的。對於官方的批評，並沒有顯然地增長，對於他們的反抗也似乎沒有加強。能夠看得出來正在增長的，却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庸俗的無政府主義。對於這種狀態的反抗，成了工人的一般輿論，我們可以充份地看

出，他們對於這悲劇的理解，他們政治手腕的本能，甚至他們的人道觀，是得到怎樣不可比較地更良好的發展。這種事不要提那已入黨的如P·A·斯柯羅柯多夫那樣的工人，就在沒有組織的工人羣之間，也很顯然的。

例如，就在不久以前，有人曾聽見斯柯羅柯多夫這樣說：

「作爲一個階級，我們將從軍事的勝利而有所獲得——那當然是主要的一點。但雖然如此，我們的靈魂對這種想頭是反感的。我們不禁地要感覺到羞於作戰，而却又爲那些作戰的人們深爲難過。我簡直說不出要難過到什麼程度。就只想想看：所有的健康的人民都被殺害在那裏，而這些人民，他們應當明天要開始他們的工作的。革命需要一切最健康的人。而我們有那麼多的人嗎？」

他充份地理解文化的重要。他說道：

「說文化是布爾喬亞的創造，因此便對我們是有害的，那是蠢話。文化是屬於我們的；那是我們合法的財產，我們的遺產。我們需要尋出其中多餘的東西，拋掉那不必要的。除去我們自身以外，再沒有什麼人有任何權利來決定這個。有一天在三浦松尼葉夫斯基工廠裏，有一個半多鐘頭，我靜聽我的一個年青的朋友談話，他主張廢棄文化，當

時我心裏不斷地想：這個人是在要我相信，一雙舊毛絨鞋是比一雙堅固的皮靴子更好。這真是好的說教！像這樣的傢伙，應當替他們拉起他們的耳朵來，這是唯一的解救辦法！

二十四 猴子的代用品

細菌學者Z教授，有一次講給我聽下面的故事。

「有一次，和B將軍談話，偶然談到我很想找一個猴子作為實驗。將軍立即很認真地說：

「『猶太人如何——他們不行嗎？我這裏捉到幾個猶太人，就要絞死的好細——如果他們於你有用，歡迎把他們拿去。』」

「並不等待我的答話，他派了傳令兵去看看有幾個好細在候刑。」

「我設法對大人解說，人對於我的實驗並不合用，但是他簡直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圓睜着雙眼說道：

「『是的，但是人比猴子更聰明啊，不是這樣嗎？如果你給一個人注射了毒藥，他會把他的感覺都對你講出來，可是一個猴子却不會講。』」

「正在這時，傳令兵走進來，報告被捕的好細中連一個猶太人都沒有——儘是羅曼

尼亞人和波希米亞人。

「『多麼糟糕！』將軍說，『我想波希米亞人也不中用吧？……多麼糟糕！……』」

二十五 反猶太主義

想着猶太人的事，令人覺得卑屈而可恥。雖然從個人來講，我相信在我整個的生涯裏，無論任何方面，我都從沒有損害過那個國家的一個人，那個民族在堅忍不屈之點實是令人可驚異的，然而每逢我遇見一個猶太人時，便使我想起我同着那宗教狂的反猶太人宗派在種族上的關係，而且要對我的同胞的那種瘋狂的行動負起責任。

我曾從頭到尾用心地讀過許多論證反猶太主義的書籍。讀着這種書是艱難的，甚至是厭惡的，這種書的寫作懷有一種確然醜惡而不道德的計劃：污衊一個國家，一個整個的國家。這的確是一件太難的工作！在那些書裏我所能發見的就只有：一種道德的漠視，一種憤怒的叫囂，一種野獸的吼聲，一種懷恨的嫉妬的磨牙切齒。若把這些一起裝備起來，也就難免叫人認為，斯拉夫人、芬蘭人、以及其他各國的人民，都同樣是墮落得不可救藥了。對於猶太人的兇暴的仇視，那理由不就是：在所有其他混血的種族之間，猶太人不是那比較保有表面生活和精神生活之最大限度的純潔的人民嗎？在猶太人之中不是比在反猶太人之中也許有着更多的「人」的成份嗎？

編造和講述猶太「故事」的人們，對於在羣衆間散佈反猶太主義這種可恥的工作幫忙很大。在這些人們之中常常可以找到猶太人，這是有興趣的事。很有可能他們中有一些人希望顯示他們民族的悲哀的幽默是多麼精美，而藉此激動起他們的敵人對於他們的人民發一些同情。也許另有一些說故事的人，雖然一面在譏笑着猶太人，却一面要他身邊的那羣傻瓜明白他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其中當然也有些真正的壞蛋和流氓。

「世界大同啊，」「爲人類的幸福啊！」這麼宣傳着，於是各民族便津津有味地互相侮辱着了。

在八十年代這種說故事的人似乎是特別地多，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叫凡貝格·普施干，據說他就是P·I·凡貝格的兄弟，而後者被稱爲「譚勃夫的海涅」，是漢利希·海涅的一個完美的譯者。這個凡貝格·普施干甚至出版了一兩本極愚蠢的書，「猶太人的故事」或「猶太人生活的場面」。我曾經對於他的故事很感覺興趣。他是一個專門說故事的人，當他在卡贊的潘納葉夫劇院，現身在音樂廳說書時，我時常去聽。當時我正做着烤麵包的工作。

有一天，我同着那個身材矮小的戈萊斯曼一同去聽，戈萊斯曼是一個極愉快的伙伴，後來他自殺了。我正聽着凡貝格的笑話非常地有興趣，這時突然間我聽見我身邊一陣喉嚨嚕的聲音，好像一個人被掐住頸子要被掐死時的情形一樣。我週圍望了望。戈萊斯曼的面孔被月光和舞台上的燈光照耀着，露出一種恐怖的不自然的樣相，全臉都是灰青色，怕人地搭拉下來；他猛烈地渾身發抖；甚至連他的牙都搖動了；他的嘴半開着。他的眼睛濕潤，血絲充盈。他喉嚨嚕嚕的樣子很特別，牙齒間噓噓着。

「鄙夫——噓——噓——噢，鄙夫——噓——」

於是，直着胳膊，把他那瘦小的拳頭揚在空中，緩慢得好像那有八十磅重的樣子。我停住了笑聲。戈萊斯曼的轉過身去，大踏步走出大廳，他的頭低着，在觀眾間一直向外衝。我也站起身來離開了，但沒有跟着他走，取了相反的方向。我在大街上開走了很久，那個痛苦的人的扭扭的面孔繼續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很清楚地感覺到我是歡喜地參加了他的痛苦。

當然我曉得一切種族的人民都不斷地互施以醜惡的手段，發揮他們的才智來展現每一種難以想像的卑劣，但在這類全部的敵意之中，反猶太人主義是最令人厭忌的。

二十六 反叛的思想

「正義的宮廷」燒在火焰裏。屋頂已經陷落了，火在牆壁間發出爆裂聲，紅黃色的燐火像羊毛似地從窗口間爬出來，揚起一束紙灰飛向夜的黑暗的天空裏。沒有一個想伸手來消滅這火焰。

約有三十個人正在欣賞火焰的兇狂。像黑鳥一樣，他們棲息在那收藏已久的砲彈上或是槍械櫃上。槍支佈成一排對着議會的方向，這些槍支也都罩上了一種古怪的樣子。議會也像裝滿了的鍋一樣，被捕的將軍和大臣們，或是拿摩托車運了來或是被趕着步行了來。同時人們却在黑壓壓一望無邊的羣衆間東奔西跑。

一個青年人響起清脆的聲浪。

「屠瓦里西！誰在這里掉了一片麵包？」

在許多破架之間，一個高大駝背的人，戴着一頂破羊皮帽子，像哨兵似地走來走去。他的面孔藏在羊毛外衣的高領子裏。他停住脚步，發出鈍重的聲音問道：「喔——這意思是一切的法律都要廢棄了，不是嗎？一切懲罰都沒有了，是不是這樣？」

沒有一個人答覆他。夜是冰冷的，旁觀者的彎曲的身姿動也不動，他們中了迷一般，望着石牆間大木堆的火焰，火照耀着一羣人的灰色面孔，反射着他們不能視的眼睛。人們在槍械間成羣結隊來來往往，像是多得怕人，而在這一夜裏，俄羅斯正衝上一條更艱苦更英勇的新路。

「我說，將怎樣處置那些囚犯呢？不再有什麼迫害了吧，是不是？」

有人小聲譏笑地答道：「不要怕，他們不會忘記你的，他們還照樣地要迫害你！」這種不知所云的談話繼續閒談下去。

「他們還要照樣繼續迫害的。」

「誰放得這火？」

「當然是那些犯人。」

「喔，我想，那是於他們有利的吧？」

「就是像那個人，在那邊的……」

那個戴頂破帽子的大聲兇暴地喊叫起來：「我不是犯人，不是小偷，我是宮廷的守衛。這裡除去我沒有旁的人——除去我沒有旁的人。」

他吐口唾沫在他的腳底下，然後，用他那膠底的皮靴子在地上磨擦着，並繼續說道：

「這一切我都懷疑。縱算他們有意釋放全部的犯人，我都認爲作這類的事時間還太早。他們應當先鏟除罪惡，然後再破壞法律。燒報紙，燒房屋是毫無意義的。首先應當鏟除的是罪犯，否則一切又都照樣來了——寫作、報紙、審判和囚牢。我的意思立即應當終止的是罪惡的本身……一切老的機構……」

他搖搖他的頭，接着說：「我馬上去告訴他們怎樣辦……」

他急忙轉過身去，沿着斯派萊納亞，走向議會去。他身邊的人隨着他，嘴裏噙咕着嘲笑他的話。有一個人笑着，其次又發出刺耳的聲響在咳嗽。這個人，並非由於理性而是由於他的本能衝動，第一個叫出這樣的標語來：「一切都應當掃除。」

現在夏天已經來到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談話，聽起來越來越結實，也越來越多了。昨天在納羅多尼·多姆開過一次會議之後，一個大鬍髯的士兵，在約有五十個人的一羣人之前，熱烈地一口氣講了他的話：

「他們全都在噁哩咕嚕作什麼？他們把一切老調子又重新開始了，那老調子正是現

在毀壞了我們的。不要這樣，孩子們，我們來告訴他們：『你們就在那里吧。在你們自己羣裏，隨你怎樣吃呀、喝呀、談話呀——但別和我們混在一起。我們要處理我們自己的事。你們看不出來嗎？——我們決心在這里把你們的污穢一起掃除開，我們將拔除一切的舊根底和殘餘。』是的，我們要這樣作的！不是這樣嗎？」

羣衆如合唱般發出了回聲。「對極啦！就是這麼回事。」

「喔——那麼就這樣決定啦！應當立刻就去告訴他們：『站開去，諸位大人先生——別來干涉我們的事。你們吃多少喝多少隨你們的便吧，但是別來麻煩我們！』他們跟我們講：『再上去吧，再去製造戰爭吧。』不——不，再不要那個了，孩子們！我們已經站在先頭、進軍、戰鬥，死得夠多了，還不夠嗎？你們說是不是？」

羣衆又都同意了，宛如他們是一個人。

「對呀！」

希求一種社會革命的呼喊越來越響亮了。這時是發自人民的本身。一種對於行動對於獨立的欲望已經在羣衆之間生長起來了，這一種欲望可以成爲組織他們的刺激，醫治他們的政治的盲目。領袖已不再被信賴。不久以前在現代競技場裏，一個年青的孩子，

一望就知是一個司機，他把俄國的兩個字“Vozhd”（領袖們）和“Vozni”（繩纜）作了一次巧妙的雙關語。約有二百多的一大羣人對於他的譏刺報以歡笑與喝采。

日常生活得到一種更熱烈、更嚴肅的特色——每一個地方那熱烈的情緒在膨脹着——膨脹着。

二十七 園丁

一九一七年二月

許多汽車對着牆壁濺起濕泥，衝擊着路人，嘩嘩露露在街上急馳而過。車上擁滿了士兵和水手，閃着明亮的刺刀，有如巨大的刺蝟在橫衝直闖。斷斷續續地發出一聲鎗響。革命！俄羅斯這個國家，正在惶惶然之間，而對着它新獲得來的自由，手忙腳亂了；它正要把握這自由，可是發覺它已隱隱到什麼地方去。

在亞力山大的花園裏，一個園丁正在一心一意地作他孤寂的工作；他是五十歲左右的一個矮胖的人。他笨手笨脚而安詳地從小徑和花床上，掃除開去年的落葉和雜草，同時掃掉那新落的雪。他對於四外的喧囂，感不到絲毫的興趣，對那呼喊，歌聲，和槍響，像是聾子一般。他甚至沒有看見紅旗。我望着他，看他是否會抬起頭來，是否會注意到那在各處奔跑的人，那閃着刺刀的運送車。但他屈身於他的工作，固執得像一個鼯鼠，顯然他也是像一個鼯鼠一樣地盲目的。

一九一七年三月

沿着大街，沿着花園的小徑，對着納羅德尼·多姆的方向，成千成萬的灰衣的士兵緩慢地行動着，其中有一些，身後拖着機關槍，很像用繩子繫着的小鐵尾巴。這是無數的機關槍聯隊之一，剛剛從奧蘭年堡來到的，據說他們有一萬多人。他們不曉得如何安置，自從今天早晨到達之後，他們在鎮上漂泊，探尋着房屋。路人每逢遇見他們便讓開路，因為這些人們殺氣騰騰，饑餓而兇猛，我看見他們中有幾個，在一個圓大的花床邊蹲坐下來，亂丟他們的手鎗和背囊。

團丁，一點不慌不忙地，拿着他的掃帚立即走過來，他對他們怒罵道：

「你們覺得你們在這里是佔到怎樣的一個營地呀？這里是一個花床——花要在這里生長的。你們曉得什麼是花吧，不曉得嗎？你們全是瞎子嗎？這里是小孩子們玩的地方。我說，趕快走開。你們沒有聽見我的話嗎？」

於是那些兇猛的武裝的人們溫順地從花床上爬開了。

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

頭戴鋼盔的士兵，剛剛從前線召回，正在環圍着彼得與保爾堡壘。他們閒散地在鋪

道上前進，穿過花園，身後拖着他們的機關鎗，他們的鎗亂搭在他們的肩膀上。偶而有一個兵很高興地對一個路人叫道：

「趕快，現在準備開鎗了！」

居民們全都熱心想觀望戰鬥，以狐狸似的行動默默地追隨着士兵，從一棵樹閃到另一棵樹。伸長着頸頸，熱心地望着前面。

在亞力山大花園裏，花卉正在小徑邊上生長着；園丁正在忙着照顧花草。他穿着一件潔淨的圍裙，手裏拿着一個鐵錘。當他走過時，他責罵着觀衆和士兵，宛如他們是一羣羊。

「那邊的人，你在什麼地方走啊？那花草是爲了你們踐踏而生長的嗎？行人路上不夠你們走的嗎？」

一個身穿士兵衣服，滿臉鬍鬚，頭戴鋼盔的農民，腋下夾着鎗，對園丁說道：

「老小孩，你當心點哪，不然我們馬上要把你鎗斃的。」

「啊，是這樣嗎？你們只試試看！你們的鎗開得很好……」

「你不曉得現在有戰事嗎？馬上就要開始一場戰鬥的。」

「啊，是嗎？好吧，你們打你們的仗，我作我的工作。」於是，從他的口袋裏拿出一把剪刀，嘴裏噙着：「踏一踏不讓你們踏的地方着……」

「這是戰時呀。」

「那於我有什麼關係？喜歡打仗的人叫他們打去吧，而且你們有很多的人來幫你們的忙；可是我只有我一個人作我的事。頂好還是把你的鎗擦乾淨點吧；都生了鏽啦……」

哨子響了，那個士兵嘴裏再不能噙着香煙，急忙把香煙塞在口袋裏，從樹木間跑去

了。

園丁在他身後厭倦地吐着口水，憤怒地喊道：

「你這個鬼東西在草地上跑什麼？你再沒有旁的路可走了嗎？」

一九一七年秋。

園丁安詳地在小路上走着，他肩上負着一個梯子，手裏拿着一把剪刀。他時時停住腳剪掉路旁枯死的樹枝。他變得瘦了——幾乎是萎縮了；他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像風平浪靜的日子帆掛在桅上一樣。當他剪掉枯木時，剪刀發着聲響憤怒地剪過去。

望着他，我不禁地想，縱使地震和洪水都不會阻止住他進行他的工作。如果天使長

宣告裁判日的喇叭閃的光不夠亮的話，我十分相信，他會以責罵士兵的完全同樣的聲調來責罵天使長的。

「你頂好把你的喇叭擦乾淨點吧，它們已經完全齷齪啦……」

二十八 一節法規

一九一七年三月一個陰雨的早晨，一個矮小的人，年有四十來歲，穿着緊緊合身一長排鈕扣的短外衣，雖然有些破爛，却是刷得很乾淨，走來看我。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用手帕擦着他的面孔，喘吁吁的，像責備似地說道：

「不可否認你們是住得真夠高——一個懶散慣了的人爬上五層樓實在太辛苦了。」他的雙手小而黑，有如鳥爪子；他的亮晶晶的眼睛是嚴峻的，其中閃耀着像似固執和疑慮的光。從他那骨瘦的黃色面孔上，突出一個黃色的尖鼻子，像烏鴉的白嘴。小心地打着噴嚏，尋視着書架子，望着我問道：

「我想不會弄錯吧——你就是佩協黃諾夫先生吧，是不是？」

「不，我的名字是波施柯夫。」

「我想那不是完全一樣嗎？」

「不大一樣。」

他嘆了一口氣，於是又對我端詳，同意了。

「你們也不大相像——另一個是有點小鬍鬚的。我想我是弄錯了。」其次他憂鬱地搖搖頭：「目前一切的事都是那麼混亂……」

我告訴他，在卡門諾斯特洛夫斯基，在精華電影院裏，他也許可以找到佩協黃諾夫，他們正在那裏組織佩特羅戈拉德斯卡雅·斯托龍納委員會。

「我可以問問你找他有什麼事嗎？」我問道。

那個小人茫然大聲地響着鼻子，其次，從桌子上拿起一本書來，望着書背脊，最後答道：「爲了盡我作爲一個自由市民的責任，我想給他一段法律條文，要他黏在牆上。」因爲覺得有點奇怪，我便問他，他記住了什麼法律。

「我把它帶來了，」他說；把手伸進他胸上的口袋裏，拿出一張疊成四折的紙片，遞給我。紙上寫着很規矩的大字，條文如下：

命令

「鑒於目前混亂狀態，特發佈約章，以資嚴格防禦自由：

緊急措施

「第一條 凡談論事件與自由而表懷疑者，凡有如士紳繼續生活於舊習慣者，一律加以逮捕。

「第二條 立即逮捕安娜·波塔索發，本名瓦娜施卡，雅各·費多列夫之妻，諾威斯·兌萊烏納娛樂館之管理人。

「第三條 通告 上述之瓦娜施卡曾對公民佩協黃諾夫大人閣下嗤之以鼻，因渠身着公服而未佩戴徽章，並依法拒絕該女子領有原不屬於伊之木桶，雖然桶內已空無所有。

「第四條 通告承上 同時該女子討厭渠之鬚鬚以及渠之儀表。並聲稱自由有如一純潔少女——異常珍貴，非任何人均可攫取者。

「第五條 因此：應將該女子首先加以逮捕。

「立法者簽署

雅各·費多列夫。」

讀過了這段法規，我請求那位立法者允許我將他的手筆抄寫一份。他半合着眼睛問道：

「抄了作什麼？」

「只是作爲一個紀念。」

他仔細地折起那張紙，說道：「你可以從牆上撕下來，不久滿街都要張貼了。」

但是我堅持要他允許我抄寫一份。經過了一陣遲疑之後，他終於又把那張紙片遞給我。我在抄寫，他在繼續響着他的鼻子，並檢閱桌上的書籍。其次，他嘆了一口氣，搖搖頭，囁咕道：

「一大堆這類的書籍目前都應當禁止。還需要另立一章法規。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抄寫完畢之後，我對他說，「那麼，依照你的意見，每一個人都應當加以逮捕，凡屬——」

「凡談論事件表示懷疑者(Sceptically)。」

「你的意思是 Sceptically，是不是？」

他很認真地校正我的話：「原諒我。這個字是從 Skoptzi 一字變來的——所以應是

「Sceptically。你不能歪曲一個字隱藏其真實的意義。」

看明白同他談話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便問他，他的職業是什麼。

「喔，這個麼！」

說着他高高地揮起那段法規。

「可是在你草擬這篇立法之前，你是作什麼的呢？」

他從椅子上站起身來，扣上衣服鈕扣，說道：

「我正在想。」

於是，把身子挺直，懷疑地噉咕道：

「這麼說，佩協黃諾夫先生同作家高爾基先生原來不是一個人？」

「不，不是一個人。」

「這件事有點難於理解，」他說，半合着眼睛，極力想探明那意義。「好像是有兩個人——而顯明是有三個人。但如果你算他們是三個人，却又有兩個人。這不是爲官方所禁止的對數學的法律的一種侵犯嗎？」

「直到現在爲止，並沒有什麼官方……」

「是——是的。不過，從護照的觀點來看，一個人不能有兩個護照，你說不是嗎？這不就是法律嗎？」

很不贊成的樣子搖着他的頭，走到門口，被什麼絆了一交，轉過身來，又對我說：「我求你原諒——我簡直弄明白了。我被各種想頭擾昏了——否則我的頭腦是非常清楚的，每一個人都這麼說。但是，你曉得，在目前這樣的時光……」

走到門口外邊，他一面要穿他的套鞋，我聽見他一面囁咕着：

「就連俾斯麥本人來也弄不清這件事……他們是兩個呢，還是三個呢？……」

二十九 夢想者布利夫

在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中，一個眼光銳利的少年，胸間繫着一個匣子，時常漂泊在尼支尼·諾烏戈洛的大街上，他的聲音不高，可是用一種特別唐突的方式有點莫名其妙地叫道：

「胸上掛的小十字架，記死人名字的本子，髮針，各式各樣的針。」

因為常常遇見他，我看出他是故意地對人不講道理，他會選擇一個過路的人，死釘住他，一面在那人的身旁追着，一面固執地重複着：

「心上戴的小十字架，記死人名字的小本子……」

過路人會憤怒地趕開他，有時罵他，但是這個年青的生意人會揚起頭來凝視着他的面孔，討他歡心地微笑着，並拿出更多的十字架來。我覺得這個孩子是找麻煩，他惹人打他，但是因為一種說不出來的理由，我得到一個結論：這孩子心裏並不在於他的買賣，他的真實的業務是在於某種更有趣也許更危險的事情上。

所以當這個青年在我時常來往的洛傑斯特倫斯卡雅大街的教堂院子裏建起一個小木屋時，我是非常失望的，他開始在那地方販賣日曆和通俗版本的古典小書。沒有好久，他的小屋發展成一個店舖，上有這樣的招牌：

V·I·布利夫書店

緊在這之後，在尼支尼出現了一本題名「隱士費奧多·庫斯米遲傳」薔薇色的小書。這本書的封面上，印有一個高大、禿頭、大鬍子的老人彩色照片，同時在封面的下方印着V·I·布利夫發行。

後來我曉得這書是以如下的方法寫成的，在一家名叫「飛車」的酒館裏，一個朝山客述說了西伯利亞神祕隱士的神話。布利夫立即指定一個從前當過小學教師的流浪人泰倫鐵夫，着手寫作這個老人的傳記，「代價是一個金幣。」泰倫鐵夫好像是曾經讀過或是聽過關於費奧多·庫斯米遲的一些事跡，於是他寫成一部非常有趣的「傳記」，這本書沿奧爾加和奧卡一帶流佈了幾萬本，因此布利夫獲利很可觀。

當我的第一部小說發賣之後，布利夫走來看我，他穿了一身藍黑色的粗衣裝，很堂

皇却不上流，背心口袋裏有一隻沉重的錶，胸前掛着金錶鏈，腳上穿着一雙發響的新皮鞋。身上發出強烈的皮鞋油和香肥皂的氣味，滿臉笑容，說話聲音低沉，像是一個有所感動的人：

「允許我闡明我內心的夢想吧，爲了使我們這個古老的城市的名稱光榮化，爲了希望給我們國家的歷史以任何可能的幫助，我正在計劃出版一種小型版本叢書，集合我們全部有名的同胞的著作，例如柯斯瑪·敏甯，大主教尼康，高僧阿瓦庫姆，庫里賓，米里，巴拉斐列夫，勃勃里金先生，當然要有多布洛林勃夫，還有梅爾尼柯夫·佩柴爾斯基，以及我們尼支尼·諾烏戈洛地方的其他一切的天才，你願意提供你的文藝的勞作來幫助這個工作嗎？」

我已經說過，他說話的聲音是低沉的，好像是在述說一件極關重要的秘密似的，他的語言流暢，辭句精湛，但他說話時全身都在顫抖，兩腳不安地動着，捏着手裏的花手帕。驀地他的雙手伸進他的口袋裏，有什麼東西叮噠響，好像馬鞍上的銅聲，其次像一個回教徒祈禱時的樣子雙手磨擦着他的面孔，他給人的印像是，他在害皮膚病，他的全身都在忍不住地痛癢着。

他的外表有些蓬雜，有些可笑——甯可說是滑稽——他有老牌俄羅斯人的那一種機警，像在準備一切的磨練。他的面孔生有兩個高大的顴骨，下頰裝璜着一叢叢無色的柔鬚，一直長到他的喉頭，他的鬚髯像是麥穗上的鬚子一樣翹起着，他的眉毛也是一樣。望着布利夫，我心裏想道，「你就是一般人稱爲『刺蝟頭』的這種人。」他的眼睛是最不平常——圓圓的，沒如睫毛，淡綠色的。它們閃着靈感的光，發出像火花射出來的細小的光輝，看樣子它們像是要燃燒起來，將只有那黑色的眼圈還會留在原來的地方。

當我對他拒絕我的「文藝的助力」時，他憤憤地響着鼻息，嘆了一口氣，於是又接着說他那無衰歇的靈感了：

「那麼，讓我另作一個建議，比較更容易的一個。」

他站起身來，像在朗誦詩歌似地，一口氣說下去：

「你的不平凡的生活與暫新的開始，必定可以得到極大的收益！如果你同意寫一本你的自傳，我決定以五十盧布的代價爲你出版！」

我也同樣拒絕了寫我的自傳，但這並未能阻止布利夫後來出版了一本愚蠢的書，杜撰爲我的「傳記」，我警告他，如果不停止發行，我將提起控訴！

「請你相信我，作為你自己的一個同鄉，」布利夫替他自己辯解着，「我所以敢侵犯你的胸度，並不是緣於貪利——錢倒底算什麼東西呢？……而只是緣於愛國情感的發作。」

在一九〇五年，我聽說 V. I. 布利夫當選為尼支尼·諾烏戈洛區的「俄羅斯人民聯合會」(註一)的主席，而且極力地與一切革命鬥爭，並支持君主專制，其次——我記得大概是在一九一零年——布利夫有一封信給我寄到卡普里，信裏他稱讚皇帝尼古拉斯二世的寬宏大度，慫恿我懺悔我的犯罪，並請求許可轉回俄羅斯來。那封信是以一種極有趣的格式寫成的，絲毫都沒有使我覺得不快，我甚至回了布利夫一封信，對他說我並不把自己看作一個政治犯，如果我願意的話，不必請求任何人的許可，隨時可以返回俄羅斯來的。此外，我又說明了我關於一般君主專制的意見。(註二)在一九一四年，當我回到俄羅斯時，我聽說布利夫已經離開尼支尼了。

在一九一七年，在五月的繁忙喧囂的一天，有人叫我聽電話，一種興奮的聲音對我

(註一) 一種極端保守派的組織。

(註二) 這封回信被某人發表在英文曼柴斯特導報上，題名為「給君主主義者的一封信」。

說：

「我是布利夫——瓦西里·伊凡諾微運·布利夫，你還記得嗎？——那個尼支尼·諾烏戈洛的夢想者。」

一小時之後，他已經坐在我面前的一張圓椅上轉來轉去了，滔滔不斷地說東道西——正和二十年前一樣的有趣，外表上一樣的蓬雜，只是他的直硬的頭髮變得更柔軟而失掉了一些活氣了；他已經剃掉鬚鬚和那亂糟糟的短髭，只有他的眉毛還使我想到他當年刺蝟的樣子，但是他的淡綠色的眼睛，仍然閃着一種新鮮活潑的火焰，仍然射出如火花般的光輝。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烟草色的衣服，領帶上有一顆金鋼鑽，左手的戒指上閃着一顆大紅寶石。此外，由我看來，他依舊是那個不安的興奮的人，像是受着各種癢疥的痛苦似的。

來回甩着他的手，作出各種各樣的姿勢，而突然間把雙手插進褲子口袋裏，其次又插進背心的口袋裏，拿出他從許多礦山採來的碎石子。「合金的石英！」他叫道，一面在桌上滾着石子，「鎊，是——是的，石版用的最好的質料！一種沒人懂得的石頭，沒有人曉得它確實是什麼東西！全是我的，全都屬於我的，是的！我已經申請註冊了，現

在我來看你——我的同鄉，請你幫助我使這一切實現，因為你和新政府很要好。」

我拒絕幫助這件事，絕沒有使他灰心；他只覺得有點驚訝，於是說道：

「這是第四次你拒絕我向你的請求了……」

「但是關於這樣的事我是一竅不通的！」

他聳聳他的肩膀：「關於金子要什麼理解？我們所要作的就是把它採發出來。然後我們的生活就要隨着它走了，」他的眼睛半開着，搖搖他的頭，於是以一種抒情的調子繼續說道：「只要你曉得埋在西伯利亞地下的是有多少自然界的財富啊！那不是一塊土地，而是一頭牛的永無涸竭的乳房，這一點我敢保證！它只要你去擠就行，可是沒有一個人去作這件事。我們不曉得怎樣作。那里只有一羣擠牛奶的專家，而他們却是倫納河上的一些英國人……」

我問他在西伯利亞住了有好久。

「三年，整整三年。這次滑稽的戰爭一開始，我就到那裏去了。我極想告訴你我在那裏過了怎樣不平凡的生活，因為我相信，你——一個尼支尼的人，必定很喜歡聽聽一個同鄉的成功的故事。除你之外還有什麼人更要曉得一個俄羅斯人生活的奇異的故事

呢？你，拋開同鄉不談，可以說是俄羅斯人靈魂的飛翔之合法的記錄人，而你定命是要給我們建築起文藝的紀念碑，我們這個古老城市的人民，因為在三百年前從一次早熟的消滅中被拯救出來，全俄羅斯都有負於它的……」

當他要走的時候他說道：

「我聽說你也在政府中得到一個位置，有這麼回事吧？沒有？多麼可惜的事！我們尼支尼人民若有一個我們自己的人作了部長，也會覺得舒服的。」

他很細心望着我，接着說道：

「縱算爲了公共教育着想也好啊。」

第二天晚上，布利夫先生坐在我的房間裏，興奮着，出着汗，他的如麻的頭髮硬踭踭的，他的姿勢像是在捏粉團子的樣子，對我說道：

「我的生命的危機，是在日俄戰爭那些悲劇的年間開始的。在那時期以前，我只生活在對我們自己的城市的愛之上。我從沒有夢想過政治——我的夢是屬於另外的一種：就當我睜着眼睛時，我都在作夢。我的抱負是要辛苦的工作，變成富翁，在尼支尼建

築起一所房子，一所難以想像的最美麗的房子——美麗得不僅尼支尼就連外國人都要對它表示驚異。人們會從倫敦或巴黎來佇望布利夫的房子！這房子的照片會刊在所有的報紙上：人們會寫道，『就連俄羅斯鄉下的城市裏，都有着我們國家從未會見過的房屋！』

從下面的大街上傳來一陣沉重的車馬聲；摩托車的喇叭吹得滿天響；一臉鬍鬚的士兵們在一股無盡頭的灰色的洪流中奔馳過去；一種兇險的嗚嚕像是瀾漫在大地上。我們可以朦朧地聽見被鎮壓的嘶叫和呼喊——那是俄羅斯帝國正在搖擺着要裂成碎片。

「我不是一個傻瓜，我曉得我自己有多大氣力。但是如果我，瓦西屠卡·布利夫，一個巨大的俄羅斯土地上的小跳蚤，對於這場恥辱，會有那麼銳敏的感覺，我是說一個外國能夠打敗我們偉大的帝國，打敗我們無數天才的祖國，如果連我這可憐的小小的心胸對於這場恥辱都覺得那麼辛酸，那麼，那些比我更偉大的更聰明的旁的俄羅斯人又該怎樣呢？

「從那個時候起，知識份子以及一切受過教育的人們都使我氣憤，因為在他們之中，對於俄羅斯的命運，無論在情感上或在理智上，我只看見一種莫名其妙的冷淡。激

憤是一切政治的泉源，實際上政治就是激憤。所以我奇怪，爲什麼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軍隊會被打敗，而你們這一類的人並不覺得難過，漠不關心的樣子。

「我能夠理解爲什麼沒有人替人民難過；因爲他們連爲自己難過都不曉得。我可以說是明白他們的。請你原諒我這樣講，但是據我的見解根本沒有所謂人民這種東西，在你未把他們集成一堆，未呼叫他們，驚駭他們，指揮他們以前，他們並不作爲一個整體而存在的。說一種人民應只有一種利害，只有一個觀念，這話是怪誕的——這樣的事情並不存在。他們像是砂子或泥土，要使他們能成爲一個王國的根基，必得把他們從頭到尾捏造過，好好地火上烤一烤。

「所以你們並不爲人民而難過？很好，我同意你們。但是你們不難過你們自己的夢被驅散了嗎？一個人只是爲他的憧憬而生活——他再不爲旁的生活的。我們每一個人在人生中對於最美麗的事物都有一定的憧憬——那就是強化人民的力量。我們應有一個夢，夢想着一個奇異的國家，那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美麗。每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夢——猶太人例外，當然，他們既失掉了他們一度領有的國家，便只能夢想他們自己的利益了。人生的裝璜的夢想，通常只對於一個猶太人是可能的，正如對於一個吉普賽人或

其他遊牧民族一樣。我曉得，你不會同意這話，因為你是熱愛猶太人的，這種事，我簡直不能理解。請你原諒我，但我也必得說猶太人像是靈魂中的一個疙瘩，像是一種疾症。

「但這話是扯遠了。我們再談談一九〇五年的事吧。這一年是整個世界喧騷的一年，每一個人都在忙着革命。就連那些連自己褲子上的鈕扣都不會縫的人們也如此。每一個人都像幸福的新郎似地在大街上奔跑，但是他們中有許多人在靈魂中懷着葬儀的預感。

「於是我的夢誕生了；它掠過我的心靈。三百年前，尼支尼·諾烏戈洛這個城市，把俄羅斯從早熟的毀滅中救助出來，而現在不是召回或重現那高貴的業績的時候嗎？革命是什麼？我過去用過一個書記，名叫萊昂尼德卡，一個知識青年，他參加革命的陣營，常常在大街上整天宣傳共產主義。我對他說：『很好，萊昂尼德卡，你可以發動起一次革命——但是到那時你又怎麼辦呢？』『我嗎，』他說，『喔，只要這一切都完結，而生活走入新的潮流裏，我便再去撿我的菌子，收穫得更多些，把它們漬在醋裏。我學會了一種特別的製法，我可以讓每一個菌莖能有百分之四十的產量，要比普通產得更多。』『你這個傻瓜，』我對他說，『僅僅爲了菌子便毀壞了一個國家的整個秩序，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眼前到處都是這樣的——無論你對任何人問他們革命的目的，結局全是像菌子一樣微末不足道。

「於是，我們——『百人黑色團』，(註)便挺身而起對抗你們的瘋狂和滑稽——這話要請你原諒我——同時甚至把某一些人打得抱頭鼠竄。我承認，在某些場合，會是冤枉的，例如吧，你們的朋友藥劑師漢柴，就是如此。但那時又有什麼辦法呢？既然叫罷起來便無法分辨清楚。正如俗語所說，『惡魔是歡喜在聖徒中看見死人的。』在革命中佔了優勢之後，我們當然非常高興，並着手鞏固勝利，多事之秋正要來臨，一九二一—一九二三這兩年，正是俄羅斯最偉大事件的百年紀日……我開始替它們準備……」

「我要很坦白地告訴你——我對你坦白的講話你不在意吧？——我要坦白地告訴你，你答覆我那封信的大胆是使我高興的。我對我自己說，我們尼支尼人的寫法就是這個樣子，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見解，就到現在，當帝國的基礎已經粉碎，俄皇已成爲他自己的人民的俘虜的時候，我都不能同意你。我們不幸同法國人採取了同一步驟，想到這種瘋狂真是怕人的。於是我們也廢除了君主政體！

「如此你可以明白我是不可能贊成你的。我對於人民認識得很清楚。誰坐在王位上，他們是全不關心的——一個鞑靼人也罷，一個其爾吉茲人也罷——只要還有一個人或是一件東西吊住他們的夢想就行。人民是以他們的夢想爲生的——他們需要強有力的幻想使他們得以抵抗人生的艱苦，使他們安於他們的生活；因爲在世界上只有生活，他們像是還能明白的。」

布列夫說到這里，我打斷他的話，對他指明我們依然生活在革命的時日裏。他聽到這話立即跳起身來，他的面孔興奮得發黯，而且發出一種嘶啞的聲音說道：

「革命！自由！你說的是真話嗎？明天只要什麼人跳起來喊道：『閉嘴，我要教訓你們怎樣生活！』於是他領他們到什麼地方，他們便到什麼地方，直到他們再度返回他們起點的苦勞的地方爲止。請你相信我的話，我的偉大的可敬的同鄉，人民的真實的自由，僅僅是他們想像的自由。對於他們，人生不是一種福祉，永不會是一種福祉，但永遠地永遠地成爲一個期望，一個可以變成一種福祉的希望。人民需要一個英雄，一個聖人——斯柯貝列夫將軍，費奧多·庫斯米遲，恐怖者伊凡——由人民看來他們全是相彷彿的。一個英雄越是久遠，越是朦朧，也就覺得越不易接近，想像越自由，生活也就越容

易，生活必須要有如童話似的開場——『古時候有過一個』等等。並不要天上的神，而是在下界，在我們這陰慘的世界上。要有一個人具有偉大的智慧和強大的權力，要有一個應當是全能的人。只要他希望，每一個人就可以幸福。人民所要夢想的就是這種人！

「所以向人民設法證明羅曼諾夫的一族是德國人，那是沒有用處的。對於他們還是一樣；說他們是摩爾多威亞人這就夠了。我告訴過你我是理解人民的！他們不需要民主政治，英國式的議會對於他們也無用處，任何類有組織的機構，他們都不關心……他們需要神奇。他們需要偉大的聯合力，需要偉大的實體，即使那個實體等於零；他們可以用自己的幻想來充實那個零。是的，是的……」

「但是我必得把你的信的事講完。我抄了五份，把它們散給我們幾個同鄉，同時我親自拿着原信去見縣長。『你看，』我說，『高爾基是怎樣的寫法！』爲什麼我要這樣作呢？喔，因爲我認爲把你的那些思想傳達給尼支尼的人民是必要的，雖然那些思想是有害的。沒有人對於我的愛國心會發生疑問，雖然你誤入迷途離開了你的人羣，然而你同樣還是我們中間的一員。至於縣長，我所以把信拿給他看，是要豫先防範有人責備我散佈那書信。我沒有旁的念頭，只想當我們召開盛會來慶祝這個驚人的國家於一八一二

年和一八一三年所發生的偉大事件時，能把你再帶回你的故鄉來……」

布利夫用兩個手掌緊貼着耳朵把他的頭搖來搖去，不停地轉動着眼睛。囁囁着，

「這種回頭計算總是我不得其解——一三，——一二，於是——一四，這種數字
的移動完全是錯誤的！如果羅曼諾夫的當選發生在一七一一年，而戰勝『十二國家』是
在——一二年，那時，事實上也許不會有——一四年了……」

他把緊緊抱住頭的雙手鬆開，嘆了一口氣，又信口說下去……

「我們信仰民主原則的人，正準備慶祝壓平革命以後對於整個歐洲的勝利，發出巨大的光彩，發出壓倒一切的輝煌，可以說是給旁人的一個暗示。『只要看看我們吧，我們偉大的（誕生日）的戰爭拿出奪取巴黎的威力來反抗整個的歐洲，可是為什麼呢？因為三百年前俄羅斯是被羅曼諾夫的幸福的手捉住了！』你明白這種觀念嗎？這小小的計劃降生在我的心裏，在它的壓力下我有如一個孕婦似的感覺……」

「這件事必須作到這種程度，使慶賀的光輝，將對日戰爭的悲慘的失敗，將新瑪羅巴——那個僧人加波施卡，所發動的可恥的愚行，以及過去一切的邪惡事件，從人民的記憶中全部消除掉。我們歷史中那光輝燦爛的日子，是要展現出它全部照耀的榮光……」

好像有人用針戳了他一下似的，他從圍椅上跳了起來，然後又把雙手放在椅子上，身體向前屈着。他的兩眼裏閃現着一種綠色的光，他那赤紅的滿臉是汗的面孔顯得更關更陰黯了，因為他的頰骨像是膨脹起來，而他又鼓着他的鼻孔。他的喉頭動着，像要吞什麼東西的樣子。約有一兩分鐘他簡直不能抑止他的興奮；其次，他手一揮擦掉他雙頰的淚，扭着面孔微笑着，於是同樣興奮地接着說下去，但是聲音很低，幾乎像是囁嚅：

「於是非常突然地有人告訴我，『瓦西里·伊凡諾微遲，我們和法國人的同盟，不允許我們關於「誕生日」的戰爭鬧得太過火，因為怕得罪我們的盟國。』是的——是的，人們告訴我的確是這樣的話！我提出了抗議，『允許我說一句話，如果我的智慧的面孔並不使我的伙伴歡喜，那意思就是說我必得戴上一個傻瓜的假面具嗎？由我看來，我們戴那個假面具已經戴得太久了，那些笑這假面孔的人們，正是指明了一個專制君主同一個共和國若一起跳舞，首先感到眼暈的是那個專制君主，這是完全正確的。專制君主已經感到眼眩了，我們的議會已經鬧嚷嚷的了，米留柯夫先生已經準備作總統了！』

「你曉得，當然，這次的法俄同盟，被『俄羅斯人民聯合會』，認為是一次不幸的錯誤，如同一隻鷹和一隻熊的友誼——一個在天上，另一個在樹林裏，而兩方面彼此都

沒有用處。我們只是想着，同德國人的友誼會對於我們利益更大得多——那應當是一種如石頭刻的，鐵鑄成的，絕對不可超越的友誼：

「簡單地說吧，這種有啓發性的「誕生日」的戰爭並沒有實現。在各處的廣場裏演奏了查義柯夫斯基的交響樂，然後人民就回家睡覺去了。可是我却更熱烈地開始準備，羅曼諾夫爲俄皇之三百年紀的狂歡祝會！我把藝術學院的學生們召到我的身邊，對他們說道：『孩子們，你們盡力去畫一六一三年在尼支尼·諾烏戈洛的生活的圖畫，描繪並裝璜敏甯的紀念碑，貫注你們全部的心神在這件工作上！』我敢說，他們確實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畫出了一些美麗的圖畫。後來我用他們的畫製作了一些明信片，賣了好幾萬份。我租了一個游艇，在船上佈置了一種藝術展覽，沿窩爾加河順流而下；這樣作法是要告訴人民，『你們看，從前你們是多麼能幹！』成千成萬的人民跟着我們走。然而他們只是旁觀着！啊，這種人民，是怎樣的一種人民啊，真是生鐵的卵子……」

布利夫雙手拋向腦後，抱住頭，面孔仰望着天花板，閉住眼睛，沉默了一陣。

「那是我一生中偉大的日子。我覺得我被高揚在空中，一切都華麗壯觀，到處都是盛會，在所有窩爾加的城市裏響着教堂的鐘聲，音樂，那宛如我們一切醜陋的生活都慕

地變成了一場皇家的歌舞劇！那時是偉大的日子……」

他從桌上拿起一個茶匙，熱心、安閒、靜默地看了看，環着他的手指轉動着，於是又把它放在桌上，嘆了一口氣，他的舌頭在唇間伸出伸進。

「當時我是純然生活在一種陶醉的狀態裏，可是也就在這時，霹靂一聲打在我的身上。俄皇尼格拉召見了我。他對我很慈祥，甚至給了我這個嵌有紅寶石的戒指。但是

——那個有名的馬戲班的首領阿其姆·尼其丁對我誇耀他也有一個俄皇的戒指……

「我和俄皇的會面就是這麼一回事。你自己想想看，你信仰着某一個難於接近的人物，認為在那個人中就結合着一切人類最精美的品質，一切的力量，智慧，以及俄羅斯的神聖性，他像是一種支持着一切的精神的軸心——國民生活的軸心。於是非常突然地由於不負責的命運的支配，把你面對面地擺在那個人的面前，而你看見——懷着哀愁與恐懼，你看見——那個人並如你所想像的！並不是你爲他而生活的那個人，不是你的理想！他身邊籠罩着的輝煌燦爛全在那裏——但那全是裝模作樣！所以，在我的面前我看到的，不是我想像中的俄皇，不是我夢境裏的君主，甚至不是一個大人，只是一個極普通兩條腿支着的小伙子。而且看起來，像是不比這個瓦西里·布利夫本人更聰明——他

從青春以來便是他自己的教師。純然是一個普通的面孔。是的，很和善；是的，很慈愛——但也僅此而已。」

布利夫站起身來，渾身都在支楞着，揚起一隻手像在朗誦詩歌的樣子，於是顯出奇異的激昂而又低低的聲音說道：

「真正的俄……俄皇，必需是可怕的而且是殘忍的！不僅從本性上來講，就是望着都可怕。否則他便必需是美麗的童話中的王子，或者是一個不可能的怪物；但是，一個俄……俄皇，必需是可……可怕而殘忍的……」

一隻手放在他喉嚨上，他走到窗口，向着街心唾了一口，唾向那喧嘩紛擾之中，其次轉過身來，壓低着聲調問道：

「你曉得瓦瑞曹夫畫的那幅恐怖者俄皇伊凡的畫像嗎？——啊，那才像樣！那才是俄羅斯人民的一個俄皇！你還記得他的一隻眼睛老是有點斜的樣子嗎？那才是真正的俄皇的眼睛！一隻洞見一切的眼睛。那樣的一個俄皇看穿一切而什麼都不相信。他獨自屹立！他的人格是每一個手指都可以摸觸到的。在他的面前人們縮作一團，而且覺得那里的一切都適得其所，一切都整然有序。俄皇王國的俄皇，全領域的教主……」

布利夫又坐下了，兩臂支在桌上，以更平靜的聲調接着說道：

「底下的故事使人討厭的。我偶然從馬上跌落下來。我曾和旁的人一樣地生活過來，像旁的人一樣地戴着一頂帽子，其次有一天我醒來一看我的頭發生問題了！其次就來了一九一四年，那可咀咒的戰爭開始了。喔，我自己尋思，俄羅斯從此完結——從此一個人只有挖一個深深的洞，藏在裏面到一個人最後的日子，

「我決心到西伯利亞去，在那里學習神聖的隱士費奧多·庫斯迷遲，我的幸運開始了。在當時我們有許多人都認為德國人一定會經由烏拉爾把我們趕走。我們曉得我們自己的人民，他們能夠忍耐，但是他們不能夠抵抗。此外，另有一個理由吸引我到西伯利亞：我曾經遇見一個年青的西伯利亞的女兒，她在卡贊讀書，而在當地我有一個書店和一個家。大家都曉得愛情不計算年紀的……我們彼此愛着，雖然我已過五十她還不滿二十歲。我對我的妻和孩子們說，我為你們整個地勞苦了一生，現在我要結束！現在我要為我自己生活了！我只要拿五萬盧布，這裏的以及尼支尼·諾烏戈洛的其餘的一切都是你們的。你們可以全部拿去。再見吧。」於是我走了。

「在西伯利亞，我偶然遇見一個人。他明瞭一切地下的保藏——於是開始在礦山

裏工作。一個人必得建築一些東西，我不習慣懶散逍遙在世界上。我已經失掉了我的夢，我看見俄羅斯包圍在愚癡之中——請你原諒我——而且浸溺在騷亂的意向裏。我沒有認清我自己的人民，我不相信他們能夠希望永遠剝着葵花子，終日像夢遊一般……他們不久又要被壓倒在地上了……」

他躊躇地說着，顯然他在想着別的事情。他的綠色的小眼睛閃瞬不停，我又可看見那黑色瞳仁中的火花了。他像一尾魚似地張開了他的嘴，敏捷地從他的乾而黑的唇間伸出他的舌頭。其次，非常突然的，像是被一句話哽住了，雙手揮在空中，把話頭打斷，站起身來，雙手抓住椅背。看得很明白，有一種極度興奮的思想突然閃過了他的心靈。他半閉住他的眼睛；他眉毛上的幾根硬髮又像往常一樣豎立起來，顫抖着。他乾咳了兩聲，幾乎是嚔嚔般又開始說話了：

「我常說，一個人生活在他的夢之上，在他的理想之上。他爲了把人生當着一種祝福，沒有辛辣，沒有異議，純粹當作可用理性養成的一種實質，他必得要有巨大的想像。一個人——一種人民——若沒有理想，是像一個盲目生活的人。所以……」

他又咳了一聲，摸着他的胸。他的眼睛越來閃得越亮。

「如果一個人曉得怎樣利用自己的靈魂的憧憬，曉得怎樣給他的幻想描繪出一種他得以接近的美麗的事物，他便會隨你步行越過了海洋。而且他會饒恕一切，忘記一切錯誤與罪惡。所以……」他把我的一隻手抓在他的雙手裏，捏得緊緊地：

「喔，你，你也是一個夢想的人！而且你看見在你面前橫着怎樣一種高貴的工作！你的才幹能夠在一小時之內佈署了一切……」

他幾乎像是神經錯亂的樣子，因為他渾身打戰，我開始以為他要發狂了。所以當他一直握住我的手，對着我的耳朵私語時，我一點都不驚訝的。

「你要知道怎麼回事嗎？那是非常簡單的。在人民之間有一種神話，說那個無人知曉的隱士費奧多·庫斯米遲，就是福星亞力山大。戈利高利·拉斯普丁是一個普通農婦誕生的俄皇，而查萊徹遲·阿萊克養是拉斯普丁的兒子，就是福星亞力山大的孫子，所以查萊徹遲是由人民血統傳下來的！你明白嗎？赦免！一切過去罪惡，一切的錯誤，由一個真實的俄羅斯人，一種真正人民的血液，掃除乾淨了。一個農民降生的俄皇！

「是的，是的，我或許是完全錯誤的，也許全然不是那麼回事，但是，相信我，在這件事情上無需真實。所需的是夢；你不能在赤裸裸的真實上建樹一個帝國，不可能有

那麼一回事。可是如果你以你的才幹從事偉大的夢的復活，一個真正俄羅斯人的國家的夢……」

他好像要上天的樣子舉起他的雙手，而以一種瘋狂的——或者是幼稚的嗎？——微笑粗暴地喊叫起來，他的話都被哽咽住：

「只要你想看吧，那對於我——布利夫·瓦蘇特卡，瓦西里·伊凡諾微遲——是有怎樣的意義吧！我在神祕的隱士費奧多的氣力之上開始我的生活，而費奧多——喔，他是一個星座！米海爾·羅曼諾夫的父親！我要把他的名字讚美到天上去。這是怎樣的一種夢啊！你說是吧？」

在下面，在街道中，俄羅斯人民正如雷鳴般歡呼，粉碎並消滅了帝國的鐵的構造，那是費了那麼多的年月方建樹起來的……

三十 革命的速寫

一九一九年

這一年的春天，在最初的溫暖的日子裏，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們爬出來走到彼得格勒的大街上。這一向他們是在什麼地方怎樣生活的呢？無疑地是在一些貧民窟裏，或是在一些古老孤獨傾圮的房屋裏，隱避開生活，爲世界所侮辱所排斥。我每次看見他們，便有一種支配的思想在我的心裏油然而起：他們已經忘記了一些什麼，而正在努力回憶它，默默地城市的各處爬行搜尋。

他們穿着破爛的衣服，蹣跚而且顯然是非常飢餓，但是他們並不像似乞丐，也不乞討。非常沈默，非常小心，他們沿街行走，懷疑而好奇地望着普通的路人。他們每逢停在店舖玻璃窗之前，便一一看望展覽在窗裏的東西，眼裏露出的神情，像是要發見或回憶製造那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摩托車叫他們驚駭，宛如二十年前一般鄉下的男女之受驚駭一樣。

一個高大的老人，黑色面孔，雙眼深陷，勾勾的鼻子，淡綠色的鬍鬚，他很有禮貌地揚起皺皺的邊上有一個破洞的帽子，用他長長的手手指着那跑過去的一輛摩托車，向過路人問道：

「電氣嗎？啊！……謝謝你。」

他凸出胸脯向前走路，頭揚得高高的，從來不肯斜過身子讓路叫旁人走過去，而且半合着眼睛發出一種厭忌的眼光警視他所遇見的人。他的兩腳是光着的，每逢他的腳底一踏到鋪道的石頭上，他的脚指便緊緊捏起來，彷彿在試驗那石頭是否是堅固的。一個懶惰的青年遊民，很活潑地向他打招呼：

「你是什麼人，老爹？」

「一個人，大概就是吧。」

「俄國人嗎？」

「一輩子都是。」

「是在軍隊裏嗎？」

「也許吧。」

於是用眼搜索着那個青年，反過來問道：

「在鬧革命嗎？」

「已經鬧過了！」

「啊……」

老人轉身走開了，開始尋視一家舊書店的玻窗，他的鬍鬚緊緊捏在他的左手裏。那個青年，仍然在他身邊轉來轉去，又問了他一些話；但是那個老人，看也不看他，只是發出低低的沈靜的聲調說道：

「去你的。」

在西梅昂涅夫斯基大街上，一個年紀約有四十來歲的婦人，緊貼着教堂的大門站着。她那黃色的面孔是那麽膨脹，旁人幾乎看不見她的眼睛了，她的嘴半開着，像是在喘不過氣來的樣子。她的光腳插在一雙大鞋裏，鞋面上堆着一層厚厚的乾泥。她的身子裹在一件男人的輕飄的棉袍裏，她的雙手交搭在她的胸間，她的頭上戴着一頂草帽，有

許多枯葉和一顆櫻桃——本來曾有一大束櫻桃的，但只有一顆還留在那裡；其餘的就只剩下草梗和像玻璃般閃光的破片。

響着她那美麗曲形的重重的眉毛，她注視着電韋上擠進擠出的人們，他們跳下月台散開去了。那個婦人的唇蠕動着，像是在計算人數。也許她在等待什麼人，而正在練習他們會面時她所要說的話。在她膨脹的眼睛的紅色狹縫間，閃耀着一道不和善、嚴峻而刺人的眼光。她厭煩地趕開那些在大街上賣香煙的玩童，有幾次她甚至動作敏捷用肘部或屁股把他們推開。

有人發出低低的聲音問她：「也許你需要人幫幫忙？」

她怒目打量那個無禮的人，也用同樣低低的聲音答道：「你這樣想是看出什麼來了嗎？」

「原諒我……」

一個戴花邊小帽的、身材矮小而細緻的老婦人，站在她的身邊在賣麻製的或泥土的食品玩具。那個奇怪的婦人便對她說道：

「你是——一個貴夫人嗎？」

「我是屬於商店階級的。」

「啊……這個城裏住有多少居民？」

「我不曉得。很多很多。」

「是的，怕人的那麼多……」

「在這城裏你算是個外鄉人嗎？」

「我嗎？不。我是本地的人……」

她搖擺着，於是對那個老婦人點點頭，走向馬戲場的方向去，她那雙笨重的鞋走起路來老是脫落開她那醜陋的光腳……

這時她正坐在馬戲場後面花園裏的一張凳子上；她的身邊有一個身材高大的沈思的老婦人，喘着大氣，憑依在一根手杖上；她生有一副石雕的面孔，戴着墨色的圓眼鏡，身穿一件破爛不堪的皮外衣。裏邊穿着一件綢子的灰色皮邊的破爛衣裳。

我路過那裏，可以聽見那鈍重的聲音和刺耳的言語：

「這個城裏最後一個高尚的人在十九年前已經死掉了……」

於是那個老婦人像一個聾子老祖母似地吼叫道：

「正義的宮廷已經焚燬了。我去看過，只有牆壁還留着。一切都燒光了。上帝的懲罰！……」

那個穿着大鞋子的婦人斜過身來對着她的耳邊大聲說道：

「我家全部的人都在監獄裏。全部的。」

由我看來她像是在大笑。

一個面孔如猴子、鼻子扁平的、多毛的小人，正在以急促的脚步，幾乎在跑似地，沿着路上行走。他眼睛裏的藍黑色的瞳仁不安地張望着；環圍着瞳仁的眼白形成一個精美乳白色的光圈。他身穿的棉布外套顯然是不屬於他的；外衣的邊緣長短不齊地翻轉來，有如一條繚邊，彷彿狗咬過了似的。腳上穿着一雙絨鞋，後跟已經破爛了，頭上沒有戴帽子；一縷灰色蓬雜的硬髮聳立在他的頭上，在他的眼底下、頰骨上、耳朵邊，雜亂叢生着濃濃的胡椒色直硬的鬚鬚。他跑來跑去，嘴裏嘖哩咕嚕，常常不安地揮動着他的雙手，緊緊地交插着手指。

在納羅德尼·多姆附近的廣場上，他對幾個士兵演講：

「你們必須理解——你們比什麼人都更必須理解這一點：一個人僅僅他能夠記住生命是短促的，而且他能夠相安於此，這時他才是幸福的……」

他說話的聲音細小而且很短，雖然從他的外表來看，人們以為他會吼叫的。他一隻腳換來換去地站着；他的一隻手緊貼着他的胸部，另外的一隻手，動着腕子在作手勢，像是指揮音樂演奏的樣式；他的雙手都很多毛，手指的骨節間生有很黑的叢毛。三個士兵坐在他面前的凳子上，把瓜子皮吐到演說的人的肚子上和腳底下；第四個兵士，臉上生有一顆紅痣，正在吸香煙，對着演講者的鼻子吐煙圈。

「我主張，在我們人民的心裏刺激起對良好生活的希望，是沒有用處的；那是不合人道而且是罪惡的，有如在溫火上燒烤一個人……」

一個士兵啄着香煙頭啐着唾沫，用手指一彈把它彈到半空裏，伸開他的兩腿，問道：

「誰雇了你的？」

「什麼？我嗎？」

「是的，你。誰雇了你的？」

「你說誰雇了我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被布爾喬亞雇了的還是被猶太人雇了的？」

那個人莫名其妙，停止了講話，同時三個兵士裏的一個，無精打彩地對剛剛說話的人說道：

「對他肚子踢一脚。」

「實在講他根本沒有什麼肚子。」另一個答道。

那個小人後退了一步，雙手插進口袋裏，然後又抽出來，緊緊地交搭在一起：

「我完全是自動講話的。沒有人雇我。我也曾經讀過書，有思想，而且有信仰。但是現在我曉得：一個人只是短期的一個人，一切必將終結，於是他……」

這時那個臉上有痣的士兵兇暴地叫道：

「滾開！」

那個小人轉過身來跑走了，他的絨靴子踢起一陣灰塵，同時那個士兵對他的伙伴說

道：

「他以爲他可以嚇住我們，這個混賬東西。好像我們不能理解他似的。我們——」

「一切都理解，是不是？」

在同一天的傍晚，那個小人兒坐在特洛慈基橋上的凳子上；

「設法理解理解看，」他慫恿着同一張凳子上他的同伴。「把一切設想在內，多數的人，頭腦簡單的人，我們視為傻瓜的那個人——他是一個真實的生活的建設者。人民的大多數是一些傻瓜……」

聽他說話的人，有一個麻面皮彎腿的水手，一個國民軍的軍人，一個穿藍色衣服的胖婦人，三個顯然是工人的灰頭髮的男人，還有一個穿黑皮子衣服的青年猶太人。那個青年很興奮；他不斷露出一種鬼鬼祟祟的態度在問話：

「或許普羅列塔利亞也是一個傻瓜嗎？」

「我是說那需要極少的人民——只有他們應當享受高尚的生活。」

「你的意思是說布爾喬亞嗎？」

「等一等，同志！」那個水手聲音沉重地說：「讓他說吧……」

演講者對着那個水手的方向點點頭：「謝謝你。」

「沒有關係。」

「一個人只從理論的觀點是一個傻瓜，因為他自己對於天生賦與他的那點點頭腦，他十分滿足，而且很清楚如何利用它。」

「對的，」那個水手說。「說下去。」

「他只是短時期的一個人，而且他曉得這一點，但是早晚有一天他終歸要躺在墳墓裏的這種知識，絲毫不使他煩擾……」

「我們都得要死的；你又說對了！」那個水手重複地說，對那個穿皮子衣服的青年皺着眼，很暢快地微笑了，好像他要對世界宣示他確信他自己的不朽。

那個猴子臉的演講者，以低低的聲音繼續演講，好像在乞求他的聽眾來相信他的話：

「人不需要充滿希望的興奮的生活，他對於夜間星空下緩慢進行的平靜的生存感到滿足……我的意思，在那種僅僅有一個短時期生命的人民中激動起不能實現的希望，是使他們陷於迷惑的，而且叫他們更感到事情的困難。共產主義能夠給他們什麼呢？」

「啊！」那個水手說，手掌拍在他的膝上。其次他屈身向前站起身來：「現在，你跟着我走吧！」

「到哪裡去？」那個多毛的小人兒驚得後退了一步，問道。

「那是我的事情。同志，我命令你隨着我走……」

「嘿，叫他去吧，」那個青年訕笑地說，輕蔑地揮動着他的手。

「請你跟着我來！」那個水手再說了一句，聲音更低，但是他的麻臉變得更陰暗了，他的眼睛嚴峻地轉動着。

「我並不怕，」那個演講者說，聳聳他的肩膀。

那個女人，在身上畫了一個十字，轉身走開了；那個國民軍的軍人也離開了，他的手指摸着他的手槍柄；同時另外的三個人那麼同時而機械地站起身來，像是他們三個人之間只有一個意志。那個水手和穿皮子衣服的青年引領他們的囚犯走向「彼得與保爾堡壘」去，但是兩個過路的人在橋上趕上了他們，勸他們釋放那個哲學家。

「不——不，」那個水手表示抗議，「這個野狗應當叫人明白明白一個人究竟有多麼短的生命！」

「我並不怕，」那個野狗低低的聲音返覆着，望着他腳底下的水面。「倒是看見你們多麼沒有理解很覺得驚訝。」

他猛然轉過身來，又向廣場方面走回去。

「你看，他走了！」那個水手說；「這個討厭的傢伙走了。嘿！你向哪里去呀？」

「讓他去吧，同志，你可以看得明白他是一個莫名其妙的。」

那個水手在那個多毛的小人兒的身後吹起口哨，大聲笑起來：「鬼捉了他去！他一點聲音沒有就溜開了。一個勇猛的野狗……他必定是個白癡！」

一個眼睛銳利身材矮小的老人，頭戴一頂污黃的瓜皮帽，身穿一件皮領的長布袍，在羣衆間跳來跳去，羣衆正圍着納羅德尼·多姆開會。他在每一羣人之前都停住腳步，偏斜着頭，用他那挑花木柄的手杖支着地，熱心地靜聽人們講話。他有一張蔷薇色的面孔，圓得像一個皮球，還有一雙如梟鳥似的閃光的圓眼睛；在他的鷹鼻子下面，支楞着灰色直硬的鬍鬚，在他的下頷上生着一團淡黃色的毛，他用左手的三個手指很快地捻來捻去，把毛插進嘴裏，用嘴唇嚼着，然後又吹出來：「撲——撲！」

他在擁擠的羣衆之間，用肩膀左衝右突，像是要在他們之間藏起身來似的，其次狂然間，他的引人注目的挑戰似的聲音響亮起來了；

「我十分明白那些階級對於我們是特別的有害……我們必須毀壞他們，把他們打成

碎片，把牠們的骨頭磨成細末……」

士兵，工人，僕役，遊手好閒的婦女，總是非常熱心地聽他說話，那些婦女張開大嘴望着他，像是要吸收他那刺激人的一言一句。他每一發言，便把手杖橫在胸前，手指迅速地撥弄着，宛如在彈奏四弦琴。

「各種的首要官屬和公務員。你們自己曉得他們對於我們是怎樣的一種禍害和障礙——誰是比官吏更不公平更殘忍？法官，獄官，稅官，關稅官——他們到處都是。而且他們也是怎樣的魔術家啊！像魔術家一樣，他們有整套的騙人手法——他們是站在最先頭的，所以我們必要破壞一切官吏。」

一個紅髮的女兒，顯然是一個婢女，對此憤怒地問道：

「我根想知道知道，你自己究竟是什麼人？如果你不也是一個官吏的話，我情願挨打！」

他發出比較急燥的聲調急忙否認道：

「我從沒有作過任何不利於窮人的事，從沒有過——我是一個算命的，一個預言家：我曉得我們大家的將來如何……」

這時他身邊的幾個聽衆要他顯顯他的知識。

「不行——那是一種祕密的事情——在大廳廣衆間作不來的……」
有人問他，「我們即將遭遇到什麼事呢？」他眼睛俯視着地面答道：

「如果你們現在還要這樣做，如果你們不馬上把這告一段落，那將不好的，那將很糟。壞了的牙必須從根上拔出來。一切的官吏必須鏟除掉。還有那些有學問的人們，那些知識分子，努力騙我們或是同我們講理論，他們用我們賺一個先令，却給我們一個便士的薪水。是的！我們現在有學問了，所以他們必要聽我們的；我們將給他們訂定律——他們發起一種『淨水』運動，滿處亂貼佈告：『不要飲不開的水！』哈——哈——哈！」

這個「哈——哈——哈！」很滑稽地從他的圓嘴裏吐出來，叫人很難辨別他是在笑還是在嘆氣。

其次，作一個鬼臉，勝利地問道：

「怎麼？我們還是飲不飲那種不開的水呢？」

聽衆非常高興了，吼叫起來：

「我們不——飲！」

「你看我們不是還在活着嗎？」

「當然！」

「所以這話不錯。他們的法律就是這樣的，把他們全部打倒！……」

這時，他證實他已經完成了他的工作，便從羣衆間擠出來，走開了，揮動着他的手杖。但是走到另一羣衆間，他又對人們演說了：

「有兩個階級特別地對我們有害……」

毫無疑問，他也是從某一個黑暗的角落裏爬出來的，曾經爲生活所擯斥，孤獨地留了許多年，畏縮着，積蓄着憤怒與復仇。

顯然有不少的人們熱心地激動人們對知識份子的敵意，我認爲在家庭僕役的階級之間是可以看見最多的，例如，看門的，茶房，廚子，以及諸如此類的人。在「現代競技場」裏一次集會之後，一個紅面孔的胖女人正在對士兵們宣講「主人們怎樣生活」。她的故事既巧妙而又有趣，但她所使用的語言，每十句就有三句不能寫在紙上。士兵們聽

她講述一個專門婦科醫生的許多作法，一個猶太女牙科醫生的行爲，以及一個戲子訓練他的女徒弟的方法，便轟然大笑，很別緻地啐着唾沫。

「所有這些下流東西都應該擣一頓，」一個黑臉的士兵很嚴厲地說，他的鬚子上繫着一方手帕，「一個也不饒。」

在另外的一羣裏，一個年約四十的跛子，臉上光得像是閻官，正在大聲吼叫：

「我在馬廐裏，在馬糞堆裏過了我的一生，而他們却生活在美麗的洋樓裏，睡在那麼柔軟的彈簧床上，玩着哈叭狗。我敢說這種事再也不能下去了！現在該輪到我玩哈叭狗了；至於他們，應當到馬廐裏去工作了，是不是？」

一個年青的一隻眼睛的婦人，她的滿臉都燒着硫酸，說話既怕人而又殘忍：

「看看聖經吧——聖經裏可有什麼主人嗎？當然那裏邊是不會有的。有法官和預言者——但絕沒有主人。上帝本人下令毀滅了那有主人的種族，一個一個地把他們毀壞了，婦人，小孩子，甚至連奴隸都在內。因為就連那些奴隸，都傳染上主人的意見，已經不再成一個人了，是的！」

「你自己去上吊吧，女人，」羣衆中有一個人對她大聲喊叫。但是她雙手緊緊抱住

她圓圓的胸脯，繼續厲聲嘶叫：「我當過一個太太的侍女十一年，我什麼都看見過……」

她的確看見過許許多多的事情，就連奧克塔烏·米爾勃寫他的「一個貴夫人的侍女」的日記一時都不曉得，她若老老實實講出來，她的聽衆再也不能笑，陰鬱而沈默地靜聽她的暴露。僅當她興奮得紅着臉一頭大汗走開之後，一個短鼻子的矮小的兵士，望着她的背影，說道：

「那個女兒的面孔被毀壞了不是沒有道理的……」

被損毀的人，當他發見他的復仇的權利，並獲得到復仇的自由時，他的確會變得怕人的。如果我們今日的社會改革家，把這一類的人，在「被毀壞的階級」的分類上，列爲第一類，也許有所收穫的。

三二 失望的勝利

玻璃窗在黑暗中閃着藍色的光；我的伙伴的骨瘦的面孔消失在霧裏——他那深陷的雙眼下的陰影顯得特別的濃重。雙眼裏漠然狂熱的視線像是更加集中而凝結，他那倦人的怨訴的言談也更加熱烈。他那粗啞的聲音變得輕柔了。他用手指捲着他稀疏的白鬍鬚，那麼緊緊地，像是都使他畏縮了，他說道：

「約在十年以前，我曾經作過一個夢，在夢裏我看見一個人獲得了自由的勝利。當時我正在奧列爾的監獄裏，一九〇五年的事件在我的心裏還是新鮮的。你曉得奧列爾的囚徒平常是怎樣殘忍地受着鞭打嗎？喔，我的夢開頭是一個夢魘：在不多的一羣人裏，有我的一個學徒印刷工人勃里索夫，他正在用棍子亂戳一個四分五裂的屍體。我問勃里索夫，他們爲什麼損毀那個人的身體。

「他是一個敵人！」

「然而他究竟也是一個人哪！」

「『什麼？』勃里索夫喊道，並對我揮起他的棍子，『打他，』他向他的伙伴喊叫。『但是那棍子從他的手裏溜下來，他對我伸出他的兩臂，在歡地同我耳語，跳來跳去：」

「『你看他們：你看！他們從那邊來了！一切都過去了；他們已經來了！』」
「無數羣集的人民，精神振奮的人民，正在前進；我可以看見從成千成萬的眼睛裏，發出一種超自然的光。我開始注意到：就是在那些眼睛裏，潛存着他們的祕密：人民復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復活了——精神上的變形。就在我發覺了這一點的同一瞬間，我立即在他們之間消失了，宛如我爆成了火花，被燒成了灰燼一樣。」

我的客人用鉛筆敲着桌子，傾聽那鈍重的聲響，然後又敲。

「現在我已經完全清醒了，我仍然看得見那些勝利的人民，但是我覺得我在他們之間竟是一個陌生的人。他們仍然是勝利的，但是在他們之中我已經看不見我在夢中所看見的那種新的原質以及那種存在着他們整個的本質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的變形。他們是勝利的——我曾經用盡我的氣力設法效倣他們——而我自己對此却仍然一個陌生的人。這是很奇怪的……」

他眺望着窗外靜聽着。鐘聲伴着彌撒正在猶疑地小心地響着。在「彼得與保爾的堡壘」裏，一駕機關槍正在發射：士兵與工人正在受教防禦自由的技術的一面。

「也許我，像許多旁的人一樣，不曉得怎樣勝利。我全部的精神發洩在鬥爭、期望之中；享受佔有的才能被鈍化了，被扼殺了。也許那就是虛弱，缺乏氣力。但有一點是，在我的週遭我看見無數的兇蠻與復仇，而從沒有任何歡喜——使一個人變形的歡喜。而且我在勝利之中看不見任何信仰。」

他站起身來，望望四週，盲目地震着眼睛，伸出他的手，搖着我的手，說道：

「我感覺到全然地不幸——正如哥倫布，如果在他發見美國海岸時，只尋到他所厭忌的事物，他那時所感覺的情形一樣……」

之後他走出去了。

目前有許多人會有如他那樣的感覺。那是有如一條狗在牠生命的終結時所必要感覺到的：這種牲畜從牠的青春時便已養成習慣對每一個人吠吼，而對於牠的這種工作的正當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雖然牠唯一的報酬便是受人腳踢。而非突然地，那條狗發

覺到的確再沒有什麼要牠看護或防守的了。那麼，牠在牠職責的小窩裏消度了一生原來是被鎖在道德的義務的鎖鍊上嗎？這個忠誠的可憐的老牲畜必然無法形容地感到傷心了……

同一典型的另一個人有一次談到革命時說道：

「我們愛她，有如羅曼蒂克的情人一樣的；但是其次來了一個人，他勇敢而無禮地在我們的愛人身上施以暴行……」

關於把俄羅斯的通俗的智慧同歐洲的文化結合起來的這個問題——

一個害梅毒爛了面孔的洗衣婦——她的鼻孔上已經爛了一個大洞——有一天對一個女醫生A·U·D說道：

「同志，我也曉得一些醫治人們的利益。昨天我到中央電氣站去給人治好脫腸，於是得到一個二十五支光的電燈的報酬……」

三二 看明白了

我們坐的火車的下一列車廂搖擺着，車軸惱怒地嘶叫着：

「哩啊——噫啊——噫啊——噫啊……」

其次車輪應合着響起來：

「伙——伴——呀——快，伙——伴——呀——快。」

我的旅伴是一個奇怪的傢伙——那麼潔白而沒有顏色，很可能在明亮的陽光裏，他會無影無形的。他像是完全由霧和陰影組成的；他那顯示着飢餓的痕跡的面容，是不可名狀的；他的眼睛被濃重的眼瞼遮蓋着；他的皺紋的雙頰和糾纏一起的鬍鬚，像是用荇麻匆促做成的。他發出一種石腦油精的臭氣。他的兩腿在下面捲曲着；他正坐在位子的角裏，用火柴棒剔着指甲，於是發出粗嘎的聲音囁咕道：

「真理是一種瀰漫着信仰的情感的見解。」

「每一種見解嗎？」

「噫，是的，每一種。」

「哩啊——噫啊——噫啊——噫啊……」

窗口外面，在秋天清晨的薄光裏，樹木正在震動着它們枯黑的樹枝；樹葉和燐光正在飛舞。

「預言者耶萊米亞曾經說過：『聖父們吃葡萄，葡萄的酸叫他們的孩子磨牙切齒。』我們的孩子確實如此——他們是在磨牙切齒。我們爲解析的葡萄酸所飼養着，於是他們就把信仰的否定與缺乏都當作真實的而接受。」

他用他帆布大衣的邊角裹住他尖削的雙膝，同時，熱心地用一根火柴棒剔着指甲，繼續說道：

「我的兒子在加入紅軍以前，對我說道：『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好吧，就請你告訴我：在理論上，全部人生的基礎，無數年來，都被你們，都被你們那一世代的多方面的批評，廢棄淨盡了；那麼，還有什麼是你們堅持要防禦的呢？』我的兒子並不聰明，他的思想形成的很笨，如書本一樣多所考慮，但他是一個誠實的孩子。列寧的理論發表之後，他馬上成了一個布爾札維克。我的兒子是對的，因爲他相信否定的與破壞的力量。」

事實上，我也同意布爾札維克主義，但我的心情不允許我接受他。當我在茄卡因反革命而被捕，我對法官承認了這一點。法官，一個非常年青的人，一個漂亮小伙子，顯然是一個法學學生，很巧妙地訊問我。他曉得我的兒子是死在尤頓尼遲前線，所以他對待我相當的客氣；不過，我却是感覺，若是我鎗斃了，他是會更爲高興的。

「當我告訴了他我的心情與我的理性的這種矛盾時，他用手拍着他面前的紙張，深思地說道：『是的，這一點我們從你寫給你兒子的信裏已經曉得了，但這於你的罪狀不能有什麼好處。』」

「『你們是想鎗斃我嗎？』我問道。

「他答稱，『如果在這件麻煩的事情上，你不能幫我們一點忙，那也就很難講了。』他的說話絲毫沒有保留，但是他却含有一種歉意的微笑。我想我也在微笑着——我喜歡他從事他的工作的態度。同時他對我更進一步地表示好感，非常單純地說了如下的話，宛如那完全是自然的事情：『也許你死了是更好的——你不這麼想嗎？因爲像你這樣你自己的自我這麼不調和地生活着，必定是一種痛苦。』其次他馬上又說：『原諒我提到這種事，因爲那顯然與你的案件沒有什麼關係。』」

噫啊——哩啊——哩啊——噫啊——車軸嘶鳴着。

打着呵欠，抖了一下，我的伙伴望着窗外，無數雨點打在玻璃窗上。

「但是他們仍然釋放你了，不是嗎？」我問他。

「這很明白。你看，我不是還活在這裡嗎！」

轉過他四週如亭麻的面孔對着我，聲音裏含有一種挑戰的意味。現出略有輕蔑的微

笑，說道：

「在訊問時我叫他看明白了某一些問題……」

同——志——呀——快，同——志——啊——快，火車的輪子鼓騷着。雨落得更大了，車軸更尖銳地嘶鳴着：噫巨——噫巨——噫巨——噫巨……

三三三 懷抱炸藥的人

在藹萊慈的某地，一個來自索莫窩的工人，我的同鄉米蒂雅·派烏羅夫，新近死於熱症。

在一九〇五年，在莫斯科混亂的時日，他從彼得堡帶來了一盒硝酸甘油棒與十五米的畢克佛牌的信管，他把這些東西纏在他的胸間。信管已經浸上人身的汗，也許是纏在肋骨上繫得太緊了；總之，米蒂雅一走進房間裏來，便精疲力盡地倒在地板上，他的面孔發青，他的眼睛兇猛地突出着，像是就要窒息死的樣子。

「你發瘋了，米蒂雅！你不曉得你在路上就會倒落的嗎！如果那樣的話，你便會明白你將發生什麼事了。」

喘着氣，他有點自疚地答道：

「是的，我們會丟掉了信管和硝酸甘油。」

M·M·蒂克文斯基很粗猛地磨擦着這個人的胸部，也暴躁地在責罵他，可是米蒂

雅半合着眼睛問道：

「這可以造多少炸彈？我們會被打敗嗎！我們還在佔領普里斯尼雅嗎？」（註）
過了一會兒，當他倒在沙發上，他的眼睛追着那正在檢查炸藥的蒂克文斯基，悄悄地對我說：

「炸彈是他造的嗎？他是一個教授嗎？過去是一個工人？你別騙我啦！」
於是突然間他不安地說：

「他不會把你炸死吧，會不會？」

關於他自己沒有一句話，關於他剛剛逃出來的危險，沒有一句話。

（註） 莫斯科的近郊地方

三四 市民波波夫的信

「想到有名的達爾文已經確定：人生主要的是鬥爭，弱者被淘汰，即不能工作的人被淘汰，實爲勢所必然，同時再想到這種事實在達爾文以前的許多世紀的古代早已有過——老人們被捉起來丟在山谷裏餓死，或是讓他們在樹枝上行走以致跌斷了頸頸——我們便看得很明白，科學已經衝破了我們的寬大的論理。但是，爲反對這種不合理性的殘忍，我作如下的提議：即，凡是無力完成有利於社會的工作的人民應當以更溫和的手段來消滅：例如，喂他們一些好吃的東西，把火腿或甜點心攙上馬錢素，如果爲了便宜，可以攙上砒霜，像這樣合於人性的手段，可以緩和了眼前到處流行的人生的鬥爭。

「以同樣的方式，可以對待那些白癡，鄉下呆子，以及患了肺癆或癌腫等不治之症的人們。

「當然，這樣的立法是不會爲我們婆婆心的智識份子所贊成的；但目前已是要停止反動的觀念論的刻不容緩的時間了。」

三五 詩歌與遊獵

七月正午時的太陽，兇猛地燃燒在青銅色的天空裏，溽暑蒸騰着城市，寂然無聲埋在沈默中，僅偶而有一兩聲朦朧的如夢囈般的聲響，一種鼻音的假嗓沈悶地哼着一個歌調：

「在白銀的溪流上，

在黃金的砂礫中，

我在探尋着

一個美麗的少女的足跡……」

一種深沈的聲音粗暴地問道：

「這麼大清早你在作什麼？」

「我在守望着打獵。」

「有多少人？」

「三個。」

「他們吼叫嗎？」

「爲什麼要如此？」

「那麼你是說他們一點都不響嗎？」

「不，他們通常一點都不做聲……他們受過特別的訓練，你曉得，這表明一旦他們出了麻煩，馬上也就會解決的。」

「是些紳士嗎？」

「不——至少我不這樣想，他們親自走到陷阱前，因此我認爲他們是一些普通的人。」

沈默了片刻，於是那假嗓又哀傷地繼續着：

「明亮的月亮，成爲我的嚮導……」

「你也打獵嗎？」

「爲什麼我不打獵呢？」

「告訴我呀，她隱藏在什麼地方？……」

那深沈的聲音歡喜了：

「你看你，唱着『美麗的少女』，可是你還照樣要補一補你的襯衫……你還個傻瓜！」

「你等一會兒，女兒們到時候也會來的，一切都會來的……」

「微微的風，告訴我

她正懶懶地想着什麼……」

三六 無神論·結婚·跳舞

大廳的幾根柱子，裝璜着紅色的織錦與橡樹的淡綠色，從樹葉間閃着金黃色的字母；自然地形成了文字：

「萬歲……普羅列塔利亞……」

一陣清新的春風穿進了窗口，在外面我們可以看見樹木的陰影與天上的星星，在屋內的一角，一個黑人，伸着瘦長的手，用他瘦長的手指，敲着鋼琴的鍵子。水手和工人在地板上蠕動着滑行着，他們的胳膊還抱着身穿各種顏色衣服的少女們的腰，他們的腳踏得響響地移動着。那是非常地喧嘩，過度地歡快。

「戈朗朗，你們這些鬼東西！」一個身材魁偉的青年絕望地喊叫着。他穿青白色的鞋，藍色的襯衣；一撮亂髮垂在他的前額上，一條疤痕從額角間穿過頰下，「接下去呀！我的意思不是戈朗朗，是另外一種意思。鬼東西。那叫什麼？牽着手，打圈子呀！」

他們結成一個叫囂的舞蹈的圈子。各種顏色的衣裳瘋狂地旋轉着，地板在腳的壓

力下呻吟着。大掛燈的結晶的玻璃不安地釘鏘着。

在柱子背後，在交搭的紅色旗幟的下方，一對跳舞跳得疲倦的人隱匿在那裏，一個是水手，光着胸脯，肩膀寬大，紅頭髮，麻面孔，他的身邊是一個頭髮曲折的小女人，渾身上下都是藍色的。她那灰色的小眼睛，閃着驚奇的光，也許這是第一次有這麼一個大漢子如此順服地屈身在她之前，而也是第一次一個男人，張着親切的圓眼睛，窺視着她那如洋囡囡似的面孔。她正在用一條細紗手帕扇着自己，而且不斷地轉着眼球。很明顯地，她感覺歡喜，而同時又有點害怕。

「奧爾加·斯泰潘諾烏娜，我們再談一談你的宗教的信念……」

「啊，再歇一會兒——天氣太熱了……」

「熱得討厭！好吧——我們承認上帝是存在的吧！但是，無論你怎樣說，上帝僅是一個幻想的東西，同時我却是一個極真實的存在，而你似乎一點都不注意……」

「根本不是那回事……」

「原諒我！——你不能明白你的見解對我是無禮的嗎？你的這種幻想將你牽進虛無之境，牽入絕望的情況裏，同時此地却有一個男人在你的面前，準備爲你的珍貴的靈魂

赴湯蹈火……」

「面對着太太小姐們形成一線！」那個大個子粗暴地指揮着，他巨大的胳膊揚在他的頭上。「八個人一圈，繞着這些柱子！」

「奧爾加·斯泰潘諾烏娜，你看，好吧！」水手抱着少女的腰，將她提起，她的身子離開地面，垂着雙腿，被抱到華奢喧騷的舞蹈圈中。

過了一會兒，她已喘不過氣來坐在窗檻上，同時她的伴侶面對着她站立着，聲音低低地很動人地在談話：

「當然，我們是一個新的國家的人，我們是坦白的人，我們是率直的人；但是，無論我們怎樣，我們不是畜牲也不是惡魔……」

「好像我說過這種話似的！我從來沒有說過這類的話！……」

「我跟你講！如果你堅持要在教會裏結婚，喔，當然，這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但是這里的小伙子們會開我的玩笑的……」

「瞞着他們好了……」

「你的意思是不聲不響嗎？我都已準備爲了你而破壞了無神論……不過，奧爾加。」

斯泰潘諾烏娜，我很想對你說，如果我們養成了無神論的習慣，那會是更好的。真的會是這樣！在人生中我們必得依賴我們自己，奧爾加·斯泰潘諾烏娜，絲毫沒有什麼可怕的——過去這種事已經太多了！到了今天一個人除去自己以外什麼都不要怕……什麼事，朋友？你到底要什麼？是這個嗎？」

他慢慢地揚起他的拳頭，一個重有二十磅大的拳頭。

同時在房間的中央，這場盛會的主人的那個大漢，在狂暴地吼叫：

「對着小姐太太們向後退，退後兩步，鞠躬，一——二！小姐太太們隨自己的意選擇舞伴，不能免強，曉得吧！……」

三七 思想的吻合

有時會遇到思想的奇怪的吻合：一九〇一年，在亞扎瑪斯，僧人費多爾·烏萊狄米爾斯基沈思着：「每一個國家領有精神的眼力——目的的眼力。某些偉大的作家，稱這種才能爲『國家的本能』，但依我想法本能引起了這個問題：『一個人應當怎樣生活呢？』同時在我的心裏，關於這個問題，懷有一種理論上與精神上的苦悶：『一個人是爲了什麼要生活呢？』所以我說，我們俄羅斯人，對於實際的目的的眼力是未發展的，因爲我們還沒有達到那樣文化的高度，足以使我們看見人類歷史制定的我們應當追隨的道路。不過，我的意見是，我們是比旁的人民更甚地注定要受這個問題的苦惱：『我們爲了什麼要生活？』同時，我們却在盲目地生活着，在暗中摸索，而且有點騷然不安；但我們仍然同樣是一個有着歷史和未來的人民……」

五年之後，在波士頓，實驗主義的哲學者威廉·詹姆士，說道：

「俄羅斯現時的事件，引起了外界對於它的廣大的世界的興趣，但是叫人更不理

解它了。每當我讀俄國作家的作品，我便遇見一些激動人的興趣的人物，但是我不敢斷言我是能夠理解他們的目的。在歐洲，在美國，我看見人們完成了一些事物，並且信賴着他們已經領有的東西，努力增加一些具有物質的以及精神的意義的事物。反之，你們國家的人民，依我看來，像是把現實看作，並非是一種義務，並非是一種法律，而是一個敵人。我可以看出，俄羅斯人的心靈，極其小心地，具有一種探求和反抗的精神，在解析着。但是我看不出那解析的目的，我看不出他們在現實的顯示之下所探尋的是什麼。人們會以為俄羅斯人認為自己有資格從事競爭、發見、以及印刷每一種不愉快和否定的東西。有兩本書特別地使我驚異：托爾斯泰的『復活』，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卓夫兄弟』。由我看來，在它們之中展現的人物，像是來自另一個星座，那裏的一切都是不同的，都是更好的。他們踏上了這個世界是偶然的，而對這件事感到惱怒，甚至於感到侮辱。在他們之中有一些幼稚的獨特的東西，叫人想起一個誠實的鍊丹術者的固執，他相信他能夠發見『一切的原因之原』。的確是一個有趣的國家，但是我想你們是在徒勞地工作着，像是一個在沒有人的園地裏的摩托。或者也許你們是要用一些出人意料的事物叫世界發生驚異……」

結
論

我曾經生活在像這樣的人們之間約有半個世紀。

我希望這書足以證明，當我不願意躲避的時候，我是不躲避真理的。不過，依我的想法，真理當只是叫人想像它爲真理而高興，到了這種程度或是全然如此，那真理就不是那麼必需的。每當我感覺到像這樣的一種真理：僅僅殘酷地鞭打着靈魂而無所教訓，貶低一個人的價值而無所說明，那麼，當然，我認爲取消掉它是比較好的。

我斷言，有許多真理最好是不要記憶它。這些真理是由虛謊中誕生的，領有一切毒害的非真理的因素，歪曲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把人生造成了一個地獄，既污穢而又怪誕。某些應當盡可能迅速消失掉的事情，老是對人類提起它們來有什麼用處呢？只是記錄或暴露人生的醜惡事物，是一件醜惡的麻煩事體。

我最初打算稱這本書爲「記過去的俄羅斯人」。其後我想，這題目是過於莊嚴了。而且是否我的確有心要那些人們變得不同嗎？無論我對於國家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其

他精神上的痼疾，是怎樣地生疎，但我之觀察俄羅斯人民，認爲他們是領有特殊的、多變的天賦而且並不平常，這一點是沒有失敗過的。就連俄國的呆子都是特別地愚蠢，蠢得自有其獨自的方式；正如一些懶人也有他們獨自的天才一樣。

我想，當這個可驚的人民，度過了他們受難的時期，從苦難與心靈的混亂中解放出來，當他們充分地意識到那將全部的世界結合成一體的勞力之文化的、確實也就是宗教的、重要性時，他們便會開始一種如童話般的英雄的生活，而且在許多方面將啓發了一個因鬥爭而精疲力盡因罪惡而瘋狂的世界。